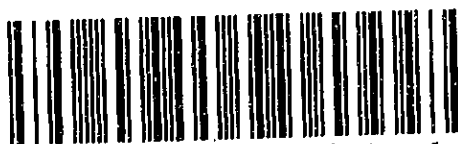


火

第二部

巴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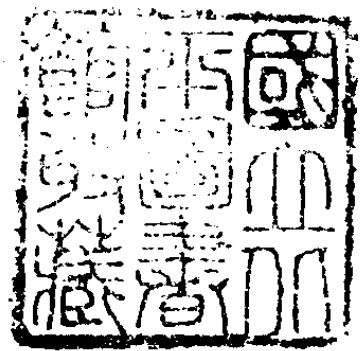


3 0613 7406 6

「我就要回來的，我就要回來的！」一個帶哭的女性的聲音從堆滿全屋子的沈重的鼾聲中擠出來，牠在屋子裏亂撞亂奔，好像在艱難地找一條路，要從一個「搶眼」飛出去。沒有人阻攔牠，這聲音終於遠走了。屋裏仍是一片窒息人的沈悶。鼾聲接連地堆積起來。這中間夾雜着可怖的磨牙齒的聲響。屋子裏的黑暗開始在褪色，但是那搔癢着人心的臭味卻繼續增加着。

於是「哇」的一聲，一個人哭了。還是那個女性的並不響亮的聲音。在屋角一隻白的手臂把被蓋掀起，在空中揮動了兩下。一個披着濃髮的頭突然抬起，跟着坐起來一個穿着白色內衣的年青女性的結實的身子，她一隻手抓住被蓋，一隻手慢慢地揉眼睛。

「文淑，你在做什麼？」這是從旁邊的被窩裏發出來的一句問話。一個蓋着一頭短



髮的孩子似的面顏動了動，兩隻眼睛好奇地望着她的同伴。

馮文淑猛省似地拿開手，掉過頭來看這個還躺在被窩裏的同伴，輕輕地說：「我做個夢，我哭了。」

聽話的人失聲笑起來，開玩笑地責備地說：「你又在想家了，真沒出息。」

「呸！哪個想家？人家夢到我媽媽……」馮文淑着急地辯道。她不說下面的話，卻俯下身子去拉同伴的被蓋，一面說：「快起來，欣，你還睡着幹什麼？」

「天還沒有亮。昨晚都睡得遲，大家都沒有起來，我們還是躺着講話吧。」雖是這麼說，周欣卻也坐起來。

「還沒有亮？你眼睛生來做什麼？不要管他們。我們兩個出去走走。這屋裏空氣實在悶得很，我受不了。」馮文淑說着把臉動了動，伸起兩隻手把長頭髮攏在一起，用力往下一抹，然後拿過昨晚摺好放在旁邊的軍褲穿起來，把一雙襪子就塞在褲袋裏。

周欣看見馮文淑站在被褥上穿衣服，只好跟着把衣服也穿好。她在馮文淑的膀子

上輕輕捏了一下，抱怨道：

「你這種脾氣，總不肯依別人的話！」

這時黑暗已經被從那些四方的「槍眼」射進來的白白的陽光趕走了。屋子裏的景物完全顯露出來，不過好像還罩上一層霧似的，帶了一點朦朧。攤在地上的被褥和毛氈蓋着一些年青的身子，帶着各種表情的臉都露在外面。鼾聲減輕了許多。有人在翻身。也有人在咳嗽。一張臉略略抬起來，向她們這面望了望，又默默地倒下去。

馮文淑和周欣都睡在一個角落，在她們旁邊靠裏，還有兩個被黑髮掩住半邊臉的頭，她們靜靜地不作聲。馮文淑和周欣彎着腰在摺疊被蓋，似乎也沒有把她們驚醒。兩個人輕腳輕手地穿上鞋子，在自己的小皮箱上拿了各人的臉帕、牙刷、牙膏、漱口杯、肥皂等，把牠們捲在一起，就輕輕走過那一段掛着一塊藍布，隔開男女同志睡處的空地，到了樓梯前面，忽然聽見一個男子的聲音在後面追着問：「你們到哪裏去？」

「洗臉，」馮文淑簡單回答着，周欣沒有做聲。她們知道誰在發問，都不曾回過頭。馮

文淑先下樓，周欣在後面走。馮文淑剛踏過最下一級，就聽見一陣軍號。她不自主地把腳踏快兩步，跑到門前。周欣也趕來了。兩個人把大門打開，一陣新鮮的陽光帶着雄壯的軍號聲迎面撲來。

馮文淑的頭差一點要和門相撞了，但是她不注意這個。她愉快地往外面一跳，彷彿去奔赴軍號的呼召似的。她在土坡上飛躍般地走了兩步，把身子擺動幾下，搖搖她的頭，讓那重重疊疊雲浪似的、海濤似的、黑漆般的濃髮在清晨的微風裏飄來捲去。她挺起充實的胸脯去接受帶着香味的山野的新鮮空氣。

在馮文淑的旁邊站着周欣。她的臉上也帶着滿足的喜悅的表情。她的眼光忽然轉到同伴的頭髮上，不覺讚嘆地說了一句：「你頭髮真好看。」她自己的頭髮卻剪得短短的，和男孩子的極相像。

「那麼你的爲什麼又要剪成這樣？」馮文淑掉過頭，指着周欣的短髮說，從她的眼睛和嘴角露出一點得意神情。

「我覺得方便一點，」周欣直率地答道，她無意地伸手在自己的頭上摩了摩，一種輕快的滿意的表情浮上了她的臉。她更挨近馮文淑，把左手伸上去搭在馮文淑的肩頭，臉頰挨到馮文淑的柔軟的髮上，兩隻眼睛欣賞似地眺望着眼前的景物。

左邊是一重一重的山，一重比一重高，最高最遠的山峯就彷彿貼在發亮的淡藍天幕上，和雲彩擠在一起。從黃的山到灰的山，到那和山峯相似的灰色雲片，這個女孩的眼光在一瞬間就跑了一個來回。雲在移動，在變顏色，灰暗的亮了，深色的淡了。只有山影是不動的，而且一道金邊開始鑲在那上面。

「我喜歡留長一點。我總覺得留這樣頭，穿軍服更好看些，」馮文淑解釋般地說。

周欣含糊地應了一聲。她並不反對馮文淑的意見。她還在移動眼光，從近的黃黃的山又移到山坳中去。在那裏一片凸出的紅色留住了牠。那不像火，因為沒有炫目的光和焰，那不像血，因為不帶一點腥味。那就像是一片晚霞，一塊瑪瑙。對於周欣的眼光，這紅色並不是陌生的，在這碉堡中雖然她還沒有住上半個月，這一帶楓林就已經深印在她的

腦裏了。每次走上山坡，她的眼光就要去找尋牠們，在樹木中這個女孩最愛楓樹。在他家鄉，山坡上或小溪邊常常生着這種有美麗的三尖的葉子的樹。她看見「自然」把樹葉一片一片的染紅，又看見風把紅透了的葉子吹落在路旁或溪溝中，白石上，有時她也拾起幾片來夾在自己喜歡的書中。秋天她和同伴們登山，在鋪着綠氈似的山坡上，常常驚喜地發見一團團銀硃繪就似的紅葉。她極愛這幅天然的圖案畫。如今在這遠隔家鄉的北方的山鎮中，她覺得好像有一隻大手不厭煩地把一團一團的硃砂全爲她從那巨幅綠氈裏拔出來移植到這里，堆成一叢一叢的楓林，一簇一簇的紅葉，來點綴平靜的山景，並且爲年青的心靈添加一點鼓舞的活的顏色。

周欣的眼光愉快地沿着山坳跑，牠跟着楓樹轉彎倒拐，雖是急速的一瞥，但牠不會遺漏什麼，連楓林中稀稀落落的兩三平屋和林外的收穫了的花生地、棉花地，也不會逃過這女孩的注意的眼睛。

碉堡裏哨子突然清脆地響起來。周欣的眼前也突然發亮了。太陽驅散峯頂的雲片，

帶着金紅光從山後爬上天幕。那普照一切的光輝迅速地往四處散佈，楓葉立刻給鍍上一層金，爐火似地燃燒起來。

馮文淑聽見哨子聲，忽然省悟地對周欣講一句：「我們快走，他們起來了。」說着便擺脫身子跳躍地移動脚步。她張開兩手像一隻鳥張開翅膀似地往右邊下坡的路跑去，她跑得快，也不等候周欣，只是回頭看了看，歡呼似地嚷着：「周欣，快來呀！」

周欣從楓林上收回眼光，她連忙轉過頭看見馮文淑的鳥飛似的下坡的身子，她笑着大聲應道：「慢點跑，等着我呀！」便拔起脚用跑步追上去。

她只顧追趕馮文淑，卻沒有留心有人在碉堡的第一層樓中從「槍眼」裏發出呼喚聲，也沒有看見從「槍眼」裏追出來的一個年青男子的熱烈的眼光。

兩個人追逐地在黃土路上跑着。路不寬，轉彎不大，一直往下傾斜，使年青人的脚步容易輕快地滑下去。馮文淑跑着，不時回頭去看後面，看見周欣離她有十多步光景，便鼓舞似地催促道：「跑呀！快點！」跑了一段路，周欣還沒有追上，馮文淑忽然在一個孤墳旁

邊松樹下停住了。她帶笑地在喘氣，拿手裏的臉帕揩去額上和鼻上的汗珠。等周欣趕上來時，她一把抓住周欣的膀子，滿意地說：「欣！你跑不贏我，我們還是慢慢兒走罷。」

「那個跑不贏你？又『阿Q』了。我們再跑跑看！」周欣故意不依地說。但是她卻親切地挽住馮文淑的膀子，不讓她跑到前面去。

「好，我也不同你爭了。大清早就跑了一身汗也犯不着，」馮文淑笑答道。

「我還好，又沒有用力，也沒有出汗，」周欣說。

兩個人手挽手地往前面走了。她們親密地談着團體的事情。經過一叢矮樹，聽見裏面有索索的聲音。馮文淑略略注視一下，也就不再管這些小事。這時周欣的一句話引起了她的大的興趣。她故意帶怒地大聲回答說：

「呸，哪個還有功夫談這種事情！我要是連這種男人也要，我已經有幾十個了。」怒聲掩不住年青女子的得意。

「呵，好大的口氣！」周欣挖苦似地說一句。她噗哧笑了。

馮文淑不依地辯道：「你不要說我。我看王東對你也不錯。前天在工作批判會議上還把你恭維一通，他倒不覺得肉麻。」

周欣對着馮文淑霎霎眼睛，笑起來：「你看，你就着急了。王東這個傢伙看見女同志就追，什麼樣子都做得出。方羣文最討厭他。她本來說要在前天的會議上把王東結實批判一下，後來不知怎樣又沒有說什麼，或者是看見時候太遲才不說的。」

「那麼算是王東這個傢伙運氣好。方羣文的嘴是不大肯讓人的。」馮文淑高興地接口說。

她們已經走完山坡，到了平原。前面橫着一片黃綠色的稻田，田畔稀落的點綴着白楊和矮林。她們走進一條岔道，略為轉個彎，就到了一條小溪旁邊。溪水帶着輕微的私語緩緩地流動。水上浮着晨光，清瑩地映入他們的眼裏。溪畔好幾株大樹，其中有三株是丹楓。

馮文淑看見溪水，兩隻細小眼睛發見寶物似地欣喜地發亮了。她馬上摔開周欣的

手，帶跳帶跑地到了溪邊，就蹲下去。她的手在清涼的溪水裏愉快地動了幾下，然後舀了水起來漱口，又絞起臉帕用力措了臉和頸項。好像一陣涼風吹入她的肺腑似的，她感到十分爽快。她擦了肥皂，又洗了一帕臉。

溪邊的水因了肥皂渣滓變成混濁。馮文淑還在搓洗臉帕。周欣卻已收好洗臉用具，在楓樹下一塊石頭上坐了，她仰起頭看楓葉，一面低聲哼起一首歌。馮文淑擡起頭看她，這個小孩似的面孔上蓋着一層帶幻想的表情，似乎這紅葉引起她一些回憶，帶着她的思想走了很遠的路程。馮文淑忍不住笑了，用清脆的聲音喚道：「周欣！」

周欣慢慢地移下眼光，望着馮文淑，似乎在問：「做什麼？」

「你在想什麼？是不是在做詩？」馮文淑問道，她看見周欣不回答，只是略略搖搖頭，便向周欣招招手親密地說：「過來，我們來洗腳。」

周欣果然走到馮文淑旁邊。馮文淑在溪邊坐下來，從身上摸出一方藍地白花的絲頭巾，束在頭上，在頸項間打一個活結，把頭髮全蓋在裏面。她又矜誇似地看了周欣一眼。

周欣笑起來，一手搭在馮文淑的肩頭，責備似地說：「怎麼你連這種東西也帶了出來？」

「是我媽媽買給我的，我昨天剛在箱子裏找出來，」馮文淑答道。她一面在脫鞋子挽褲腳。

「怪不得你昨天晚上要做夢，」周欣同情地說，她的臉上還浮着笑，但是這笑容卻慢慢地沈下去消滅了。在這小溪邊楓樹下，她忽然看見了那個慈祥的面顏，想起了臨走時對自己母親說的話：一定要回來的！這一年來（有九十個月了，）她哪裏起過回家的念頭，她唯一的思想就是把自己的年青精力完全花費在抗戰上面！只有偶爾在空閒時候，母親叮囑的話語纔飄上她的腦際。今天馮文淑的一兩句簡單的話，馮文淑的夢，把她和母親分別時的情景給她帶回來了。這情景使她苦痛，使她失悔……她對自己說：我今天要給媽媽寫封長信……

撲冬一聲，水花濺了上來，接着是「辟亞」「辟亞」的聲音。兩隻雪白的脚在水裏

互相打擊。母親的臉消失了。周欣看看水，看看四周，無可如何地嘆了一口氣。

「你在想什麼？怎樣好好地嘆起氣來？」馮文淑驚訝地問道。

「我也做了一個夢，」周欣低低答道。她也坐下來，埋着頭在脫鞋。

「算了，不要再講這些事情。在此地多講也是空的。」周欣似乎還要說話，馮文淑卻不耐煩地揮手阻止道。她的心跳得厲害，她又發洩似地往下說：「講多了，我就會哭起來的。哪個人又沒有家？沒有母親？」這些時候都現在她的頰上的一對酒渦果然不見了，她的嘴嚙着，彷彿要做出流淚的樣子。

「那麼還是那個老標語有道理：抗戰第一。」周欣響應似的說，其實她是用這句話來安慰自己的。她脫下了襪子，也把腳伸進水中去。

馮文淑不答話，只顧俯下頭用手擦着腳背，大聲唱起她在上海時就愛唱的五月的鮮花來。

「哪天我們也打回老家去！」周欣忽然興奮地自語道。馮文淑好像沒有聽見這句

話似的還繼續在唱歌，又用腳接連地打水。白楊樹上響起鳥聲，風吹起來，樹葉颯颯地叫着，溪水也浮起皺紋，一片葉子飄到水上，又順着水勢緩緩地流過去。水中現出兩個女性的頭，也浮着樹影、日光。

「游擊戰，游擊戰……」從大路那邊送過來響亮的歌聲，這是多數人的合唱。兩個女郎把頭一齊掉向那一面看。

一股一股的塵土雲煙似的跟着風捲過來。在雲霧中接連現出一個一個熟習的面龐。同樣的草綠色制服，同樣的敏速的步伐。前面兩三個影子飛也似的奔過來，他們跑得似乎比風還快。只聽見一聲欣喜的呼叫「文淑」，又一聲「周欣」，一個身材短小的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就到了她們身邊。說是身邊，其實還離着三四步光景。

「王東我們在洗脚，你到那邊洗去。」馮文淑像一個皇后似地對那短小的青年發出命令道。她指着右面一叢矮樹，要他走到那裏去。

「不要緊，我不在乎。」王東注意地盯着馮文淑的放在水中的一雙白腳，含笑地答

道。

「不，我不要你在此地洗！」馮文淑激怒地說，臉上現出一點嫌厭的表情，她便把腳伸出水來，用臉帕揩乾水滴，然後從褲袋裏掏出襪子來穿上。

「好，我就到那邊洗去。」王東還帶了一點揚揚得意的表情，他說着，就揮舞着臉帕，向矮樹那面走去。好像他很高興聽從馮文淑的吩咐。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周欣在旁邊低聲對馮文淑說。她也洗好了腳在穿襪子。人接連地來，不到一會兒功夫，這溪邊就充滿了各種愉快的聲音。水吵鬧地響着，彷彿牠也跟着這羣年青人在歡笑，在講話，在辯論。許多隻年青的手鴨兒似地在水上飄動。清瑩的溪水即刻成了混濁的泥潭。

這小溪每天也有牠的忙碌的時刻。這時彷彿周圍的一切都在動了。連小小的灰粒也因了興奮反覆地往空中跳去，又無力地落下來，帶着喜悅的年青聲音接二連三在空中追逐着。

馮文淑和周欣被包圍在這些似乎還帶着各種燦爛顏色的聲音中間，她們立在一株楓樹下面，欣賞地望着這活躍的景象。她們有時又用家鄉的語言談着一些事情。但是響亮的笑語吸引了她們的注意。眼前十個人就顯露着十種性格。永遠做着衆人的長兄似的團長曾明遠，帶着和善的表情慢慢地搓洗汗衣，他的臉顯得更長，眼睛也更近視了。在他的右邊是她們先前還提起過的女同志方羣文，她正站着在刷牙，一副沒有邊的眼鏡增加了她的年齡，顯得略瘦的端正的臉上配着一張愛議論別人事情的小嘴。但是蹲在她的旁邊洗手帕的張利英卻從沒有說過一句別人的壞話，她的秀麗的瓜子臉，常常顯露出一個溫淑的女性的心。她終於拋棄了大學生活到這裏來了，和她同路離開上海，除了曾明遠外，還有那個長頭髮瘦面孔的長身青年李南星，和年紀最小的吳平。吳平現在應該是十七歲了，卻還是小孩的身材，紅紅的臉頰上永遠留着愉快的微笑，一個塌鼻子有點滑稽地嵌在他的臉中央。他是不知道悲觀的，他已經洗好臉，這時彎着腰在地上拾紅葉，找不到一片好的，他便過來央求李南星替他在樹上摘取。李南星帶笑地問

他拿樹葉做什麼用，他老實地答說要寄給在上海的姊姊。李南星不再說什麼，聽見話的另一个人楊文木卻插嘴笑道：「這時候還想到在上海的姐姐，上海不曉得已經成了怎樣一個妖魔世界！」楊文木是從吉林來的，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蒼白色的四方臉卻被好些紋路畫亂了，左頰上還有一條短而窄的刀傷。他不肯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人，不過別人可以知道他從沒有忘記過在那個淪陷的土地上的經歷。李南星並不贊同楊文木的意見，他滿足了小弟弟吳平的要求。李南星和在上海時相比並沒有大的改變，只是他剪去了給人留着不好印象的長髮，使他的臉給北方的陽光曬成褐色。年青的兩弟兄姚民瑞和姚民鋒坐在溪邊，兩個人年紀都在二十內外，相貌也極相似，都是皮球似的圓圓臉與和尚頭，不過看起來，倒是哥哥姚民瑞更年青，他永遠把一支鉛筆和一本拍紙簿帶在身邊。這又是他寫生的時候了。他把背靠着他的兄弟，腳踏在土地上，正帶着很大的興趣給立在楓樹下談話的兩個女同志留個影子。姚民鋒卻動着赤腳在享受溪水的清涼。做過高中音樂教員的方天行（他的瘡疾好了不過一個多星期）似乎完全沈溺在自

己的世界裏面，一個人舞着手吹着口哨沿着小溪走來走去。最後那個被女同志們討厭的王東在溪邊小心地用一把精緻梳子梳光頭髮，又嬉笑地走過來對周欣講話：

「周欣，我們下午到鎮上館子裏喫飯去，好不好？」

「王東，你請她怎麼不請我？」馮文淑開玩笑地說。

王東臉上略微發紅，得意地答道：「我又沒有正式請客。就怕我們馮同志不肯賞臉。」

「哪個才高興去！我不要喫，」周欣扳起臉說。

「去，去，我們大家都去，」馮文淑推着周欣的膀子鼓舞地說。她忍住笑低聲吩咐王

東：「你去請方羣文。我會把周欣給你拉去的。」

王東果然向方羣文走去。周欣對馮文淑霎霎眼睛，悄聲說：「你又作弄他。」馮文淑抿着嘴笑起來，過後滿意地說：「這種人不讓他多碰幾個釘子不知道好歹的。」

果然王東垂頭喪氣地走了回來，他搖搖頭對馮文淑說：「方同志不肯去。」

周欣又向馮文淑動動眼睛。馮文淑忽然做出仗義的樣子安慰王東說：「不要緊。我替你請。」她低聲問一句：「你身上還有多少錢？」

「二三十塊。」他誠懇似的說，其實他有的還不只這個數目。

周欣在旁邊看看，爲了忍住笑，她只得拚命咬自己的嘴唇皮。

馮文淑知道王東身上有錢，也不再對他說什麼，便揚起聲音向衆人嚷道：「各位同志，我向你們報告一個好消息！今天下午王東請客，在鎮上——小蓬萊。大家都去。」

王東紅着臉焦急地在旁邊望着，他幾次張開口都找不着插嘴的機會。他看見好幾個同志跑過來圍着他，同他講話。他只急得眼珠往上翻。他知道自己一張嘴講不過幾個人。他猜不到馮文淑這個玲瓏的心還有些什麼花樣。他決定一個簡單的步驟：不請客。

吳平糾纏地拉住王東的膀子，絮絮地問着請客的鐘點。姚民鋒赤着脚穿起鞋子趕來了。李南星站在王東面前等候宣佈他的決定。張利英帶着善意的微笑旁觀着。

馮文淑做着一個忍住笑的怪臉對王東說：「如何？我一請，衆人都來了。只等你說什

麼時候——午飯晚飯？」

王東只是搖着頭，紅着臉，半天只講出幾個「不行。」

「沒有這個道理，說定了那里可以反悔？」馮文淑故意冷笑地說，別人都附和着她，「王東，你自己吹過好多回牛，說要如何如何請客，從沒有一次兌過現。今天再不請，我們一定不答應，以後大家都不理你！」姚民鋒抓住王東的另一隻膀子說。

「報告諸位同志，王同志現在身上還有二三十塊錢，」馮文淑的清脆的聲音又響起來。王東馬上瞪了她一眼，他又急又恨，但是望着這張可愛的露着一對酒窩的臉他簡直無法對付她。然而馮文淑還要殘酷地補上一句：「是他自己親口說的。」

這個消息引起了騷動，把王東放在更不利的地位中了。在團體裏王東的自私和吝嗇是衆人所不滿意的。這常常成了他們談笑的資料。暗嘲和熱諷都不能給他一點損傷。平日的小小的不滿現在卻找到發洩的機會了。王東必須加厚臉皮來抵抗那些銳利的言語的攻擊。他的臉更紅了。他困窘地爲自己辯解着。他想：我不能夠隨便就答應的。

馮文淑看見王東受窘，覺得很痛快，她滿足地笑着。姚民瑞走了過來。他把拍紙簿在馮文淑的眼前一幌，天真地笑問她：「你要不要看？」

「你又在畫什麼？」馮文淑順口答了一句，臉上露出友愛的微笑，就伸手去抓。

姚民瑞把拍紙簿收起來，一面說：「你答應不扯掉，我纔給你看。」

「好，我答應你，」馮文淑着急地說，她又伸出手來，她的漆黑的圓眼珠就盯着那本小小的簿子。她看見姚民瑞揚起手，一把就將簿子搶過來。

一棵楓樹，兩個年青女子，還有那絲的包頭巾。馮文淑楞了一下，忽然高興地說：「送給我！」過後又加一句：「這個很像周欣。」她沒有說出的話是她自己在這畫裏顯得很美。

周欣伸了頭過來看，她也搶着說：「給我，我要。」她要伸手去拿。

年青的畫家的圓圓臉（他是剪着光頭的）上綻出來一絲一絲的滿意的笑，他揮手阻止地說：「不要爭，免得撕破了。我明天再給你們畫一張。」

馮文淑把畫從拍紙簿上撕下來，簿子遞還給姚民瑞，她再看看畫，然後纔對周欣說：「我們一道寄回家去。」周欣了解地點點頭。馮文淑正要摺畫，張利英卻伸過手來溫和地說：「給我看看，」她便把紙遞到張利英的手上。在張利英旁邊閃進來方羣文的臉，那小嘴自語似地說：「他們還在同王東鬧，這有什麼意思？」

王東還受着衆人圍攻。馮文淑忽然留意到這情形，又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她對周欣眨眨眼睛，暗暗推動周欣的肘，低聲鼓勵道：「你也去說幾句，今天不要放過他。」

周欣果然過去，大聲叫起來：「王東，你到底請不請？虧得還是你自己說的話。是不是你講話全不作數？今天我們都高興去。你不請，以後你再請一百趟，我也不喫了。」

馮文淑的清脆的聲音接着又打進王東的心：「他要請！他要請！我們都去。方羣文張利英也要去。」

王東只覺得有幾顆黑亮的眼珠在他的臉上滾，幾個名字在他的腦際音樂似地響着。他不再掙扎了。他的手有意無意地按了按放錢的衣袋。他提起精神慷慨似地大聲說：

「好，今天我請喫晚飯，小蓬萊，全體同志都在。」

「我才不去，」方羣文不愉快地冷冷地說。但是這話語給吳平一班人的笑聲壓倒了，只有張利英聽了進耳裏，而且她還回答似地勸道：「何必呢，既然大家都去，你一個人也不要賭氣了。有時候小地方倒可以不必認真。都是在一道工作的同志。」

「哪個才同王東這個人賭氣？賭氣倒是太看得起他了，」方羣文仍還帶點氣惱地說。

馮文淑像一個戰勝者似的，得意地轉過身來，把手搭在方羣文的肩頭，親密密地說：「今天你也要去。看我的面子，你不要生氣吧。」然後她又低聲在方羣文的耳邊說：「今天我們好好地作弄他一下，算是懲罰他。」

方羣文會意地點點頭，含糊地應了一聲。張利英看見這情形，不覺臉上浮出一個善意的微笑，好像年青的姊姊在哂笑他的妹妹們的頑皮。

周欣猛然在馮文淑肩上一拍，埋怨似地說：「怎麼還不走？人家肚子餓了。」

「真的，鬧了這陣子，我也餓了，」馮文淑響應地答道。

方羣文擡起頭，眼光透過鏡片，越過田地，望着被一叢矮林和幾棵大樹半掩蓋着幾間農家平屋，灰白的煙從那里冉冉地升上天幕來，漸漸地淡了，亂了，散了。陽光靜靜地覆蓋着前面一片平野。只有熟習的狗吠聲似乎在報告一個活動的消息。她欣慰地自語說：「早飯應該燒好了。那麼就走罷。」她剛說了這句，就聽見哨子聲，又聽見男同志們嚷着出發的話。

十二個人分成幾組向着冒煙的地方出發了。在路上王東忽然就心似地說：「今天天氣這樣好，敵機恐怕又要來的。」

「你不用害怕，你請的這頓晚飯總不會沒有人喫，」姚民鋒譏諷地回答道。他覺得敵機來不來對他好像就沒有關係似的。

夜幕覆蓋了一天的忙碌生活。戰地工作團的十二個人，在小蓬萊裏面儘量地享受了休息的樂趣以後，趁着空中還佈滿着淡淡的白光，便動身回礪堡去。

道路是大家熟習的。樹木，矮林，田坎，野草，水溝，並不能阻礙習慣的脚步。前面橫着已經失了輪廓的田野和山坡。後面留着點綴得有昏黃燈光的小鎮。四周很靜，只有時起時落的狗吠聲和牠的餘音，還跟着晚風在空中追逐。

雖說有風，空氣還是相當悶熱。大家的脚步下得慢慢的。幾個年青人都敞開衣領，把制帽拿在手裏當扇子來搖。馮文淑時常摸出她的精緻的小手帕揩拭鼻上的汗珠。十二個人分成幾組，一路上自由地談着各種事情。

笑聲常常從這些人中間飛起來，又被類似的或者更響亮的聲音追趕着，逃走了。牠

們攪動了悶熱的空氣。新的聲音追着舊的，緊緊不捨，似乎成了一個雁陣，向着那面碉堡飛走了。

但是在這些人的眼前，碉堡卻深深地躲藏着。他們用電筒照，也只照出黃綠色或赭褐色的田地和深綠色的大樹和矮林。黑暗像墨水似的從夜幕浸下來，把白光也染成了深色。不知誰撒下一把銀粉，使得田畔林邊起了點點閃光。

綠豆大小的螢蟲不知道躲避行人的脚步，得意地展翅飛翔，像蚊蟲似的，釘着開始入睡的田野。

走過一條轉彎路，一片草像怪獸的黑影伏在旁邊，好些粒銀綠光點忽然一齊從那裏飛起來。馮文淑驚喜地輕輕一叫，就跳過去躬下身子，用手一抓。光點散亂了，熄滅了。周欣收回空空的右手，搭在馮文淑肩上，好奇地問：「抓到沒有？」

「你看罷，」馮文淑快樂地回答着，她把手半張開，掌心那一點可愛的螢光一亮一暗的。

「這個小生物生得真奇怪，」周欣自語似地說。

前面的人又多走了一段路，在後面的曾明遠走過她們身邊，他知道她們在做些什麼事情，便哂笑地說：「文淑，你小孩子脾氣還沒有改。」

王東也走過來，他本來在和張利英講話，這時便把頭伸過去說：「給我看看。」他左手拿着電筒，右手捏着帽子，現在把帽子戴在頭上，就要用右手去拿，他的身子和馮文淑的靠得很近，手腕差不多要挨到了馮文淑的肩頭。

馮文淑不高興地將身子略略讓開，也不回答王東，好像就沒有聽見那句話似的。她把手一揚，同時自語似地說：「放你去！」她回頭對王東驕傲地一笑，然後挽住周欣的膀子揚長地往前面走了。她們的腳步動得很快。

「馮同志，你們當心點，看跌跤！」王東並不掃興，還關切地在後面囑咐道。過後他忽然滿意地笑了，輕輕地，用了差不多只有他一個人聽見的聲音哼了兩句外國歌。

「王東這傢伙真沒有辦法，你罵他，你給他釘子碰，他都是當你在說好話，」馮文淑

聽見他還在後面講話，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也不理他，卻發牢騷似地對周欣說，她並不把聲音放低，好像故意說給他聽似的。但是話剛說完，她忽然想起今天在館子裏王東的那付臉相和那種態度，她又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什麼事情？你又在笑！」周欣問道，她把馮文淑的手用勁捏了捏，跟着自己接下去說：「是不是又想到你今天的傑作？」她在馮文淑的耳邊輕輕問一句：「你作弄人就不怕別人報復？」

「我怕什麼？他有什麼可報復的？」馮文淑不以為然地答道，她又自負地說：「你們都該謝我，沒有我，今天哪有這頓飯喫！」

「你不要吹牛，我也有功勞的。下次我看你一個人還有什麼本事再敲他一頓？」周欣不服地笑辯道。

「你不信，我們打個賭，好不好？」馮文淑興奮地提議道，她對這件「小事」有着充分的自信。周欣答話還沒有出口，卻踩滑了腳，右腳幾乎要順着草滑下田坎去，身子晃了

一下，差一點把馮文淑帶得摔一跤。兩個人都發出吃驚的呼叫，雖然聲音不高，卻使得前面的曾明遠、李南星，後面的方羣文、張利英幾人都停了脚步，驚訝地問：「什麼事？」手電的白光從前後射過來。王東連忙跑上前去，張皇地問：「碰傷沒有？」

馮文淑和周欣的回答是一陣清脆的笑聲，兩個人都笑得彎下腰來。她們不說什麼話。曾明遠善意地搖搖頭，就和李南星繼續向前走了。他們還聽得見姚民瑞、吳平諸人在前面大聲講話。方羣文卻在後面批評道：「這兩個好像就揀到了金子似的，一天到晚就這麼愛笑。」她這話像是說給張利英聽的。張利英卻像姊姊似地替那兩個小妹妹辯護道：「她們還是小孩子，讓她們多笑笑，多快樂罷。她們就愛作弄人這點脾氣不好。」這時溫和的笑容又浮上了她的秀麗的瓜子臉。

「不過像王東這種人也該受點作弄，我倒贊成。」方羣文說，她想到剛纔在鎮上的情形，嘴角也浮起滿意的微笑。她覺得這話還不夠，又加上兩句：「我就討厭這種惡形惡狀的人。虧得你還能夠聽他講許多話，我在旁邊都聽得有點作嘔了。」

張利英不以爲然地笑了笑，然後解釋道：「你們這幾個人都是一種脾氣：討厭一個人，就覺得他簡直是天地間最壞的人；稱讚一個人，就把他說得好得不得了。其實王東也是一個普通的人。說討厭是有點討厭的，我也看不慣他那些俗不可耐的舉動。不過你們有時候對他也過火一點。他也不算是頂壞的人。」

這些話在方羣文的心裏產生不出一點好的影響。她反而覺得張利英是故意在替王東辯護。她出氣似地接下去說：「我還算是對他客氣呢！前天在工作批判會議上我本來打算把他好好地指摘一通，後來臨時發了惻隱之心，就忍住了。誰教他對女同志總是這種態度？好像他一輩子就連母親姐姐也沒有見過似的。」她說到這裏，忽然把頭一擡，望着前面，她手裏電筒的白光也跟着射過去。馮文淑和周欣的影子靠在一起，膀子挽着膀子，搖晃地走着，在她們旁邊，落後一步光景，就是王東的矮小身子，他用電筒給她們照路。不知道她們談到什麼事情，她們笑了，他也笑起來。夾雜在她們的清脆的音樂似的笑聲中間，他的勉強從喉管裏掙出來的乾笑，就像是鸞鷲的叫聲。方羣文皺皺眉頭嫌厭地

說：「你聽，他又纏着文淑她們了。他這種人抗戰不抗戰是沒有關係的。我敢說，如果沒有女同志，他恐怕早就走了。別人是抗戰第一，他是戀愛第一。」

張利英忍不住抿着嘴笑了。她停了一下便勸慰似地說：「你這句話未免刻毒一點。看人也不要太苛刻了。這里又不會有人跟他講戀愛。你還管他這些。我想慢慢過下去，他也許會變好一點。」

方羣文搖搖頭，抱怨地接着說：「你是個好人，你看什麼都是好的。」她加重語氣再說一句：「我就不這樣想。」

「其實你的辦法也可以說是自尋煩惱，」張利英溫和地註解似地說。

「但是嚴肅認真……這是工作的第一條件，」方羣文堅決地說。

這時像回答似地在前面響起了歌聲：

「游擊戰……游擊戰

敵人的飛機大炮一齊來，

咱們自由游擊戰……」

是像流水似的清澈的少女的聲音。牠們以極大的速度浸透了夜的空氣，悶熱似乎全被洗去了。這柔軟的聲音又像一陣微風拂去了張利英心上的塵土。她感到一陣清涼，一陣爽快。她便帶着自信地回答方羣文道：「可是你忘記了這里都是些年青人。年青人是不大肯受形式的拘束的。」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形式主義者，」方羣文覺得張利英把她的話解釋錯了，連忙着急地分辯道。「不過我覺得不對的地方是應該糾正的。」

張利英沒有答話，她的注意力被歌聲拉去了，這時響在她耳邊的不單是馮文淑周欣她們的聲音，這是許多人的合唱，各色各樣的音響匯合在一起，成了一股燦爛的彩色瀑布，牠還是沸騰着的冒着氣的，向這地方傾瀉下來，立刻迅速地往四處浸散開去。似乎全個地方都被淹沒了。水還在流，在激盪。她自己也受了這力量的鼓動，不覺輕輕地跟着那股有力的年青的聲音哼起來。

「其實平心而論，我參加過的幾個團體中，這個還是我滿意的。」方羣文看見張利英不響，便提高聲音補充似地再說一句。

張利英微笑了，這句話是被她抓住了的。她誠懇地說：「我出來就只參加過這一個團體。我也知道自己能力薄弱，不過我願意就自己這小小力量做點事情。在這里我過得還好，我覺得大家對我都還不錯。」

方羣文不作聲了，張利英的話，相當感動了她，她看見這個同伴的謙遜的態度，自己覺得有點慚愧。她不由得想起了這一年來的經歷：走了好幾個地方，做過好幾樣不同的事情，現在離開她那單調平板的小學教師生活的確太遠了，但是她有過什麼看得見成績，她有什麼比別人不同的地方，張利英的無心的話語使她感到了一點煩惱。她用電筒照路，她用力按了電鈕，雪亮的白光在她眼前閃了一下，過後就留下一片黑，她再按，仍還沒有光，燈泡壞了。她悵悵地嘆了一口氣。

先前那股彩色水流，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全浸潤在土地裏，消失了。沒有歌聲，只有含

糊的餘音在兩個人耳邊回響。聽見方羣文的嘆氣，張利英才覺得眼前突然暗起來。她不知道這個同伴嘆息的原因，便關切地問道：

「你還在等嘉興的信麼？」

方羣文搖一下頭，短短地答道：「我也不希望了。有沒有信都是一樣的。」過後又決然說：「現在想也是空的。有什麼用？一切全變了。」

「也是這個道理，」張利英同情地說：「只有她知道方羣文的事。在嘉興城裏住着方羣文的丈夫，那是一個中學教員。兩人結婚兩年多，感情淡得很。女的在夫家處得也不好，後來便到南京教小學生。男的患肺病在家閒住，八一三以後就斷絕了消息。女的經過漢口時，曾經從一個同鄉朋友的口中，知道男的住家的那條街被炸彈毀成了一堆瓦礫。此後各處探聽，再得不到一點關於那一家人的信息。後來寫信去問，也就等於石沈大海。女的有一次告訴朋友（就是張利英），她並不悲惜那個人的死，不過她願意確定地知道他的存亡，好使自己的心安定。」

「我只願意能夠忘記，我想我會慢慢忘記的。不過現在有時候還要想到，」方羣文苦痛地低聲說。

「其實像這樣的事現在是很多的，」張利英感動地勸慰道，她頗失悔不該提起這事情，她還要說話，但是一個聲音打岔了她。方羣文一把抓住她的膀子，這個同伴手裏的電筒落在了地上。她關心地叮囑了一句：「當心點，慢慢走罷。」她這一陣就因為沒有亮，謹慎地下着脚步，現在便停住俯下頭去幫忙方羣文把電筒拾起來。

路在轉彎，她們已經走上了山坡。遠遠的有幾道閃光，同志們已經走遠了，只有她們被留在後面。在陰暗中顯着朦朧的灰白色的路，像蚯蚓似的在坡上爬着。陰影似的黑漆矮樹的背景上，嵌着銀燈般的幾點飄動的螢光。天是相當明亮的，星星更明亮。在這兩個女子的眼裏，帶柄的斗形的北斗七星是熟識的星星，明亮的掛在天上，一閃一閃的好像眨着眼睛在給她們指示道路。

「我們只顧講話，不知不覺就落後了，」張利英說。

「想不到偏偏我的手電又壞了，」方羣文帶着懊惱地說。

「還好，今晚還看得見。慢慢走是不要緊的，」張利英寬慰她的同伴說。「不過我們落後了，今天晚上還有好些工作，又要害得大家等我們。」她想到這事情，有了一點歉意。

「其實路也不大遠，」方羣文剛剛說了這一句，忽然驚訝地指着前面道：「怎樣那里還有亮？未必還有人在那里。」她的確看見白光在黑影後面一亮，但是她留神再看，亮又沒有了。

「不會有的，他們恐怕會到家了。一定是你看錯了，」張利英說，但她也彷彿看見一線光亮。

「你看，又有亮，說不定還有人落後的，」方羣文欣慰地說。

「是的，還有腳步聲，好像有人來了，」張利英覺得奇怪地說。

再轉一個小彎，忽然響起一個親密的叫聲：「姐姐！」接着又有一個聲音喚：「方羣文！」都是女孩的清脆的聲音。

兩個人同時高興地答應了她們知道是誰在喚她們

喚聲向着她們跑過來，光亮向着她們跑過來，兩個活潑的跳動的影子向着她們跳過來。她們覺得心在發熱，血在燃燒，一下子兩個人擁抱似地撲到她們身上。

「姐姐，我還以為你們失掉了，」馮文淑像一個快樂的小女孩拉着張利英的膀子撒嬌說。她清朗地笑起來。她和周欣都高興叫張利英做「姐姐，」因為比她們年長的張利英是她們在上海共同工作過的同志。周欣這時在和方羣文講話。

「就只有你們兩個。」馮文淑和周欣的回來使張利英很受感動，她驚喜地這樣說了一句。

「我看見你們兩個沒有了，特為趕回來接你們的。怎麼你們不用手電照？我正在着急，不曉得你們走到哪里去了。」馮文淑興高彩烈地拉着張利英的膀子只顧講話。

「我的手電壞了，」方羣文不等張利英開口便接下去說，她又問一句：「怎麼王東沒有纏你們了？」

「我教他在那邊等我們，不准他跟來，這還是他的手電。」馮文淑說了，把手電一揚，不覺得得意地笑起來。

「幸好只有一條路，不然你們走另一條路回去了，會讓他等一晚上的。」方羣文忽然起了一個念頭便說出來。

「你想想他會等一晚上嗎？我看他不會這樣忠實。」周欣辯道，她也感到有趣地笑了。「我看他會的，只要我們吩咐過他。」馮文淑覺得有把握地說：「他就是這個毛病。你說句笑話，他也會當作真的，好像他神經不大健全的樣子。」

周欣又笑起來，從方羣文的小嘴裏也迸出了沒有牽掛的笑聲。張利英忍住笑捏捏馮文淑的手，責備似地說：「你們小孩子嘴總是這樣。我要是王東，我也會賭氣不理你們，你們就這樣作弄他。」

「那麼我下次就不作弄他了，姐姐，好不好？」馮文淑像一個被溺愛的孩子似地把嘴快要挨到張利英的面頰，親熱地說。

「你這張嘴是靠不住的，哪個相信你？」張利英故意搖搖頭說。「要是有一天你也給別人作弄了，我才不給你幫忙。」

「我不怕，沒有人作弄我。」馮文淑昂起頭驕傲地說，她掉頭看看周欣，聽見那個同伴發出一聲帶點諷刺味的笑，她又往下說：「除非是周欣，但是我相信周欣不會的。」

「你看，她在拍我馬屁了，」周欣在那邊得意地對方羣文說。

馮文淑聽見周欣的話，不直接回答，卻繼續着先前的話再說一句：「因為她也怕我作弄她。」自己嗤的一聲先笑了。

「哪個怕你？」周欣笑罵道，她放下方羣文的膀子，走到馮文淑面前，她撇着嘴，挑戰地說：「你再要信口胡說，我就把你推下坡去。」

「現在是內戰了，」方羣文帶笑地在旁邊批評道。

「周欣，我們還是和解罷，我不同你鬧，」馮文淑忍不住笑地說。

周欣還未答話，她也在笑。忽然方羣文瞥見前面孤墳邊松樹下立着一個黑影，像是

一個人站在那里，但是影子不動，也不響。她指着那地方驚訝地說：

「你們看那是什麼？好像是一個人。」

馮文淑馬上把電光射過去，大聲叫了一下：「王東！」沒有回答。她自語道：「一定是他，」便向前跑兩三步，命令地再喚兩聲那個人的名字。

果然是王東的聲音回應了。他過來對馮文淑陪笑道：「馮同志，你們都回來了。」

「你爲什麼跟到這里來？我不是教你在那邊等我們嗎？」馮文淑大聲責備道。

「我等了許久，你們都沒有回來，我才過來接你們的。」王東眨眨眼睛堆着一臉笑容答道。

「那麼你怎麼不走過來，也不響一聲，我叫你，你也不答應。你是不是存心要來駭我們？」馮文淑不肯放鬆地追問他。

「我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王東辯解道。

「假話。文淑，他完全在扯謊！」周欣插嘴說。

「我在做詩。」王東誠實地答道。其實馮文淑的叫聲他是聽見了的。詩把他就誤了。

「你還在做詩？」馮文淑疑惑地問一句，她噗嗤笑了。笑的不只她一個，周欣和方羣文也同時笑起來。不過方羣文只抿嘴笑了兩聲，周欣卻暢快地笑了。

「我剛走到墳邊，忽然想起了兩句詩，我就站着想下去，我怕過一下靈感就會飛走了。」王東聽見笑聲，臉上略略發紅，但他還直率地解說著。

「你寫什麼？是不是『夜的孤墳』……」馮文淑挖苦地問道。張利英在旁邊扯她的袖子，低聲說：「不要再講了。」

「不，我的題目是『戰士的死。』開頭兩行是『緊緊的捏着手裏的槍，一個無名的士兵倒下了。』……」王東正正經經地答道。

「以後呢？」周欣搶着問道，她極力忍住那快要衝出口來的笑聲。

「以後……只想起中間的兩句：

一張最後的臉，一個最後的夢。

他閉上了燃燒的眼睛。

其餘的還沒有想好，就被馮同志打岔了，「他帶點惋惜的語調說。

「想不到我們王同志還是個詩人，真是佩服得很，」馮文淑帶挖苦地稱讚道，她掉頭對周欣做個鬼臉，周欣也對她眨眼睛。

張利英不願意馮文淑們再和王東開玩笑，她有點憐憫他，便插嘴說：「文淑，不要再講了。人家在等我們。我們應該快點走回去才是。」她說完擡起頭，才注意到碉堡的黑影就威壓地立在上。灰黃光亮從「槍眼」裏射出來，好像是母親的衰老眼睛在呼喚她們。

年青的聲音伴着強的電光迎着她們跑下來。那些聲音親密地呼喚着幾個名字，是吳平同着姚民瑞、民鋒兄弟來迎接她們了。

馮文淑拉着周欣的手跳躍似地跑過去。她們兩人的清脆的，似乎永遠震盪着快樂調子的笑聲立刻從男孩子的嘈雜的話語中間飛起來，而且超過牠們，飛得高高的，把牠

們都壓倒了。

「到底是她們年青些，」方羣文羨慕地說。

「這是我們的家，孩子們回到家，自然應該高興的，」張利英用柔和的聲音說，她感動地迎了那兩股正等候着她們的電光走上去。

在碉堡的第一層樓中，夜從「槍眼」外面偷偷地爬進來，但是又給燈燭的光亮趕出去了，只留下一些頑強的影子躲在屋角。

屋子裏仍還鋪滿着被褥，不過被子疊得整整齊齊的。屋中間略略偏右的一段空地上，藍布已經拉開，那里橫放着兩根白木長板凳；一根靠壁，上面放着一盞矮腳瓦油燈；另一根凳上堆了一些文件，李南星攤開紙捏着筆坐在鋪上寫字，他右手邊一個小漱口杯翻轉來馱着一支洋燭。燈光帶着悽慘的灰黃色，燭光卻像發寒顫似的搖晃着。燃着的洋燭不只一支，在屋角馮文淑坐在自己的鋪上，用小皮箱做桌子，上面也放着一支洋燭，旁邊擺着一張未寫完的稿紙。她手裏還捏着一管自來水筆，這時正托着腮聽楊文木講話，一個蚊子釘上她的手，手一動牠又帶着嗡嗡聲逃走了。她伸起左手去搔了搔被咬的地

方。

「你把洋燭吹了罷，」坐在她旁邊的周欣輕輕地說。

馮文淑搖搖頭，悄聲答道：「就讓牠點着也好。我喜歡亮一點。」張利英和藹地射過眼光來，頭點點，意思是叫馮文淑不要說話。長脚蚊子又飛上馮文淑的臉，嗡嗡聲停止了，馮文淑的手立刻壓到臉上去。

楊文木繼續講下去。他的面貌很嚴肅，他額上的皺紋顯得加深了，臉卻因了興奮發起紅來。他的手略微舞動着，使人想到他一半是爲了加重語勢，一半恐怕也是因爲他有點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

「……自然我們誰都沒有權利責備別人。自然我們也不能說我們就沒有做事，就沒有成績。大家每天都熱心地在做事，誰也不肯讓自己比別人少做一點。但是我總覺得做得太慢，只有這點小小的成績，太小了，簡直看不大見。我們應該想，爲什麼我們不能夠做得多一點？做得快一點？爲什麼我們不能夠使全個鄉，全個鎮，全個城都動起來？一定是

我們做得不夠！我們的工作太鬆懈了。我們的力量太薄弱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以後我們應該加倍努力做……」

楊文本的沈重的話語使得屋裏空氣變成十分嚴肅，牠們像雞毛掸子的拂拭，掃去了每張臉上的笑意。大家沈默不響，有的人屏住氣息，有的人卻沈重地呼吸着，似乎有許多東西從上面壓下來，又彷彿有一些東西要從他們的胸腹中吐出來，在喉管裏被堵塞住了。大家望着楊文本的嘴和他的臉部表情。但是燈光在他的臉上塗了一些陰影。屋裏只有那使人厭煩的蚊子叫聲，這些小蟲常常用牠們的尖嘴向人的皮肉進襲，人們的手半意識地招架着，不時發出拍拍的響聲。

楊文本略略停頓一下。王東受不住這種沈悶的空氣，他便趁着這時機插嘴說：「我看做事情並不是容易的。楊同志的話也說得過火一點。固然責備我們自己是應該的。不過我們也只能盡各人力量，慢慢做。」他忽然望望女同志坐的一個角落，接着又說一句：「張同志，你說對不對？」其實他心裏所想呼叫的不只是張利英一人。

張利英臉上浮出一個溫和的微笑，大方地看看衆人，便望着楊文木說：「楊同志的話自然不錯。剛纔王同志的話也有道理。我們力量薄弱是事實；應該加倍努力也是真話。以後我願意跟着大家盡力做去。」

「但是王同志說慢慢做，我們還要慢到什麼時候呢？敵人還會給我們多少功夫呢？」楊文木迫急地搶着說，他開始搓着那兩隻粗大的手。

「這我們不知道，不過我相信敵人今年打不過來的。」王東覺得理直氣壯地說。他勇敢地伸起手，打死了掌心上的一個蚊子。

「你知道！你又不是軍事家！」姚民鋒笑落地插嘴說。

「打不過來？這里離前線多遠，你算過沒有？」楊文木略帶輕蔑地反問道。

「那你到司令長官部問去，」王東也賭氣地說。這一來他把沈悶的空氣打破了。馮文淑在周欣耳邊說了一句話，兩人忽然忍不住迸出了笑聲。於是其他兩三個同志也笑起來。姚民瑞拿着拍紙簿在作「速寫」。方天行在和李南星講話。楊文木受窘似地茫然

往四處看，不知道應該怎樣說話才好。

「請大家守秩序，不要笑……」主席會明遠高聲說，他的聲音和表情，都是很溫和的。

「這是認真的討論。這是嚴重的問題。請大家不要再開玩笑，這種小布爾喬亞的脾氣應該去掉才好。」楊文木不大高興地提高聲音說。他覺得他肚裏裝了一大堆真話，但是沒有一個人想了解他。

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馮文淑的清朗聲音接着響了起來：「我接受楊同志的批判，我就有很多小資產階級脾氣。我承認我的工作做得不夠，不過這些弱點我一時克服不了。我也不知道要怎樣纔能夠把自己完全改造過來。」她的臉頰上浮出了一對酒渦，眼睛是明亮的人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只覺得她充滿着年青的精力。

方羣文咳了一聲嗽，把眼光從鏡片後面射出來，清晰地接着說：「楊同志責備大家不努力，我也接受這個批判。不過我想最好請楊同志給我們一個具體辦法，讓我們討論

過後就拿來實行。」她馬上把眼光放回來，望着自己的腳，等候楊文木的回答。

「我也是這個意思，」馮文淑搶着說了，她好像害怕別人不給她說話的機會似的。

「這個……」楊文木遲疑一下，有點受窘似的，「我下次……其實我也沒有具體方案。還是請大家仔細討論。」他終於坦白地說了出來，又補一句：「我只覺得我們做得不夠。」

角落裏有人發出一聲低笑，但是沒有多少人注意到。男同志中也有幾個人做出要笑的臉相。

「真是太慢了，你們都不會覺得，」楊文木激動地搓着手接下去說：「我總是這樣想，我們做得太慢的，確做得太慢。譬如訪問農家，譬如演戲……效果慢得很。我常常，我每天都聽見那個聲音：『等到什麼時候呢？』我又聽見那樣聲音：『你們做得太慢。』七年了，我還回答不出一句話。我們做，總是做得太慢，我們剛動手做，別人就來了。你們不曉得，你們沒有聽見那樣的聲音。那真是折磨人的。確我們做得太慢，」楊文木用了一種奇異

的聲音在說話。他的臉上起了一陣痛苦的拘攣，他在扭自己的手指，他似乎極力想使別人明瞭他的話，但是他反而不能把話說得明白。不過同志們現在開始瞭解他的心情了。他並沒有說假話的，確是一種聲音在折磨他。他們知道又是那個淪陷的土地上的回憶抓住他了。他不喜歡向人談起他的過去。每當同志們披肝瀝膽似地坦白報告自己身世的時候，他總是沈默着，讓自己關閉在寂寞慘痛的思想裏。人從他的臉部表情，可以猜出他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悲痛，他們不願意觸動他的創傷，便讓他靜靜地坐在一邊，或者用別的話來驅散他的陰影。這時他一定又是想起那同樣事情了。他們用同情的眼光看他。他們想說話安慰他，但同時又需要同自己的心掙扎，他們中間多數人都有着一些慘痛的記憶，都留了一個不能忘記的家在被蹂躪了的土地上。

馮文淑把洋燭一吹，連忙掉過頭，輕輕對周欣說：「我不要看他。」她用力在咬自己的嘴唇。一把捏着周欣的手。

周欣明白馮文淑的話，她的眼光還在皮箱上鋪着的稿紙上面掃了一下，那是馮文

淑給母親寫的信，她自己心裏也很難過，她想起了慈和的母親與天真的妹妹。將近三個月沒有信來了。蚊子又飛上她的臉，她也不去趕牠。馮文淑卻伸手輕輕地一下把那小蟲打死了。

吳平和姚民鋒都挽起衣袖在左膀上搔癢，張利英把手在自己臉前慢慢揮動，似乎在驅逐蚊子。曾明遠皺着眉頭，用力在前額上搔了幾下。他想做一個微笑，但是他的笑容卻帶着苦痛的表情，他用同情的聲音對楊文本說：

「楊同志，你太激動了。你歇一會兒罷。我們和你有一樣的感覺。不過這也不是我們幾個人的事情。要使我們這個古老的中國動起來，總得花點功夫。而且說一句實話，我們大家對這工作從來就沒有什麼經驗，我們差不多都是從城裏來的，而且大家都是拚着這一腔熱血，不量力地來為這個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服務，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總之盡力到力盡為止……」

「不過我們應當鞭策自己，應當希望做得更多一點，不應當原諒自己。」楊文本仍

還煩躁不安地說，他的激動卻已經略微靜下去了。曾明遠的話在他的心上也產生了一點影響。

「這就是我們常常開工作批判會議的意思，」李南星接下去說，他搖搖他的安放，在長頸上的瘦長臉。一個蚊子很快地飛到他的沒有衣領保護的頸項上（他的領釦解開了）貼住了。他隨意伸手一抓，沒有抓到蚊子，他的手便留在那里搔發癢的皮膚。

「不過我覺得我們的批判會議還開得不够認真。大家互相批判的程度也不夠。每次開會講話總是客客氣氣的。我看大概有些同志把『批判』誤當作『攻擊』解釋了，所以不肯多講話，怕得罪人，」方羣文忽然正正經經地說出這一番話，她略略停頓一下，眼光往高處射，就像在看屋頂，別人不知道她心裏還藏着什麼意思。

「我並不是怕得罪人。我覺得我們同志都不錯。大家都差不多，也沒有什麼可批判的地方，」馮文淑帶笑地說，聲音清脆得就像鳥叫，她的眼淚已經乾了。

「我贊成馮同志的意見，大家處得很好的，譬如我對同志們就沒有不滿的地方。」

張利英望望馮文淑，溫和地笑了。

「馮同志和張同志都沒有把我的話聽明白。我對同志們都沒有惡感……」方羣文仍然做着嚴肅的面孔說話，她也笑了笑，不過人覺得她的微笑裏並沒有笑意。

「那麼你們三位的意思就是一樣了，」王東笑着插嘴說，他顯然是懷着討好馮文淑她們的意思來講話的。一方面他也想藉此打斷方羣文的話頭。

王東的話似乎觸怒了方羣文，她嘴一動，哼出一聲帶輕蔑味的冷笑。但是她並不理睬王東，卻繼續對張利英說話，當她望着張利英的溫和的面顏時，她收斂了輕蔑的表情：「我覺得我們應該把工作和感情分開來講。這是兩件事情，不能混在一起的。沒有認真的批判就沒有進步。敷衍的恭維是沒有好處的。我希望大家最好坦白地講話。被批判的同志也不要認爲這是人身攻擊，就對發言的人暗地懷恨……」

衆人注意地望着她的臉和嘴唇，知道她要說的不是尋常的話。馮文淑好奇地悄問周欣：「她在講誰？」周欣忽然輕輕一笑，低聲答道：「該不是說王東？」但是這個年青女

孩又把笑容收藏起來，臉上浮起一個疑惑的表情。

「譬如我們同志中間，就不能說沒有人對工作不熱心，」方羣文從容地接下去說。「其實不大熱心的人是有的，不過大家都抱着原諒寬容的態度，不肯指摘別人的缺點，好像害怕，說出來就會傷害同志的感情似的。我覺得這種態度不大好……」

「空話，她爲什麼不直接說出她的意思？」馮文淑聽得有點不耐煩了，她略略搖着頭在周欣的耳邊輕輕說。周欣抓起馮文淑的手，低聲答一句：「你等等罷。」她側過頭對馮文淑做了一個可笑的怪臉。

「譬如王東同志，」方羣文把頭略略放低，伸起手把眼鏡架子稍微移動一下。「王東」這兩個字是用清朗的聲音吐出來的，她說出這個名字以後，便擡起頭把威嚴的眼光射到王東的臉上去，王東的臉馬上紅起來，他好像被一個意外的打擊弄昏了，茫然望着方羣文，不知道她心裏有什麼主意。

方羣文咳一聲嗽，又接下去說：「他做工作似乎不大熱心，總帶着敷衍的樣子……」

「不……我……並不……」王東紅着臉結結巴巴地插嘴辯道，一面還用手趕面前的蚊子。

方羣文不理他，只顧說自己的話，她的聲音比王東的響亮。她又說：「還有王東同志對女同志的態度也不大好。我們應該排除浪漫的習氣，應該認真工作。」她讓一個蚊子釘在她的左額角上。

馮文淑忍不住低低笑出一聲，她連忙用手掩住嘴，她感到興趣地望着王東。王東一臉通紅，頭擡起來又埋下去，嘴不住地動着，但說不出一句完全的話，房裏威壓地響着方羣文的聲音，牠把他的心攪亂了。

「王東同志太多小資產階級的脾氣，他的工作太不夠緊張，」楊文木板起面孔說。「他老是纏着女同志，不管你有事沒事，常常跑來同你講閒話，耽誤你的工作，」周欣似乎看準了攻擊的機會連忙接口說，臉上浮出得意的微笑。馮文淑輕輕擰了她一下。

王東又氣又窘，臉色紅一陣白一陣，他含糊地辯道：「我不是這樣……」

李南星不讓王東說完，便擡起頭搶着說下去：「我同意周欣同志的話，王同志見着女同志就有說有笑的；和男同志在一起，連話都不肯多說。譬如今天到鎮上找私塾先生談話，他一路上就做出不快活的樣子，到了那里也不肯多講幾句話。」

「不錯，前天在小蓬萊他一個人的話最多，」姚民瑞笑着插嘴道。

「前天是我請客呢，」王東沒有技巧地分辯道，卻不想這話反會引起別人的更多的不滿，他又加上一句：「還是你們大家要我請的。」

馮文淑撲嗤笑起來，周欣也笑了。男同志中間笑出聲來的人是吳平和姚民瑞、民鋒弟兄。方羣文和楊文木卻依舊板着面孔。

「我說的是真話，大家笑什麼？前天喫飯大家都是有說有笑的，爲什麼單怪我一個？」王東帶着氣惱地說，但臉上還現着那種可憐的窘相。他不住地搖擺着頭，好像在躲避蚊子。

「還有今天你沒有得到張利英的許可，就拿她的揩面毛巾去用，這對不對？」周欣

提出來說。

「這是我拿錯了的，我已經對張同志道過歉了。」王東回答道。

「拿錯了？」馮文淑不信地唸着這三個字，她又笑了，周欣笑起來，把身子靠馮文淑的身上。房裏好幾個人笑着。張利英依舊帶着溫和的微笑，不過有時還用憐憫的眼光看着王東。

笑像傳染病似地抓住了房裏大部分人。大家沒有顧慮地笑着。馮文淑接連拍着周欣的膀子。周欣有時也敲一下馮文淑的頭。曾明遠在咬自己的嘴唇。吳平對着姚家弟兄做怪臉。姚民瑞又拿出拍紙簿在畫什麼景象。

王東茫然望着衆人，他的眼光似乎在問：「有什麼好笑的？」

「大家都不要笑了，請遵守秩序。」曾明遠提高聲音說：「各位同志對王東同志還有什麼話講？要是沒有講的，那麼就讓王東同志來答覆。」

「還有王東同志經濟不公開，有錢總要瞞着別人。」吳平舉起手說。

「既是共同生活，經濟就應該公開，況且我們又不曾搶他的錢，」姚民鋒補充似地接口說。

「大家批評得夠了，還是讓王同志來答覆罷，」張利英不忍見王東的滑稽的可憐相，但好意地發言替他解圍。

「我……沒有……什麼話講，」王東像受了欺負的軟弱孩子似的，過了片刻纔結結巴巴地吐出一句類似賭氣的話。

做主席的曾明遠微微一笑，他用溫和的聲音對王東解釋道：「王東同志，你不要誤會大家的意思，這是好意的批判，而且爲了以後的工作。要有批判，才有進步，這不是大家常說的話嗎？說得對可以照改，說得不對儘可自由回答辯駁。」

王東低下頭，端坐着等曾明遠閉了嘴，纔慢慢地擡起臉，望了望眼前幾個人，便像受了責罰後的小孩子似地說：「我明白……我慢慢地改就是了。」過後他又把頭深深埋下，就垂在胸前，彷彿不願意讓別人看見他的臉部表情。

這樣的答語和動作都是衆人沒有料想到的。但是牠們卻使得最愛說話最愛笑的嘴也閉上了。接着是一陣靜寂。房間裏只有蚊子的叫聲和人的咳嗽。

「一個人有缺點，只要能改，就沒有問題。我對於王東同志勇於改過的精神表示敬佩，」曾明遠作爲結論似地對王東溫和地說了上面的話。然後他側過臉望望方萃文和張利英，又看看李息南等人，說：「我們還是討論別的事情罷。」

在碉堡外面，夜正進行着，逐漸加濃的黑影又爬進房裏來。燈光一搖一幌的，似乎受不住黑夜的壓迫。蚊子迷路似地在衆人頭上亂飛。房裏漸漸陰暗起來。只有李南星旁邊那支洋燭，還鼓着勇氣在掙扎。

「剛才我們討論的加緊工作方案，問題還沒有解決，我總覺得我們非立刻決定不可……」楊文木的充滿憂鬱和焦慮的聲音又響起來，牠們刻苦般地在房裏飄動。

馮文淑把皮箱從膝上拿開，皺着眉頭站起來，走到一個「槍眼」旁邊，她無心地把眼睛放在「槍眼」上看外面的黑夜，一股涼氣撲上臉來，她舒暢地嘔了一口氣。她害怕

多聽楊文木的聲音。

外面是無邊的黑暗和靜寂，彷彿橫在她下面的是一片大海。她聽見楊文木還在說話，又聽見有人在喚「文淑」那是張利英和周欣的聲音。她頭也不回，就答應一句：「我站站就回來。」她的眼睛仍還望着「槍眼」。外面她漸漸地能夠分辨夜的顏色了。山影和樹影都成了夜的裝飾，在一兩處帶了點灰白色發亮的應該是山中的溪流。她覺得眼前銀光四射，原來在路邊，在林畔，在溪旁，一亮一暗的，閃爍着星點似的螢光。現在正是那些小生物活動的時候，牠們帶着牠們的神奇的光亮，逍遙自在，地四處飛舞，彷彿想用那無數的小光點照出一個白晝來。

「可愛的小東西，」她忽然高興地低聲讚道。她覺得身子輕快了許多。她想：「牠們多麼有趣，自己帶着光明，到處飛。」她不自覺地動了動兩隻手，她又想：「我也要飛的。」過後她又爲這個念頭輕輕地失聲笑了。

她的這心情，是別的同志不知道的。他們沒有注意她。大家又開始了辯論。她聽見李

南星、方羣文、方天行、楊文木搶着在講話，仍還是在討論加緊工作的問題。她又皺皺眉頭，對自己低低說：「怎麼還有這麼多的話？」她掉過頭來看他們。

「快過來，」周欣微笑着，對她招手。

她點點頭，她的眼光無意地落到皮箱上那張信紙上面。她忽然想道：「媽媽現在不曉得在做什麼？她會想到我這時的情形嗎？」這一想她又覺得心裏有點不快活了。她走回去，把信紙檢起揣在懷裏。她心裏仍還不舒服，雖然坐在那里，別人的討論也聽不進去。

「你在想什麼？怎麼突然又不高興起來了？」周欣關心地低聲問道。

她茫然搖搖頭。

「你瞞不過我。我知道你一定有什麼事情，」周欣捏起她的手，緊緊地發問，親切的眼光，撫着她的臉。

「我要高興。我不再想那些事情，」馮文淑忽然警覺似地對自己說。她下了決心要管住自己。她便回答周欣道：「沒有什麼。」她努力做出一個微笑。

「明早晨還要排戲，你臺詞是不是唸熟了？」周欣用疑惑的眼光看看馮文淑，順口問道。

「他們老是說不完地在討論，」馮文淑略帶煩厭地說，她搔了搔右邊髮腳。然後回答周欣：「還差一點。」

「就是楊文木老愛說他那套話，這也難怪他，他的環境和我們的不同。他一家人都在那邊，」周欣悄悄地說，「我就怕看他那條刀傷，他不高興時候，傷口顯得特別深，好像是才沒多久砍傷的。」馮文淑輕輕觸着周欣的膀子，但周欣還往下說：「我今天晚上還要寫壁報。」

「我還要寫信，給媽媽的信今天也應該寫完了，」馮文淑說，她忽然打了一個呵欠，連忙把口掩住，她自己也有點奇怪：怎麼睡意一下子就來抓住她了？她用手揮開在她面前徘徊飛舞的蚊子。

「我的信還沒有寫……」周欣帶點悵惘地說，這只是半句話，以後的被人打斷了。

「不要講話。」方羣文側過頭來干涉道。那個女修道似的面龐上沒有一絲笑意。

「這是全體同志工作的問題，希望大家特別注意。」楊文木嚴肅地接口說，他用愁煩的眼光看這兩個女同志。他的話把衆人的眼光都引到這里來。馮文淑和周欣臉上都泛起紅色，文淑略略把嘴一扁，卻並不說什麼。她發覺王東的眼光也在她的臉上盤旋，她生氣地回看他一眼，王東立刻畏怯地把眼光收了回去。

周欣把嘴唇咬了咬。她忽然揚起聲音望着曾明遠說：「主席，我今天晚上還有工作，我還要寫壁報，明早晨就要貼出去。」

「我們就快要討論完了。」曾明遠解釋地答道，過後他又改變主意說：「周欣同志，你可以一方面做你的工作，一方面參加討論。」

「但是這怎麼好寫？你白天就應該寫完的。」馮文淑看看周欣身邊一個小皮箱，她抱怨似地說。

「那麼，請主席答應我現在告假。我到樓上寫去。」周欣安詳地對曾明遠說，好像她

對這事情很有把握似的。

曾明遠看看衆人，都沒有異議，他便答應了周欣的要求。這個少女提着小皮箱，拿着這時剛點燃的洋燭，她正要動步，馮文淑低聲問她一句：「要不要我幫忙？」

「你等一下來罷，」周欣答應着便對馮文淑做了一個怪臉。（這是馮文淑看慣了的。）然後高高興興地往第二層樓上去了。馮文淑的眼光送着她的背影。

「我們應該發動一次真正大規模的宣傳，」楊文木的聲音突然興奮地響起來。這不像是說話，倒像是在呼喊口號。「我們要早早地把民衆組織起來，作游擊戰的準備。」熱烈的話語攪動了房裏的沈悶空氣，黯淡下去了的題目這時又帶着新的閃光亮起來。那些略微疲倦的心彷彿得到了一服興奮劑。吳平欣喜地叫出來：

「我要做游擊隊！我要做游擊隊！」

「游擊隊」三個字在馮文淑的眼前，繪出了一幅美麗的，完全理想化的圖畫。她感到一股力量在身體內震動，便愉快地昂起頭來。

上午，陽光把碉堡裏照得相當明亮。第二層樓中，正進行着排戲的工作。房間是空闊的，沒有傢具，除了一張破舊桌子和一根板凳。在一個屋角，堆着一些作爲道具的小東西。曾明遠擔任着導演的職務，手裏拿了一本小書在對馮文淑講話。馮文淑一面點頭，一面匆忙地答應着，她似乎完全明白曾明遠的意思，不願意聽他再往下講。她的注意力被一個故事，一個人的遭遇吸引去了。現在她應該把這遭遇表演出來。

這是第三次，她爲這個戲已經花了兩個半天的工夫。現在那個不幸的少女對她不再是陌生的了。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想想自己應該做的那些舉動，她覺得她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或者被放在另外一種境遇裏面。她穿着淺藍色旗袍和皮鞋，這裝束和她分別了一年了，這應該是那個少女的服裝。秦月英，那個孤女，如今正落在日本軍人的魔手裏。

的確，她和那個少女成了一個人。她被人拖到一個日本軍官的面前。在那里她眼見着她的哥哥受着漢奸們的殘酷鞭打。

楊文木扮日本軍官，李南星演少女的哥哥。被蹂躪的東北土地留給那個同志的憂鬱，愁煩和憤恨，如今借着獸性軍人的殘暴行爲發洩出來了。他演得那麼逼真。那刀傷使他的臉顯得更加可怕。李南星呻吟着，叫號着，詛咒着。他在用絕大的力量表現中國青年的不屈服的英勇精神。那是她相依爲命的哥哥，一個鄉村的小學校長。她要奔跑到他身邊，但是被人攔阻了。兩對眼睛望着她絕望地喚着「哥哥，」她的眼淚奔流出來，這是真的眼淚，這是那個少女的眼淚。她覺得全身的血都衝上臉來，鼻上額上都積着汗珠，她忘記她這時是在碉堡裏面。

「好，這樣好，」曾明遠接連地低聲說着，頻頻點他的頭。

做哥哥的更激烈地在罵日本軍官，而且憤慨地責斥着漢奸，雖然膀子被縛得緊緊的，雖然漢奸繼續下着鞭子或使用拳腳，但是他仍還勇敢地在掙扎，只是叫聲漸漸地減

低了。

妹妹哭着對哥哥說話，她也在罵他們的敵人。於是日本軍官站起來，掏出槍，一下就結束了哥哥的生命。槍聲沒有響。李南星也沒有倒下去，他卻無意地把演漢奸的王東撞了一下，叫那人差一點跌在地上。馮文淑忘了兩句臺詞。周欣在旁邊撲嗤一聲笑起來。

曾明遠吩咐停住，他對大家說了幾句話，緊張的空氣鬆弛了。馮文淑用手帕揩着汗珠，也揩了眼淚，她真的哭過了。她看看周欣和張利英，想從她們的面顏看出她們對她表演的意見。周欣對她做個含着好意的怪臉，眨眨眼睛。她滿意地噓了一口氣，她相信自己的表演並沒有完全失敗。

故事繼續發展。日本軍官的兇惡的喫人眼光盯着她——秦月英的臉，他對着她癡笑。他「格格」的笑起來。他說出侮辱的話，漢奸們諂媚地陪笑着。敵兵蠢然陪笑着。她的怒火上升了，她說教般地責罵漢奸。臺詞背得很熟，感情也是真實，她真的在發洩一肚皮的悲憤，這時又好像是馮文淑在講話，不像是那個可憐的孤女秦月英了。

故事逼近了結尾，軍官把敵兵和漢奸都遣走了。只有他和她兩人留在房間裏。他好像一匹蜘蛛得意地貪婪地向着網內的生物走近。她忽然被一陣畏懼的感覺抓住了。她想逃避，但是他一下子就抱住了她。她着急地，又怕又恨地掙扎着，被她逃開了。她跑，他追。又一次她快要被捉住了，卻又逃開了，她瞥見桌上一把手槍，是他先前打死她的哥哥時放在那裏的。她便去把槍抓在手裏，對着敵人瞄準。日本軍官輕視地迎着槍走過來，口裏還說着侮辱的話。於是她開槍，她的敵人搖幌地向後退，她又開槍，敵人倒了。他並沒有倒下去，卻靠在壁上。

空槍還捏在手裏，馮文淑放心地吐一口氣，她想她把比較吃力的一段演完了。周欣讚揚地拍起掌來。王東、吳平等附和着。曾明遠卻過來指出追逐的一段中兩人的地位應該改正的處所，要他們重做。

馮文淑略微覺得掃興，不過她相信曾明遠的指示，她沒有抱怨的心思。揩了汗以後，她又忍耐地把那些動作重做一次。

會明遠點頭表示滿意。故事又接着發展：敵兵和漢奸進去了。仍是那四個人。他們意外地看見一支手槍正對着他們，便馬上改掉早日那種兇惡樣子。他們恭敬地向她求饒。於是她說出劇本裏派定她說的那一大段話。這是長篇大論的宣傳。結果漢奸覺悟了。敵兵投降了。她最後又說一大段話，這是對老百姓說的，怎樣抗日，怎樣組織起來打擊敵人，怎樣準備而且從事游擊戰。她說得很清楚，很有力量，偶而也漏掉一兩句，讓會明遠和周欣給她指出來。

最後大家同喊口號。敵兵做了俘虜，漢奸在秦月英領導下，變成游擊戰士。

在同志們的拍手聲中，馮文淑半羞慚地跑過去，在板凳上坐下來，她謙虛地帶笑嚷着，「我演得不好。你們不要笑我。」

「演得很好。明天演出一定會成功的。」張利英長姊似地誇獎道。

「會同志，還要排一次嗎？」馮文淑剛揩了汗，把手帕當作扇子搖兩搖，她故意問會明遠道。但是得意的表情還從她的眼角嘴角流露出來。

「行了，普通宣傳劇演到這樣也就夠了。你休息休息罷。」曾明遠點頭答道。

「不，現在還不是休息時候，我們還要練習歌詠。」方天行着急地插嘴說。

「你們許多人，有沒有我都是一樣。」馮文淑接口說，她覺得熱，也想休息片刻。

「不，你不能躲開。你唱得好，少了你大家興致都差一點。」周欣連忙挽留地說，她知道馮文淑好動，愛唱歌，只要有人在旁邊鼓動，即使是十分疲倦，馮文淑也會參加來練習歌詠的。

「對的，馮同志一定要來，」吳平高興地說。

「好，」馮文淑爽快地答應道，她站起來，把手帕繫在腋下紐絆上。「你們不要等我，我去把衣服換過。」

「不要換，就穿這身衣服好。好久沒有看見你穿旗袍了，倒很好看，我就愛看你這樣打扮。」周欣半開玩笑地拍掌說，她偏着頭打量馮文淑的身子。一個美麗的苗條的女郎！她滿意地笑了。

馮文淑聽見周欣的讚語，臉上立刻現出喜色。她不自覺地望望身上的旗袍。她的確喜歡牠，就像她第一次穿軍服時喜歡那種和男人衣服一樣的軍裝。她的女性的愛美心又被喚起了。（其實她就沒有失掉過牠！）她感到像小孩子穿上新衣服似的得意。在這里只有她一個人穿這衣服，而且衆人的眼光都集在她身上，彷彿都是讚美的眼光。她覺得好像只有她一個人才是女孩子似的。她突然有了一點羞。她的臉上雖然始終帶着笑容，但是紅暈卻泛上臉來。她覺得自己還是在演戲，動作有點不自然了。她聽見張利英在同會明遠講話，彷彿是在談論她，她也沒有聽出什麼話來。她看看周欣的震動的眼睛，便略略偏起頭問一句：「你想起了在上海的日子嗎？」

周欣不知道馮文淑這話含有什麼意思。她的確想起上海的日子，但這思想像一道閃光，很快地就過去了。她並沒有感傷，她只覺得這時候喜歡看馮文淑穿這身衣服。她就回答道：「我只記得我同你在俄國菜館統廂房裏抄壁報的情形。」她的嘴包不住笑，好像這記憶是很愉快的。

「那天還是我們第一次見面，」馮文淑解釋地接下去說，「我還看見你咬指頭。」

馮文淑笑了。

「真不害羞，這樣大的人還喫指頭！」吳平過來奚落周欣道。

「哪個同你講話！你這小漢奸，」周欣笑罵道。

「我不是漢奸，我已經反正了，」吳平得意地回答着，他又指着姚民瑞弟兄：「他兩個還是我俘虜呢！」

衆人大聲笑起來。只有方羣文板了面孔沈默着；她看見楊文木一個先走開了，她也靜靜地跟着慢慢走下樓去。

「不要耽擱了，我們下去罷，現在應該開始了，」方天行大聲催促道。

「好，我們就下去，」吳平、姚民瑞幾個人附和道。他們擁着方天行下樓去。方天行在樓梯上還回頭來囑咐道：「馮同志，你們要來呀。」

「我就來，我就來！」馮文淑不加思索地答道。她等方天行走了，忽然側頭低聲對周

欣說：「方羣文好像今天很高興，板起面孔，一句話也不說。她有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周欣搖搖頭答道。過後她想起一件事情，便加一句：「昨天她接過一封信，不曉得信上說些什麼話。」

「你沒有問她？」馮文淑說。

「你知道她那古怪脾氣，她不高興時，你問她，她一個字也不會說，」周欣答道。

張利英剛剛同曾明遠講完話，走過來，聽見她們的問答，便插嘴說了一句：「她昨天

剛知道一件不幸的事情。」

「什麼事？什麼事？你告訴我，」那兩個年青的女孩子齊聲問道。

「她的家完了，」張利英嘆息地答道，她覺得心裏很不好過。

「她家裏還有什麼人？」兩個人又是差不多齊聲發問。

「真是好奇的孩子！這樣的故事不是到處都有嗎？你們還要多問？」張利英責備似地說，輕輕敲了敲周欣的頭。

「不是，我們是同情她，」馮文淑搶着說，她不肯讓周欣比她先開口。

張利英溫和地看馮文淑一眼，用了嘆息的聲音說：「其實完了倒好。也省得牽掛，現在究竟確定了。」她想起了方羣文告訴她的話。她又像長姊那樣地說：「你們是不會了解的。」

「我們去，我們快去安慰她！」馮文淑沒有完全懂得張利英的意思，她只覺得自己的同情心不住地增加，她忍耐不住，便拉着周欣的手，鼓舞地說。兩個人不等張利英說話來阻止她們，就帶跳帶走地匆匆走下去了。

用快步子下着樓梯，馮文淑覺得旗袍下幅有點妨礙她的腿，她略略感到不耐煩了，便抱怨道：

「這種討厭的衣服，下回我一定不穿牠。」

張利英還望着她們的背影，會明遠羨慕似地讚了一句：「到底是她們年青些。」他臉上浮出了一個微笑。

下面，碉堡門前攤開一片陽光。視野突然開展了。草香、土香跟着新鮮的微風來迎接她們。兩個人好像被風吹落似的跳到地上。

這時方天行和幾個同志正拿着抗戰歌譜隨意哼着。看見她們出來，方天行高興地說：「我們在等你們。」

馮文淑答道：「你們先唱罷。讓我們歇一下。」她用眼睛找尋方羣文。那個同伴孤獨地坐在一塊大石頭上，臉向着山下，似乎在眺望山坳中一帶楓林。還有楊文木也好像和衆人不相關似的，沈思地踱來踱去。她覺得奇怪。不過她也不去管楊文木，就一直向着方羣文走去。

馮文淑到了方羣文身邊，周欣也跟着到了。方羣文連頭也不掉過來，好像就不知道她們走近了一般。在那邊方天行領着衆人開始了抗戰歌曲的合唱，馮文淑想也許是歌聲把腳步聲掩蓋了。她正要開口喚方羣文，就聽見周欣的聲音：「方羣文同志。」周欣提

高聲音再喚一次。

方羣文吃驚地突然掉過臉來。她只含糊地答應一聲：「嗯。」臉色十分陰暗，好像永沒有受過陽光照耀似的。眼神也顯得無力，但牠們似乎深深地隱藏着許多東西。通過鏡片，她的眼睛看得出來，是很乾燥的。她們現在才覺得她在一天的功夫就瘦了許多。她等待般地望着她們，臉上沒有特殊的表情。

馮文淑下樓時覺得有許多話要對方羣文說，這時卻被一個簡單的「嗯」字塞住了。一個「我」字在她的喉管裏梗住，她不知道要怎樣才可以表達出她的心思。她側過臉看周欣，周欣也正掉頭來看她，眼睛在問：「說什麼？」馮文淑用眼睛回答：「你先說。」

「你們不去唱歌？」還是方羣文先開口，她乾燥地問道。

周欣覺得有話說了，便答道：「我們聽說你得到不好消息，是那件不幸事情……」

方羣文連忙打斷周欣的話，她冷冷地說：「已經過去了。」她好像不願意別人在她面前提起那事情似的。

「我們怕你心裏難過，特爲跑下來看你，你今天一句話也不說。其實大家都……」
馮文淑連忙接下去說，她覺得喉管突然暢通了。但是她剛說出「都」字，方羣文又把她
的嘴堵塞了。

「我也曉得，」方羣文冷冷地說，聲音不高，但很清晰，她頻頻地點着頭。「我感謝你們的好意。」她勉強做出一個微笑，這笑也是冷冷的。「是張利英告訴你們的嗎？」她突然問道，但是不等她們回答，她自己又說：「她知道我的事情。」

「我看你今天精神很不好，你應該寬寬心，」馮文淑感動地說。

「是的，事情完了，傷心也沒有用。我們都應該勇敢一點，」周欣乘機勸慰道。

「我並不傷心。既然得到確實消息，我的心倒也安定了。」方羣文低聲答道，她的聲音裏現在帶了點感情，但這不是悲傷，馮文淑和周欣兩人也猜不出是什麼抓住她的心。
「我好像做了一個大夢，現在算是醒過來了，可是我也說不出做的是怎樣一個夢。我也說不出爲什麼要難過……」

「馮同志，馮文淑同志，周欣同志。」方天行和吳平、王東幾個人在後面喚她們兩個人，都朝那邊看了看，順口答應着：「就來。」但她們還在注意地聽方羣文講話。

「其實事情已經過去了，我總會慢慢忘記的。」方羣文用同樣近乎悵鬱的語調接着說，她聽見那邊又在叫她們，便對她們說：「你們快去，免得別的同志老等。」

「那麼你也去，」馮文淑友愛地拉起方羣文的手說。周欣在旁邊附和着：「你同我們一起過去。」

這舉動在方羣文看來是意外的，倒把她感動了。她注意地看看這兩個年青同伴，眼睛漸漸亮起來，臉上陰影開始在消退，她的嘴唇一動，她想做個微笑，乾燥的眼睛忽然潤濕了，她控制不住，讓幾句感性的話不經過她的思考，直接吐了出來：「還是你們好。你們比我大量。我總是想着個人的事。我被那些事磨得夠苦了。」淚珠開始滴下來，方羣文連忙把頭掉開。

方羣文的眼淚是不容易見到的，現在伴隨着誠實直率的自白滴在她們眼前，把這

兩個女孩的心攪亂了，馮文淑覺得自己心裏激盪得厲害，她不再敢開口，只是緊緊咬着嘴唇。

「你們在講些什麼？」張利英的溫和的聲音解圍似地在馮文淑背後響起來。仍是那個平靜的善良的面顏。她知道她們在談什麼事，而且她聽見了方羣文的話，現在她故意發問來打岔她們。

「沒有什麼，」方羣文答道，她一面還拿手帕在揩眼睛，她不把臉掉向張利英，又補充地加一句：「她們拉我去練習歌詠。」她的左手還被捏在馮文淑的手裏。

「那麼我們快去罷。」張利英同情地催促道。

方羣文回過頭來，看看她，提醒地說：「你們忘記了我是左喉嚨？」

「不要緊的，我們快走，他們又在催了，」周欣答道，她還對馮文淑眨眨眼。馮文淑和她兩人便把方羣文擁着走到方天行的面前。

「真難請，架子好大……」姚民鋒看見馮文淑她們過來，便帶笑地奚落道。

「人家有事情，」馮文淑順口答道。

「什麼事？有祕密話改天說不是一樣嗎？」姚民瑞接口說，他只顧望着她笑。

「我不同你們說。爲什麼你們大家今天都老是望着我，難道你們還不認得我嗎？」

馮文淑笑着質問道，她的兩顆黑眼珠圓圓的滾動着。她昂起頭看看每個男同志的臉。

「我要給你們畫張像。今天你特別漂亮，」姚民瑞笑着，就摸出拍紙簿來。

「這樣才像一個小姐，」王東忍不住羨慕地接上一句，過後他又忽然想起那晚上

她們對他的批判，連忙畏怯地閉了嘴，低下頭來。

「我不許你畫，」馮文淑撇着嘴命令似地說，她的臉馬上紅起來，她有點害羞了，不

過她的表情還是很愉快的。

「不要再說空話，現在人齊了，我們再來開始罷，」方天行揮動着指揮棒，大聲對衆人說。

衆人果然靜下來，方天行又說：「我們唱第一支歌，我們是中國老百姓。請大家站擁

一點。」

沒有舞臺，也沒有指揮臺，只有碉堡前的這塊平地。衆人背着碉堡站成一排，面向着在陽光下閃爍的重疊的山峯。

空氣似乎靜止了，蒼蠅叫聲顯得特別響亮，衆人都興奮着，彷彿一股力量等着要從他們肚裏奔出。

「預備——我——」方天行開始大聲說，跟隨着他的指揮棒的舞動，一個合唱響起來：

「我們是愛自由和平的人民

我們是中國的老百姓……」

「聽，飛機！」吳平忽然警覺地叫起來。

衆人立刻閉上嘴傾耳一聽，果然是飛機的馬達在響。所有的臉都仰望着天空。光亮的藍天使人眼花撩亂。衆人的眼睛通過那無數道金光費力地找尋着。

「不像是轟炸機，」曾明遠的熟習的兩耳使他發出這樣的推論。

機聲漸漸逼近，自小而大。聲音似乎就是在衆人的頭上。許多隻眼在空中搜索。

「在那里，」姚民瑞忽然叫起來，他伸手指着天空。隨着他的手指望上去，他們看見了兩隻灰白色鐵鳥，剛從頭上斜斜掠過，飛得不高，翼下的太陽標記十分鮮明。他們的眼晴受不住強烈的日光，一下就失掉了鐵鳥的蹤跡，再找到那兩架敵機時，牠們已經向着縣城飛去了。

「偵察機，現在過去了，」曾明遠寬慰地說。

「不要管牠，我們還是唱我們的歌，」馮文淑沒有懼怕地說。她又望着方天行：「方同志，請你再從頭唱起。我們跟下去。」

太陽像一團火燃在人們頭上，熱氣沈重地壓下來，塵土像受了煎炒一般緊緊貼着地面。空氣彷彿就停滯在空中。沒有風，沒有活動。坡下是一片黃。連綠樹也現出病態的黃色，好像是黏染了黃沙。楓林中正吐着烈焰，好像有人點起一把火，叫整個樹林燃燒起來。

陸續從碉堡裏走出來，衆人覺得一片金光直射着眼睛，叫他們幾乎不能睜眼。

「太陽厲害呵，」馮文淑揉揉眼睛自語道。她似乎說出了每個人心中的話。

「你怕嗎？這樣的太陽也不會有多久了，」周欣霎霎眼睛對她笑道。

「哪個才怕！我哪天不是來來回回跑過幾趟的！」馮文淑賭氣地說，她的嘴是從來不肯認輸的。

「你看看你鼻子上又出汗了，」周欣指着馮文淑的鼻尖說。

「你不要說我，等一下你頭上就要冒汗的。」馮文淑笑着辯道。

「你們兩個小妹妹真沒有辦法。一說話就要吵。這種小事有什麼可爭的？」張利英插嘴笑道。

「天氣這樣悶熱，要不開口嚷嚷，人都閉死了，虧你做姐姐的連這點道理都不懂！」馮文淑笑道。

同伴中有幾個人發出了無牽掛的笑聲。空氣似乎被笑聲攪動了，讓一絲絲涼風透進來。大家覺得心裏稍稍爽快一點。

這一行人走着下坡的路，仍是十二個同志。有的挾着壁報和宣傳畫，有的拿着零碎東西。現在是喫午飯的時候了。他們留下大堆倦疲在後面，面前又橫着那條蚯蚓似的黃土路。飢餓在肚裏叫，腳背因熱出了汗。但是年青的臉上始終露着愉快的表情，沒有誰發過半句怨言。大家動着輕的步子，有的人還哼着抗戰的歌曲。

路漸漸地縮短了。熟習的腳步可以知道已經踏過了若干路程。眼睛還可以給牠們

作證。土在燃燒，在冒煙，大地似乎變成了蒸籠，每個人的內衣都浸了汗水，但是沒有什麼力量會使脚步停住。很快地他們就過了那個孤墳。

「王東，你的詩做好沒有？」馮文淑看見墳邊松樹就想起了那個晚上的事，便含笑問道。

「就要好了，就要好了，」王東得意地答道，「我只等改一改，就拿給李南星同志，我已經同他說好登壁報。」

李南星在後面看看王東，也沒有說什麼。王東說的是真話。

「登壁報？老百姓恐怕看不懂罷，」周欣插嘴說。

「這個——我倒沒有想到，」王東略帶窘困的樣子說。

「我看這樣好詩還是寄在武漢的大刊物上發表好，」馮文淑故意嘲弄地說。

「這倒是真話。武漢有好幾個刊物編輯我都認得，」他沒有撒謊，不過他同那些人並沒有特別交情。

「那好極了。我還記得什麼『一個夢』又是『燃燒的眼睛』……當然是好詩。」
馮文淑鼓舞地說。

王東受寵若驚地非常高興，臉上全給得意的喜色佔據了。他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話才適當。他忽然用一種希望得到確證的態度問馮文淑：「你看他們會登嗎？」

「他們一定登，你不是說認得編輯嗎？」馮文淑說着，費了大力才把笑聲嚥了。在肚內。周欣的嘴裏卻迸出一聲笑，馮文淑連忙觸一下她的膀子；不過王東卻沒有注意。他完全被自己的思想緊緊包圍住了。

「我想他們一定登的。」王東堅決地說，過後他又點點頭，自語似地說：「他們向我要過稿子。」

沒有人相信王東的話。姚民瑞從前面回過頭來，故意諷刺地問道：「那麼你介紹我給武漢刊物投點漫畫稿，好不好？」不等王東答話，他又加一句：「靠你的面子一定沒有問題。」

「那自然，」王東很有把握地昂頭答道。他這次聽見了一些竊笑聲，他的自信心動搖了，他遲疑一下，連忙補充一句：「不過現在信常常交不到。」

別人並沒有注意王東，他們開始談論另外的話題。前後都是話語。姚民瑞的頭正靠在他的弟弟耳邊。他聽見王東的後一句話，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王東沈默着，裝出無事的樣子，不想再說話了。他讓別人繼續笑着，他知道這是譏諷的笑。他的臉上皮肉開始在搖動，覺得有點發癢似地不舒服。

但是笑聲和類似譏刺的話語很快地就沒有了。他聽見曾明遠在他後面說：「楊同志，你還是回去躺躺罷。」

「不要緊，我還可以走，」楊文本用乾澀的聲音答道。

王東驚訝地回頭看，楊文本一張臉突然變得像塗上一層墨汁似的。兩眼失神地睜開一半。雖然仍舊在移動脚步，身子卻搖幌起來，不像平日那樣步履堅定了。

「楊同志，你還是回去，我看你的老毛病又來了，」方天行關切地勸道。

楊文木沒有答話，他還在往前走。臉色非常難看，嘴唇皮沒有一點血色。顯然那個老朋友——瘡疾——又找着他。

「楊同志，你不能再走了。你還是回去休息好，」張利英溫和地說，過後又提高聲音：「那位同志陪楊同志回碉堡去。」

「我贊成王東同志去。今天王東同志工作不多，」馮文淑在前面響應似地大聲說。楊文木勉強擡起眼睛瞪了馮文淑一眼，似乎怪她不該在這時候還開玩笑，不過馮文淑和別人都不會覺察出來。

「不，我肚子餓得厲害，」王東着急起來，慌張地說。

「我們給你帶饅頭餅子回來，」馮文淑故意作弄地再說一句。周欣在旁邊推她的膀子，低聲勸阻道：「不要作弄他了。他哪里肯去？楊文木也不會要他陪去的。」

王東聽見馮文淑的話，以為衆人真要派定他回碉堡去，他愈加着急了，振振有辭地辯道：「你們要什麼時候才回來？不要騙我。我等你帶饅頭餅子回來，我肚皮都餓瘋了。」

楊文本有點生氣了，不高興地在後面嚷起來：「我不回去，我也不要就誤你們的工作。」他剛閉上嘴，突然覺得心裏一陣難過，又像是在發冷，四肢發軟，有點支持不住，便收回先前的話，另外有聲無氣地說：「我一個人回去。」說了，他不等別人講話，就掉轉身子。

「那麼你把我的棍子拿去。」曾明遠忽然想起了自己捏的那根手杖，便把牠遞給楊文本，他又洗吟地說：「我送你回去，我等一陣再出來。」

楊文本感動地勉強做出一個微笑，但是他臉上沒有一絲快樂的影子。他低聲說：「有了棍子就行了。你還有許多工作。」

「我送楊同志回去。」方羣文突然提高聲音說。這是一句意外的話，好幾個人的眼光都射在她的臉上。她從容地說下去：「我今天不大想喫東西，我又沒有多少工作。我還可以順便照料楊同志。」

楊文本沒有答話，他默默地看她一眼，身子搖幌一下，他連忙用棍子撐住。衆人在這時才發覺方羣文的臉色也不好看，那里沒有一絲陽光，卻懸垂着不少疲倦的陰影。

「好，你也該休息一下，我看你氣色也不大好。」張利英關切地說，她又叮囑方羣文道：「不要多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在外面還是自己身體要緊。你就好好地休息一天吧。」

方羣文點頭答應着，她對張利英笑了笑，臉上略略現出一點光亮。她親切地說：「我曉得，你放心罷。」

「你要不要我們給你帶點喫的東西？」周欣過來問道。

「我不想喫什麼。屋裏還有水。」方羣文答道。

「不要緊的，我們給你帶點餅子回來。」馮文淑帶着友愛地插嘴道。她看看方羣文和楊文木。然後又用對自己弟兄姊妹說話的調子道：「我今天早點回來看護你們，」她怕他們不瞭解她的語意，便又加上一句：「我是當過看護的。」

「你們不要多耽擱他們，還是讓他們早點回去休息罷。」會明遠在旁邊提醒似地說。他又叮囑方羣文：「方同志，你要早喫奎寧呵。」

楊文木、方羣文兩人便和衆人告了別，轉身往稠堡那面走了。

曾明遠和三個女同志，都回頭看過他們的背影。馮文淑和周欣接連掉頭三次，都看見同樣景象：兩個人走得慢慢的，楊文木在前，他的棍子攪起了不少塵土。方羣文在後面跟着，沒有什麼可耽心的景象。

「希望方羣文不要病倒才好，」周欣低聲說。

「我怕她也會生病的。她偏偏遇着那種不幸事情，」馮文淑接嘴道，她只是簡單地知道方羣文喪失了一個家。她忍不住又掉頭看後面。方羣文的背影不知道消失在什麼地方。只有一股一股的塵土，還在陽光裏寂寞地飛舞。

不久他們到了村子裏。一陣蟬聲迎接着他們。看見那黃土的矮牆，那空地，那樹蔭，那矮門，好幾個人愉快地唱起來，加快脚步走過去。躺在地上睡覺似的黑狗便突然站起，歡迎似地向着他們叫了幾聲，慢慢地搖着尾巴走了幾步。一個婦人抱着嬰孩從屋裏走出，搖着扇子帶笑地招呼他們。馮文淑、周欣兩人略帶跳躍地走去同她講話。

一陣伊呀伊呀的聲音從屋裏送出來。這聲音對他們已經是很熟習的了。但馮文淑還不能完全驅除她的好奇心，她就留着周欣同那婦人講話，一個人先進屋裏去。她揭下帽子，把牠同手裏拿的圖畫等等都放到那張方桌上，就走到屋角看老婦人搖紡車。這個瘦小而有精神的老婦，她覺得很像她的祖母。她的祖母死去不過三年，祖母臨死前她還到家鄉看過她（祖母）年紀已經過了六十，祖母還有着壯年人有的精力。種花，指揮用人照料房屋，打掃園子，唸經，從天亮到晚上就沒有過一刻的休息。面前這個老婦有着和她的祖母一樣的身材，一樣的年紀，一樣的顴骨凸出的瘦臉，也有着一樣的纏過的小腳。她每次到這裏，總看見她坐在矮凳上，紡車旁，用她那生着繭子的手不停地，專心地搖着車柄，挽着線子。她不愛多講話，工作時即使有人站在她旁邊，向她問話，她除了簡單地回答一兩句外，並不掉頭看別人。但是現露在她臉上的永遠是溫和的，安靜的微笑，這笑容裏含得有一種極大的忍受的力量。

「老奶奶，你休息一下罷，」馮文淑忍不住親切地說。她習慣了用這種稱呼來叫那

個老婦，她聽說這個老年人不論晝夜只要有功夫，就會在紡車旁邊坐下來勤快地紡着線子，她常常好奇地想，怎麼一個人可以安靜地長久過着這樣一種單調的生活。她有時候也會偷偷地觀察過這個老年人，她便發覺老太婆雖然和藹地慈母似地看人，但是她（老太婆）的眼光卻常常是遲鈍的，臉上的表情也很呆板。因此她每次看見她在紡車旁邊工作，總要同情地說一兩句話勸她休息。

「俺老骨頭做慣了，不知道累的，」老婆婆回答道，像平常那樣，她似乎仍舊熟練地動着這次她卻略略側起頭來看看馮文淑，溫和地說：「先生，你們才來？今天熱呵！」她的臉又俯下去了。

「今天真熱，你不怕嗎？」馮文淑接着說。她把領上扣子解開，用手帕揩汗。

同志們陸續走進來。李南星的聲音喚着馮文淑的名字，他還說：「你不做事，站在那裏做什麼？」

馮文淑還沒有開口，周欣正抱了那婦人的小孩進來，便替她答道：「她看見紡車就

不肯走，這樣大的人還沒有見過紡車，真笑人！」

「自然呵，在上海住慣了的小姐，怎麼會見到這種東西？」姚民鋒接下去說。

「不要你們管，就算我見識淺，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馮文淑裝出噴怒的樣子說，她的嘴角卻還掛着微笑。她看見周欣抱着小孩顯出不大合式的樣子，便走到周欣身邊說：「給我抱。」她從周欣手裏接過孩子來。兩顆小黑眼珠有趣地望着她，那張小黃臉動了動。她覺得孩子變得重了，她兩手小心地捧着他。方大行過來逗弄小孩，小孩開始亂動。她覺得手痠了，把小孩換了換方向，小孩突然哇的一聲哭起來。她抱着這塊熱熱的一堆肉，不知道怎樣才好，她不曉得應該如何把小孩誑得不哭。她試了試她的方法，沒有用。同志們在旁邊笑起來。她把小孩還給周欣，周欣不肯接。她沒有辦法，正在發急，看見張利英端了菜碗出來，便過去把小孩交給張利英。

「我不要抱，我還有事，」張利英雖然口裏推辭着，兩隻手卻不得不把小孩接過來。——我總有辦法的，」馮文淑笑說道，她得意地看了看衆人。

張利英剛剛抱過小孩，正在誑他。那個紡線的老婦突然停了車，搖搖地走過來了。

「先生，給俺抱。」老太婆溫和地說，把手伸過去，乾癟的臉上掛着笑絲。張利英愉快地把孩子交給她。看見她馬上把孩子弄得服服貼貼的，看見她俯着頭在對孩子講話，張利英也微微笑了。

喫飯時候，衆人圍了方桌站着。雖然捧着土碗，用南瓜豇豆幾樣素菜，下着糙米飯，大家喫得津津有味。

伊呀的紡車聲又響起來。小孩如今在母親的懷裏閉上眼睛要睡了。這母親大約有三十多歲，黃黃的橢圓臉上總是那種溫順的呆板的表情。她在旁邊看他們喫飯，心裏永遠有着那樣想法，她委屈了他們，沒有讓他們喫到好的飲食。她看見有人放碗了，就道歉地說：「先生喫不飽罷，沒有好菜。」他們安慰她，讚美她，她一時高興，一時又覺得很不安。她又高聲喚她的女兒。

「銀妞兒，茶拿出來。先生們喫好啦。」

清脆地答應着的是個十三、四歲的姑娘，清秀而缺少血色的臉上還有着天真的表情，她提着一把大瓦壺走出來，另一隻手還拿了兩三個空碗。一根大辮子跟着她的頭微微搖擺着。她把碗放在板凳上，從熱氣騰騰的壺嘴裏，倒出淡黃色茶汁來。她一邊斟，一邊看看張利英、馮文淑們，親切地邀請說：「官長，請喝茶呵。」

「我們自己來倒，」馮文淑說着，連忙走過來，但是兩個碗都斟滿了。銀妞兒微笑着把壺放在板凳腳邊。馮文淑只好囑咐她：「你以後不要這樣客氣呵。我們是天天來的，還有你又忘記了，喊『先生』，不要喊『官長』。」銀妞兒不作聲，只是站在旁邊側着頭好意地用微笑來回答。馮文淑喜歡她這種態度，便高興地向着她再說：「銀妞兒，你就像我們的小妹妹一樣。」銀妞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馮文淑又說：「你就像我們大家的小妹妹，你懂我說的話嗎？」銀妞兒點點頭。

「你恨不恨日本鬼子那些殺人放火的鬼子兵？」周欣跑過來，插嘴問道。關於日本兵的事，她已經同銀妞兒講過好些次了。

銀妞兒點點頭低聲答道：「俺恨鬼子兵，俺聽見先生們說過的。」

「我今天還帶得有圖畫來，」周欣說：「我拿給你看了。」她跳躍般地去把那大幅的宣傳畫拿來了。

「周欣真不愧爲一個宣傳家！」馮文淑覺得有趣地讚了一句，她這話是對着姚民瑞說的。他端着碗在旁邊喝茶，眼睛卻向着這面。馮文淑省悟地看那根板凳，斟好的茶給人端走了。她覺得口乾起來，便着急地對姚民瑞說：「你們把茶給我喫了。我先來的。」

「你拿自己喫過的飯碗倒茶，不是一樣？那個叫你不先喝！」姚民瑞故意做出得意神氣回答道，他接連喝了兩大口茶，就像在喝甘露一般。

「把你的給我，人家口渴得很，」馮文淑命令似地說，其實倒像是小孩子的口氣；她的一半注意又給周欣的話語抓去了。周欣正在給銀妞兒看一幅圖畫，一面在解說畫中事實。

「好，不要急，我讓給你罷，」姚民瑞的圓臉上露出一個友愛的笑，像一個弟弟對姊

姊似的，他把還剩着大半碗茶的飯碗遞到馮文淑的手裏。馮文淑滿意地說聲「謝謝」，她捧着碗接連喝了幾大口，差不多就喝光了。她聽見姚民瑞輕聲說：「等我來給銀妞兒畫個像，」她看見他從衣袋裏掏出拍紙簿，卻還把空碗交給他，說一聲：「對不起，請給我拿過去。」

「你總是這樣的脾氣，什麼時候才改得了？」姚民瑞含笑抱怨道，他仍舊帶着友愛的表情接過碗來。馮文淑聽見這話噗嗤笑了，她不再說什麼，心裏想：大家都對我這樣好，她覺得一線溫和的光突然射進她心中，她沒有牽掛地暢快地微笑着。

周欣的解說還未完結，畫上現着正在燃燒的房子，一個半裸的婦人殞硬地死在屋前地上，旁邊還躺着一個七八歲男孩的屍首。一個鬼子兵用刺刀在戳一個跪在地上的農人的胸膛。旁邊站着幾個鬼子兵拍掌大笑。馮文淑聽見周欣憤激地說：

「鬼子兵打進一個地方，不管是城裏鄉下，他們就這樣地對待我們老百姓。沒有例外！（這句話是隨口說出來的。）鬼子兵都是兇狠的惡鬼一樣的東西。你看刺刀多亮。這

個老百姓同他們又沒有冤仇。他們燒了他的房子，殺了他的孩子，害了他的妻子，現在又來用刺刀戳死他。」她把指頭指着那些拍掌大笑的人：「這些鬼子兵看見殺人，好像在看戲一樣，還在高興地發笑呢！他們一天不曉得要殺多少人。聽說殺了人還要照像。」

抱着小孩的婦人走過來聽周欣講話，紡線的老婦人也走了過來。還有幾個同志也站在旁邊靜靜地聽着。周欣大方地繼續着她的宣傳工作，沒有露出絲毫害羞的樣子，雖然王東不轉睛的望着她，臉上似笑非笑，現着可笑的奇異的表情。

「真是傷害天理。這些人不曉得是啥鬼怪變的。也是俺們活該遭劫！」老太婆嘖嘖地嘆息道，她的臉上罩起一層陰影，她同情地看看畫中的三個受害者。

「人家先生們說，是鬼子兵闖進中國來害俺們的，俺們的大兵要趕他們出去，」抱小孩的婦人爲了表示自己知道得多一點，就把她從年青的先生們那裏聽來的話解說給她的婆婆聽。她臉上忽然現出一陣興奮的喜色：「妞兒的爹那天帶信回來，不是還說等他把鬼子兵趕出了中國就回家來？」

「是啊，」老婦人半信半疑地點點頭說，她似乎沈在思索裏面了。但她想的總是過去的事，現在她想起了大半年前，她的兒子出門時候的情景。過後又回到紡車旁邊坐下去。

「先生，你認識這家人嗎？他姓啥？」銀妞兒忽然指着圖畫畏怯地問道。

「這是圖畫，」馮文淑略帶哂笑地說。但是周欣卻另外回答銀妞兒：

「他也姓王，我們走過那個地方，見過他的。」

「這個弟弟乖不乖？」銀妞兒指着畫中的小孩又問道。

「我們還同他玩過。他很會講話，又白又胖的。」周欣做出說真話的神氣答道，過後她又嚴肅地往下說：「可是他給鬼子兵殺了。死得多慘！」她看見女孩的天真的眼睛罩上了憐憫和怨憤的表情，便突然發問道：「你恨不恨鬼子兵？」

「俺恨！」銀妞兒不加思索勇敢地答道，她的略帶憔悴的臉因了興奮的紅色顯成健康的了。

「你喜歡不喜歡你爹去打鬼子兵？」周欣又問。

「俺喜歡。」銀妞兒立刻回答，這次一個驕傲的笑像閃光似的在她臉上亮了一下。

「要是鬼子兵打到這裏來，你幹啥？」周欣正經地逼着問道。

「俺……」銀妞兒答了一個字，就接不下去了。她不自覺地看了一下圖畫，臉上現出一個畏懼的表情，但這表情很快地就消失了。

「你怕鬼子兵？」周欣還不放鬆地追問道。

銀妞兒羞慚地點點頭。

「你是一個人才怕鬼子兵呢？還是有許多人在一起，你看見鬼子兵也害怕？」馮文淑溫和地插嘴問道。她聽見銀妞兒前兩個回答還拍過手的。這次她覺得自己了解銀妞兒害怕的意思，忍不住出來幫忙，向銀妞兒解釋清楚。

「有許多人俺就不怕。」銀妞兒笑着回答。

「那麼你不跑？」馮文淑又搶先問道。

「人多俺就不跑。」

「你打不打鬼子兵？」周欣問道。

「俺不知道。」銀妞兒搖搖頭。

「要是有人給你一桿槍，或者給你一把斧頭，你看見鬼子兵來了，你打他不打他？」

馮文淑問道。

「大家打鬼子兵，俺也打。」銀妞兒爽快地答道，過後她又懇切地問：「先生，你們也打嗎？」

「鬼子兵是我們大家的仇人，是我們全中國人的仇人。我們沒有哪個人不打鬼子兵。要等到把鬼子兵趕走了，大家才過得到安寧的日子。」馮文淑忽然揮着手演講一般興奮地說。

「先生，真的鬼子兵當真必到這兒來嗎？」銀妞兒臉上雖然沒有畏懼的表情，但是在馮文淑閉了嘴，周欣沒有即刻開口的時間中，還有點耽心地問道。

這時曾明遠同張利英把銀妞兒的母親（抱小孩的婦人）招呼到門邊去講話。

「不要怕，鬼子兵打不到這兒來的。」馮文淑憑着她那單純的信仰勇敢地答道。

拿着鉛筆在作速寫的姚民瑞忽然笑起來，開玩笑地說一句：「你保險？」

「只有漢奸才希望鬼子兵打過來。」馮文淑故意做出嗔怒的樣子倔強地答道。

「好個公式主義者！」李南星移動着他的鷺鷥般的長腿，大步走過，聽見這話，不禁讚了一句，也不看馮文淑，就拿着東西走出去了。方天行和吳平在外面等候他。

馮文淑微微紅了臉，擡起眼去看李南星。在外面狗忽然汪汪地叫起來，接着起了吳平的清脆的笑罵聲。銀妞兒的母親，笑容滿面，張着嘴接連說：「先生們太好了，俺說不敢要這麼多……給先生燒飯算得什麼呢？……都是先生們自己的大米……還要你們給錢，每回給這麼多……你們先生們都是爲國家做事，遠遠地到俺們這小地方來，喫也沒有好喫的，喝也沒有好喝的……你們還要給這麼多錢……俺收一半就是了……俺沒臉多要先生們的錢……俺謝謝先生們，真是謝謝先生們，俺妞兒的爹在外面曉得，也要

謝謝先生們的……多歇一會兒罷，今天熱得很，多喝兩碗茶也好……銀妞兒，銀妞兒，你看茶喝光了沒有？再給先生們燒點茶來……」

銀妞兒馬上答應着就跑開了。她提了瓦壺進裏面去。周欣把畫捲起來。她看見姚民瑞還在旁邊動着鉛筆，便說：「畫了幾張了？給我看！」她伸過手去。

「不要動；你等他畫完罷。」姚民瑞沒有理她，倒是在旁邊專心看他繪畫的他弟弟姚民鋒着急地阻止道。

馮文淑已經走到張利英旁邊了。銀妞兒的母親正把鈔票揣在懷裏，紅着臉露着感激的表情，像要把心掬出獻上似地說：「先生們，請坐呵，請坐呵，俺給先生們拿把扇子來……真熱呵。」孩子在她懷裏睡着了。她不措拭額上積滿的汗珠；蒼蠅飛上她的左頰，釘在那裏，她也不把牠驅走。她還預備去爲他們找扇子擡板凳。

「王大娘，你不要動了，我們就要走的。」張利英感動地勸阻道：「我們還有許多事情。」

「天熱呵，坐坐不妨事的。你們先生們也太辛苦了。」王大娘誠懇地挽留道。

「我們要走了。我們天天來的，你不要客氣，反正下午還要來。」曾明遠溫和地答道。

「走罷。」李南星開始催促道。周欣和姚氏弟兄也拿了各人的東西走出來。

王大娘看見挽留不住他們，只得惋惜地說：「茶就要燒好了，喝碗茶再走吧。」她又懇切地吩咐道：

「先生們，下半年早點來呵！」

六

鎮上充滿着陽光、灰塵和蒼蠅。低矮的屋前擺着熟習的樸素的臉。迎接這一行年青工作者的都是親切的眼光。在大樹旁邊小蓬萊飯館門前，一個胖子敞開衣服坐在板凳上喝茶。

「曾團長，從哪兒來？有啥新聞？喝碗茶吧。」胖子熱誠地招呼曾明遠道，他拿着扇子站起來。

「我就要到城裏去，剛才喝過茶了。」曾明遠笑着答道。

「天熱呵，進來坐坐吧，先生們都很辛苦，請進來喝碗茶。」胖子謙恭地邀請道。

「不坐了，時候不早了，我還要趕着今天回來。」鄭老板，都是熟人，你何必客氣。」

「各位都到城裏去？回來請到小店喫飯。」鄭老板堆着滿臉笑，望望其餘的團員。

「不，只有我同李同志兩個人去。他們在鎮上有工作。」曾明遠說着伸手指了指李南星。

「鄭老板，我們後天要演戲，你看不看？」馮文淑同周欣等一路講着話走過來。她站在樹下，高興地對胖子說。

「一定看的，是不是還是在李家祠堂裏演戲？」胖子興奮說。這在他是一個好消息。「編的新戲嗎？」

「對啦，」兩個字答覆了兩句問話。

「鄭老板，你一定要看，我們馮文淑同志演主角，很——」吳平頑皮地拍拍馮文淑的膀子對鄭老板說。他信口說下去，但是說到「很」字，他覺得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形容詞了，遲疑一下，連忙湊數似地說出「熱鬧」兩個字。

馮文淑瞪了吳平一眼。鄭老板卻滿意地答道：「那一定的。馮先生上回演戲俺看過，和真的一樣。」

聽說要演戲，隔壁店鋪裏的人都跑過來，有男有女，有老有小，大家圍着馮文淑幾個人絮絮問話。

鄭老板再邀請曾明遠等進館子喝茶，曾明遠仍舊辭謝，這次卻拉着李南星走了。剩下的同志便分散開，開始做各人的工作。

吳平同着姚氏弟兄，拿着寫好的壁報，走到李家祠堂門前，在牆上貼起來。好幾個人，跟着他們走到那邊去。

「快看呵，鬼子兵殺人！」一個六七歲小孩看過圖畫後激動地嚷着，往斜坡下面跑了，他也許是去喚他的同伴。

馮文淑、周欣等仍還被那些愛問話的人包圍着。她們必須回答那些似乎就沒有完結的問話。張利英和方天行走開辦事去了。王東還留在他們身邊，但是他的嘴這天卻彷彿不大靈活似的，他說話特別少。

「周欣，把你那張漫畫拿出來，」馮文淑忽然想起了周欣拿的那張畫，彷彿就見到

一股閃電似的，臉上露出興奮顏色，她低聲提醒周欣道。

周欣點點頭，就把圖畫展開來。馮文淑連忙介紹道：「請大家看看周同志的這張畫。」

衆人的眼光全射在一張宣傳畫上。人聲嘈雜着。臉和手爭先地擠過來。一些人憑着自己的單純的思想發表議論。同情和憎恨開始在這些人中間發生了。

周欣像一個傳教者似地拿着畫講說起來。還是那同樣的解說，那同樣的淺顯道理，那同樣的帶煽動性的語句，直訴於那些樸素的心。

對於馮文淑這全是聽熟了的話，但是她仍還靜靜聽着，甚至帶了讚賞地聽着，她有點羨慕周欣那張會講話的小嘴。後來她也不能夠沈默了，她不時發言補充周欣的解釋。她們的話語在聽話者的心中產生了影響。同情和憎恨漸漸增加。聽衆數目也在增加。人聲仍還是嘈雜着。這中間可以聽出咒罵鬼子兵的話。空氣變成嚴肅。聽話者的表情也變成嚴肅。周欣的聲音也和平時不同了。這個身材短小的女孩站在樹下，陽光沒有射

上她的臉，但她的臉上自然地罩着一層紅光，軍帽下面前額積着豆大的汗珠，眼睛發出像要照透人心似的光亮。她揮動着右手。（她手裏展開的那張畫，早交給王東拿着了，同時捏着圖畫紙角的，還有兩隻聽話者的手，那是自然地慢慢伸過來的。）她顯然是被感情和理想，把她帶到另一個境界裏去了，在這時候，——這可以說是她忘記了自己的時候，——鼓動着她的並不是那顆中學女生的心，是一個在苦難中掙扎的民族的心。她是在爲許多人工作，爲許多人說話。所以立在一些年紀比她大的陌生人面前，她可以勇敢地滔滔不絕地講話。不但講話，她還在編造故事，而且像在敘述真正事實一樣詳細地，激動地描寫着。婦人的眼圈發紅了，男人的眼睛發火了。她的嘴吸引了每一隻注意的耳朵。她似乎支配着每一個人的感情。

馮文淑注意到這情形，她感動，激動，並且她也得着大的鼓舞。她似乎和那些人呼吸着同樣的空氣，有着同樣的感情。周欣的話也就是她想說的話。那些人所表現的同情和憎恨，也就是她的同情和憎恨。

陽光似乎在燃燒，心也似乎在燃燒。汗珠聚在每個人的額上。但是大家都擠在小蓬萊前面，忍受着陽光的焦炙。空氣乾燥，沈重，彷彿漫天灰塵都壓下來，重甸甸地壓着每一顆心。

突然周欣的清晰響亮的聲音像一股風吹起，吹散了衆人心上的塵土：

「你們看過這張圖畫，聽過這個故事，你們現在說恨不恨鬼子兵？」

「俺恨！俺恨！」各種各樣的聲音嘈雜地回答着。

「你們要不要打鬼子兵？」

「要打！俺要打！」

「你們怎樣打鬼子兵？」周欣出乎衆人意料地又問一句。

遲疑一下，兩個人先後答道：「俺當兵打鬼子。」別的人一時答不出話來。

「答得好。」馮文淑忍不住讚了一句。

「對啦。」周欣接着說。「該當兵的自然去當兵。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大家齊心

打鬼子，不愁不把鬼子打不跑。有事情的人照樣做事情，不過大家要組織起來，這就是不要你顧你，我顧我的，大家要有一個心。萬一鬼子打來了，我們大家就齊心對付他。我們要當游擊隊，我們的一顆米，一口茶，都不要給他們吃。他們沒有東西吃，就住不下去。」

「他們不要搶嗎？」一個中年婦人耽心地問道。

「我們曉得鬼子們要來了，就把吃的東西都先搬走，他們搶不到什麼的。」馮文淑溫和地解釋道，她的聲音比周欣的清脆。周欣的聲音開始有點乾啞了。

「俺沒槍，怎好打鬼子？」小蓬萊的伙計，十六歲的黑臉癩頭的少年問道。

「沒有槍，不要緊。有扁擔的用扁擔；有鋤頭的用鋤頭；用刀也行，用什麼東西都行！」

周欣叫喊似地答道。

馮文淑看見那個青年的臉上還帶着不大明瞭的神氣，便補充地接着說：

「游擊隊不比得正規軍，用什麼武器都可以。譬如說，鬼子兵來你就躲開，趁他不提防，你就給他一下。他人多，你就讓開，他人少，你追過去打他。他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卻知道

他住在什麼地方，像這樣做，你就只有一根扁擔，也會打倒一個鬼子兵，奪過他的槍來。」

馮文淑把她的關於游擊戰的知識應用了，她覺得還解釋得相當清楚。她看見周欣略帶笑意地看她一眼，她頗爲得意。

「鬼子真的要來，俺就一個人給他一刀，」那個伙計點點頭好像很有把握地誇口道。

發問的自然不只一兩個，周欣和馮文淑必須一一回答着，那種種的問話，她們覺得說話夠了時，馮文淑又提議教民衆唱游擊戰的歌。

這一次王東也開口了。三個人一字一字地教授着，解說着，直到後來一部份人跟着馮文淑的清朗的歌聲唱起來：

「游擊戰，游擊戰……」

有的人不好意思地低聲哼着，有的人臉上現着笨拙的微笑。婦人們好奇地望着那些張開的嘴。年青的人，少年和孩子，男的和女的，唱得都起勁，他們沒有顧慮，也不知道害

羞。

馮文淑們閉了嘴，年青人還用不大調和的聲音繼續唱着。癩頭的伙計即刻端了三碗茶來，客氣地送到馮文淑等的手裏。

「先生，請喝茶呵！」癩頭伙計帶着誠懇的微笑說。馮文淑滿意地接過茶碗，雖然是浮着油的淡黃色茶汁，她也當作上好龍井茶一般地喝了。水是微溫的，她喝了一大口以後，望着周欣，忽然含笑地說：「周欣，我看見你剛才說話的神氣，我想起了電裏面的李佩珠。就是在工會門前廣場上榕樹下面大聲講話的時候。」

「你不要挖苦我，」周欣笑了笑，故意不承認地說。

「你說她是李佩珠，那麼你就是慧了，」王東忍不住，自鳴得意地望着馮文淑插嘴道。

馮文淑冷笑一聲，自語似地說了一句：「我可不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呀！」

周欣嘆味一笑，把最後一口茶嗆了出來。癩頭伙計連忙把茶碗接了過去。「笑什麼？」

笑什麼？」馮文淑追問道。

「看你那一頭濃髮，你倒有點像慧……」周欣答道，她帶了一個神祕的微笑向馮文淑霎霎眼睛，馮文淑知道她還有話嚙了在肚裏，便恫嚇地指指她說：

「回去我再同你算帳。」

王東在旁邊傻子似地微笑着，臉上起着拘攣，嘴唇奇怪地微微地搖動，他似乎想說話，又不敢說出來。

周欣把嘴放到馮文淑耳邊，輕輕說：「王東倒是個戀愛至上主義者。他不曉得爲什麼要跑到這里來。」

馮文淑看了王東一眼，她聽見周欣第二句話，明白那個意思，便搶先答一句：「大概是爲了你。」她得意地笑了。

「哪里是我明明是爲你！」周欣報復地辯道。她指着馮文淑的臉頰：「你看你這對可愛的酒渦。」

馮文淑的臉頰一直就是紅紅的這時紅色突然加深了一點她馬上啐了周欣一口就拿着茶碗往小蓬萊跑去。獃頭伙計雖然也伸過手來，但是馮文淑卻笑着不給他，自己放了茶碗在館子裏方桌上。

「馮先生，你再喝一碗？」胖子老板殷勤地說，「我來給你斟！」他過來拿茶碗。

「不喝了，鄭老板，謝謝你的茶。」馮文淑連忙婉謝地說，她揭下帽子，用手帕揩了一下額上的汗，把軍帽當作扇子搖了搖，預備走出去。

「馮先生辛苦了，不坐坐？」胖子謙恭地陪笑道。

「謝謝你，我還有事情。」馮文淑客氣地答道。她走出了門，忽然又回過頭來囑咐道：「鄭老板，後天來看戲呵？」她笑了笑。「你多找些人來罷。」

「一定的，一定的。」胖子動着他的肥腮連連笑答道。

周欣帶着滿意的微笑在等候馮文淑。一個年青婦人過來向她問一句。她簡單地懇切地回答了。馮文淑聽見答語，知道那個婦人問起出征的丈夫的安全，使用同情的眼光

看看那個婦人是一張端正的黑黑的健康臉子，一對大小合適的眼睛，像在仰看神明似的望着周欣。周欣的答語顯然使她滿意了，她帶着信賴和寬慰的神氣感謝着周欣，愉快地走開了。

「她們才是爲民族作過了大的犧牲的，」馮文淑這樣想着，不覺感動地去看那個農婦的側面影子。

「今天成績還不錯，」周欣不知道馮文淑的心情，她伸手拍拍馮文淑的肩頭，滿意地說。

馮文淑回過頭看看周欣，友愛地說：「你嗓子都叫啞了。熱嗎？」

「還好，我還沒有出汗，」周欣仍還帶點興奮地答道。

「沒有出汗？你臉上是什麼？」馮文淑失聲笑了，她伸手揭下周欣的帽子，彷彿一股熱氣對她撲過來，帽子也給汗水打濕了。

周欣伸手去摸自己的前額，手指上全是汗珠。她自語似地笑道：「我還不覺得，」連

忙用手帕去揩拭，忽然旁邊一個八九歲的男孩，連聲喚着「先生，」遞上一把扇子來。

「你拿回去，我不要。」周欣好奇地望着孩子吩咐道。

「你扇，你扇，」孩子天真地望着她，重複地唸着這兩個字。

周欣拿起扇子，用力扇了幾下。她又看那孩子，他正掉過頭去看後面一個中年婦人，那婦人正對孩子點頭示意。

「這地方的老百姓倒很好，」周欣對馮文淑讚了一聲，「其實我們的工作做得並不夠。」

「到處的老百姓都是好的。只要你對他好，他對你不會差的，」馮文淑感動地說。

「不過這里比我們那邊好得多，」周欣說，不過她自己馬上解釋般地接一句：「我知道我們那里離那個國際都市上海太近了。」她把扇子再搖兩下，就交還給那個孩子，一面道謝說：「小弟，謝謝你，我不要了。」孩子又把扇子拿給馮文淑，馮文淑說不要，孩子固執着要她拿去。馮文淑只好笑了笑拿過來。

「在上海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樸素的人，」馮文淑忽然感嘆地說了一句，她把扇子搖了幾下。「我沒有想到在外面會過得這樣快樂，」她說着，臉上露出明亮的愉快的笑容，一對酒渦十分明顯地嵌在兩頰，就像在西湖划船時槳下去湖面上浮起的小小的水漩。

周欣真想伸手在這酒渦上輕輕按一下。她故意頑皮地問一句：「那麼你現在還想回家嗎？」

馮文淑搖搖頭，臉上仍還現着同樣的愉快的表情。馮文淑歌唱似地輕輕說：「我不想家，我什麼也不想。」但是忽然她臉上飄來一片暗雲，好像她跑得正暢快時突然遇到了阻礙一般。她低聲自語道：「只是我媽媽，就是有時候要想起她。」她不作聲了。

「我也是，」周欣用了帶着懷念的聲音說。她的腦際突然浮起那個慈祥的面顏。她一怔。過後她又暗暗對自己說：「這有什麼用？」她馬上鼓起勇氣對馮文淑說：「們我走罷。」她似乎要用這四個字來驅走那些這時不該有的思想一般。

「好，」馮文淑即刻表示同意。她把扇子還給孩子。

「王東呢？」周欣驚訝地說，她發覺王東已經不在她們身邊了。她們連忙用眼光去找尋，沒有見到。她們以為他先到李家祠堂去了，便向着那方向走兩步。

「王東不要又在做詩去了？」馮文淑想起那晚上王東站在孤墳邊的事情，覺得好笑地說。

「我們叫他一聲看看，」周欣提議說。兩個人都叫起來。她們剛剛叫了兩聲，那幾個跟在她們後面的小孩子中，有個五六歲小姑娘，忽然拉着周欣的衣角接連說：「先生在
那兒。」她們跟隨着她的指引，走入轉彎處松樹下一塊空地，王東被好幾個少年人圍着，他在教他們唱歌。

「不要打岔他，讓他多做點工作，」周欣站住對馮文淑說。

「那麼我們先走罷，反正他會到李家祠堂來的，」馮文淑表示贊同地說。

「我們先招呼他一聲。我們東西都在他那里，我們自己也可以拿一點，」周欣說。

「好，等我對他說，」馮文淑答道。她便走近兩步，大聲嚷起來：

「王東，我們先走了，東西要不要分點給我們拿？」

王東連忙叫那些唱歌的少年人靜下來。他看見她們兩個人來找他，又聽見馮文淑的問話，他心裏非常高興，他便自告奮勇地說：「不必分了，我一個人可以拿的。」過後他又說：「你們等我一下，我就完了。」他這時手空着，東西是別人替他拿着的。

馮文淑馬上帶點命令地說：「我們在李家祠堂等你。你慢點來也不要緊。」她不給王東留個講話的機會，就拉着周欣走了。

李家祠堂牆邊立着幾個人在看壁報，有的人還大聲把字句唸出來。張利英、方天行兩人站在祠堂門前同一個瘦小的穿中山裝的中年人講話。她們認得他是這裏的保長，也是這鎮上唯一的茶館的老板。他看見她們走來，便含笑地打個招呼，樣子十分客氣。

「杜保長，」馮文淑喚了一聲，她們也對他點點頭。

「那麼俺先走了，後天一早在茶館裏恭候，」杜保長垂下手躬躬身子，告辭說。被兩

撇唇鬚蓋着的薄嘴唇微微張開，增加了臉上的略嫌機械化的笑的表情。他向張利英、方天行鞠個躬，又向馮文淑、周欣鞠個躬。四個人先後舉手起來，用軍禮回答他。

「怎麼你們這許久才來？」張利英溫和地問道。

「我們在做宣傳工作，」馮文淑答道。

「王東呢？」方天行問道。

「他在那里教小孩子們唱歌，」周欣回答。

「剛才杜保長來說，前線相當吃緊，敵人逼近六安了，」張利英略略皺着眉頭嚴肅地低聲說。

過了片刻，馮文淑才慢慢地答道：「今晚上曾明遠同志回來，一定有消息報告的。」

傍晚天空還明亮的時候，周欣、馮文淑、王東三個人回到礪堡。快走到門前，馮文淑忘了這一天的工作帶給她的疲倦，高興地對着那個屹立在小坡上的灰色建築揮手，大聲喚道：

「方羣文……方羣文同志！」

從「槍眼」裏傳出來熟習的應聲，聲音不高，卻含着喜悅。

「她一定沒有睡倒，」馮文淑寬慰地對周欣說，她提着那個放東西的印花布小口袋，帶跳帶跑地撲到礪堡門前。

門打開，方羣文帶着親切的笑臉來迎接她。

「今天倒早呵。就只有你們三個人？」方羣文友愛地驚喜地說。

餓？」

馮文淑把一個印花布小口袋交給方羣文，笑着說：「饅頭餅子都買回來了。你餓不

「還好。我剛才還在門口散了一陣步。我想等你們回來。後來又想時間還早，就進去了。」方羣文答道，她一面把手伸進口袋裏去拿東西，摸出兩塊餅子來。「你們不吃？」她問了一句。

「我們很飽，」馮文淑答道；「我還怕你會睡倒的，看你上午臉色不大好。」

「我回來睡過一覺，就不覺得怎樣了。大概是人非常疲倦，天氣又熱。楊同志倒還在睡。」

「楊同志怎麼樣？真的又在打擺子嗎？」周欣關心地插嘴問道。

「是倒是打擺子，不過好像並不厲害，他一直蓋着鋪蓋在睡。先前醒過一次，喝了大半杯水，又睡了。現在只蓋着一張毯子。」方羣文一面吃餅子，一面答道。

「要不要叫他醒來吃點東西？」馮文淑向方羣文問道。

「我看用不着，還是讓他睡罷，」周欣接着說。

「你的意思不錯。他不想吃東西，就不必讓他吃。他倒是多休息好。這些天他也夠累了。而且他又比別人更性急，」方羣文關切地說，她的聲音不高，好像她就心楊文木會在樓上聽見似的。

「你吃饅頭罷，大概還是熱的。我們動身時候才在小蓬萊拿的，」馮文淑看見方羣文又伸口袋裏去，想起了那六個熱氣騰騰的饅頭，便熱心地提醒道。

方羣文拿出一個饅頭說：「果然還是熱的，」便把牠送到嘴邊。馮文淑和周欣不轉睛地望着她的嘴動。

「你喝水嗎？王東的暖水瓶裏有，」周欣問道。

王東正望着那一片晚霞似的楓林出神，聽見周欣的話，便警覺般地轉過身子，連忙說：「我這里有。」他解下了掛在胸前的暖水瓶。

「那麼請給我一點，」方羣文客氣地對他說。

「我就倒給你。」王東懇切地說。他取下瓶蓋，斟了大半杯水，在裏面遞給方羣文。他又帶笑地說：「方同志，你還是坐下來吃罷。」他的態度很誠摯，似乎完全忘記了方羣文在晚會裏大窘他的情形。

方羣文就在門限上坐下來，慢慢地吃着饅頭喝着水。門限上還可以坐一個人，周欣卻在她腳邊地上坐了。馮文淑還站在前面，她便對馮文淑說：「馮同志，在這里坐罷。」馮文淑答應一聲也就坐了。

王東伸一隻手過來，問道：「方同志，再喝一杯罷？」

「對不起，我不要了。」方羣文道謝地動了一下身子，把瓶蓋遞還給王東。她又問馮文淑：「怎麼他們還不回來？我還以為你們會一道回來的。」

「他們快回來了，現在還早得很。」馮文淑答道。

「那麼你們是爲了帶饅頭給我，才特地趕回來嗎？」方羣文忽然省悟地問道。

馮文淑不直接回答，卻誇口似地說：「你看我們跑得多快。饅頭還是熱的。」

「我還怕你在家裏不舒服，你今天就只吃過早飯。」周欣掉過臉來說。她和馮文淑的臉上都露着親切的微笑。王東也滿意地看着方羣文吃東西。

方羣文沈吟片刻，忽然低聲自語道：「我倒沒有想到。」她埋下頭默默地吃着饅頭。

「你說什麼？」馮文淑好奇地問。方羣文似乎沒有聽見。周欣卻接下去說：「今天王大娘很關心地接連問起你。」

方羣文擡起頭來，她用略帶顫抖的聲音說了一句：「我應該很高興。」她勉強做出一個微笑，但是眼睛已經充滿淚水，透過鏡片發亮了。

「你想到了什麼？心裏還難過嗎？」馮文淑不了解方羣文的心情，那眼淚使她有點驚奇了，她還以為是爲了那件不幸事情，她溫和地安慰似地問着。

「不是，我感激你們。」方羣文突然抓起馮文淑的手緊緊捏着，小半塊饅頭落在地上。

「饅頭掉了，」王東叫起來。

「另外拿一個罷，」周欣馬上拾起那殘餘饅頭，擲到遠處去了。
 「我心裏高興得很，我應該歡喜，飽了還要吃什麼饅頭，」方羣文忍不住爆發似地說。

現在三個同志都明白她的意思了。但是她還加上一句：「大家對我都好。」
 接着是一陣沈默。方羣文取下眼鏡，用手帕揩着眼淚。周欣和馮文淑，連王東都很受感動，但一時都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還是馮文淑先開口，她裝出噴怪的樣子說：「不許你說客氣話。我們這裏原是一個家。大家都是家人，你是我同周欣的姐姐。妹妹給姐姐做點事，還要說什麼好不好？」

「不過我平日對大家都不……」方羣文越發感到慚愧地說。但是不等她把話說完，周欣和馮文淑都先後發言來阻止她。

馮文淑說：「我們不要再說這些話。你看月亮多好看！」她指着高掛在山峯上的一鉤新月，淺藍天幕上分明看得出那個圓圓的黑影，明亮的，閃着金光的只是牠的一小半。

在牠旁邊不遠處，有一顆光輝的小星。好像舞臺上的布景似的……真像。」

周欣要說的是另外幾句話，不過她的聲音被馮文淑的壓倒了。她便閉了嘴，聽馮文淑講話。

方羣文的眼光跟着馮文淑的手指望去。月亮、星、山、天，什麼都沒有改變，周圍靜靜的。沒有一點戰爭景象。和在十年前，五年前，似乎全無分別。但是心境不同了。她的心靜下來，思想卻開始飛行似的路程。在嘉興，在南京，在武漢，到今天，她走了這麼遠的路了。她漸漸地一點一點地在摔掉肩上的重負，心上的黑影。

「只要月亮長明……流水長青……」

馮文淑輕輕地哼起幾句英文歌詞，這是流行電影歌曲中的句子，現在已經沒有人唱牠了。馮文淑受了這環境的鼓舞，不知不覺地在回憶中找着以上的歌詞，照原句唱出來。她並沒有什麼特別感觸。

方羣文有一個時期常常聽見人唱這樣的歌，她知道歌詞的意思。她的思想的旅行

還沒有完結，她自語似地感嘆說：「我做過這樣的夢，可是又給自己添了一身債。今天才覺得心上輕快多了。」她彷彿還看見那條過去的黑黑的路，那裏留着不少她的腳跡。她皺着眉尖用柔和的聲音問道：「你怎麼忽然唱起這首歌來？」她同情地看看馮文淑，她還以為這個妹妹似的同伴心中藏着什麼秘密。

「我看見月亮就隨便想起的，」馮文淑坦白地答道，聲音是很輕快的。

「呵，」方羣文輕輕吐出一個聲音，她禁不住要哂笑自己的多疑和敏感了，但馮文淑的答話也使她得到一點寬慰。「在這裏不過我一個人有那不幸的遭遇，」這樣想着，她不覺為別人的幸運微笑了，這微笑裏自然還帶了一點淒涼味。

馮文淑不知道方羣文的這樣的心情，她又繼續唱起英文歌，王東站在前面低聲和着。

周欣沒有唱，她便向方羣文嚴肅地講話：「聽說前方相當吃緊，敵人已漸漸地逼近了。」

「你在哪里聽來的？」方羣文吃驚地問道，「怎麼起先不告訴我會明遠到城裏去了嗎？」

「杜保長說的。會明遠同李南星到城裏去了。他們回來就有確實的消息。」周欣答道。

「你們在鎮上看出什麼沒有？」方羣文耽心地問道。

「鎮上還是那樣子。」

「我們後天還演戲嗎？」

「當然要演呵。」馮文淑連忙停止唱歌，插嘴道：「反正還隔得不近。照這樣打法，總有好些時候才會打到的。」

「不曉得楊文木能不能演？他的病沒有好，當然要讓他休息。」方羣文說。

「剛要演戲，偏偏他又病倒了。」馮文淑略爲着急地說，過後她又改變語調接一句：

「會明遠可以代他演。」

「用不着人代，我自己來演。」忽然從後面飄起來低沈的聲音，她們驚駭地掉過頭。
楊文木像鬼影似的立在她們背後。黑瘦臉上動着一雙發光的眼睛。

「噢呀！」馮文淑低低叫了一聲，連忙站起來。

「不要怕，是我。」楊文木倦疲地微笑道。

「你怎麼就起來了？不多睡一陣？」方羣文關切地柔聲問道。

「我不想睡了，聽見你們唱歌，我下來看看。」楊文木溫和地答道，他兩隻手都撐在拐杖上面。

「你把我駭了一跳，你來了，怎麼不先叫我一聲？」馮文淑定了心，抱怨地說。不過看見楊文木走到下面來，她是很高興的。「你坐罷，」她把自己剛才的坐位讓給他。

「楊同志，你現在覺得怎樣？好些沒有？」周欣問道。

「大概不要緊了。起先那一陣真不舒服，直想倒下去。不然我會跟你們走到鎮上去的。」楊文木微笑答道，聲音仍還是微弱無力。

「你餓不餓，要吃東西嗎？」馮文淑含笑問道，她指着方翠文腳邊那個印花布口袋：「這裏面餅子饅頭都有。」

「我這裏還有開水。」王東好意地接着說。

「我不要吃。」楊文木說，又望着王東：「勞駕給我一點開水。」一個蚊子飛上他的額角，他揮一下手，略帶厭煩地說：「蚊子真討厭。」

聽見楊文木的話，馮文淑和周欣也覺得臉上手上在發癢。她們默默地用手搔搔幾下。

楊文木拿着瓶蓋，喝了三四口，忽然問道：「你們剛才說打到什麼地方？有什麼不好消息嗎？」

「說是前方吃緊，敵人漸漸逼近了。」馮文淑略帶興奮地答道，「我看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打到的。」

「這回武漢外國戰也把敵人拖得夠久了。」周欣說，「看這情形我們還可以在武

漢過年。

「豈但武漢過年？我們還希望到南京過大年夜！」馮文淑興奮地大聲說。

「你們也太樂觀了，」方羣文溫和地責備道，「盡做好夢。」

「年青人自然應該樂觀，難道你要我們學那些失敗主義者？」馮文淑理直氣壯地說，她清朗地笑起來。

「不過你們的夢做得太大了。我看要在武漢過年也不很容易，」楊文木搖搖頭說，「我們做得太慢，敵人比我們快得多。我們剛剛做得有點成績，敵人就來了……」

馮文淑不願意聽楊文木的苦惱的聲音，便故意打岔道：「敵人來了，我們就打擊他，打不贏，我們還有游擊戰。」

「你說游擊戰？」方羣文疑惑地說道，「我們還沒有把民衆組織好。宣傳工作也做得不夠。恐怕效果也很小。」

「的確，我們做得太不夠，我們的工作太差，」楊文木接着說。

「那麼做呀！努力做呀！我們現在還有時間，老百姓又相信我們的話。譬如今天周欣我們幾個人訪問兩處農家，效果就比以前好，一次比一次進步，反應漸漸地強烈了。」馮文淑興奮地爭辯道。

「你們還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並不是愛說洩氣話，我不過比你們想得多一點。我又不是失敗主義者，」楊文木痛苦地吃力地慢慢辯解說。

「那麼我們不要再講下去了，文淑，你看楊同志病還沒有好，你不要故意同他爭，」方羣文像姊姊似地吩咐馮文淑道。

馮文淑應聲：「是。」她轉身向外面，山坡下一切全沒入黑暗中。山坳裏浮着稀疏的燈光，因了黃色才不致被誤認作山間四處飛動的點點螢火。新月仍嵌在深藍色的天上，遠遠的山峯猛獸似地在月下蜷伏着。微弱的月光照不出山中的景物，只在那一面撒下一點金輝。從這里望去，那地方就像是一片海面，海水戴着輪船的燈火浮動。

「你們看，那里真美，真像一片海！」馮文淑忽然拍手歡呼道。

周欣響應地站起來，到馮文淑身邊去看她說的那美麗的海景。

王東自然附和着她們。方羣文和楊文木連看也不看一下。方羣文帶着好意地批評道：「真像一個小孩，總是這樣高興，這樣愛動。」她又側頭對楊文木說：「你不要同她辯，你講不贏她的。」

「她沒有經過我這樣的遭遇。有些事情她還不知道，」楊文木嘆息般地说，「這也不怪她，各人看法不同。」

「究竟是她年紀青，環境好，我倒有點羨慕，」方羣文說，她對馮文淑現在抱着大的好感。「不過，」她的話頭又轉到楊文木身上，「你性子也太急一點，做事情有時候越要快，越做不好。其實誰都願意做得快，成績多，可是也要受物質條件的限制，我們能力也不強。」

楊文木不作聲，他在思索方羣文的話。另一個思想忽然抓住他，他忍不住喃喃地自語道：「並不是我性急。七年了。我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才能夠回去。我不知道在那里還

能夠找着幾個家裏的人……」

「他們回來了，」馮文淑高興地叫起來。

方羣文感到一股熱氣透進心裏，她歡迎這消息，但是她不去理會馮文淑，她卻同情地安慰楊文木道：「你也不必難過。難過也沒有用。最好還是不去想牠。我也是一樣的情形，也曾讓那些回憶折磨自己。現在我應該把牠忘記了。這樣對自己也只有好處。」

「方同志，你也失掉了家？」楊文木感動地問，他想不到這個不喜歡講自己過去的女同志也有着類似他有過的遭遇。

「我父母本來早死。八·一二以後夫家全家炸光了。最近得到信證實了這個消息，」方羣文懇切地向楊文木說出她的身世，這些話以前只有張利英聽她說過。相同的惡運使兩顆心互相接近，楊文木取得了她的信賴。

「呵，」楊文木悲嘆地吐出這聲音。他的遭遇在方羣文的簡單的敘述以後突然減去了陰暗的顏色。他覺得似乎有一隻手提起他心上的重壓，牠即刻減輕重量了。他開始

忘記自己，想起別的不幸的人。他想幫助她，他想減輕她的惡運的重擔，第一是用話語。可是同情不斷增加，他的嘴卻找不到適當言詞。

馮文淑和周欣在那邊講話，王東的快樂聲音，夾雜在那兩女孩的清脆的笑語中間。周欣的聲音，有時略帶嘶啞。馮文淑的聲音，驕傲地，悅耳地，壓倒一切。那三個同志與高彩烈地談論着，似乎故意把方羣文和楊文本留在門限上，讓他們有互相表示同情的機會。

「方同志，我一定聽你的話……你比我更不幸，你都受得住。我也應該忍受下去……我一向總以為自己遭遇和別人不同，把什麼事都悶在心裏……我只知道抱怨別人……其實我不及你，我比你差得遠，」楊文本激動地說，態度十分誠懇，他好像要把他的胸懷剖露給她看一般，他的話語卻因此反而成了斷斷續續的。他沒有能夠一口氣說完他的話。

「你不要客氣。都是一個團體裏的人，就該像姊妹兄弟一般，還用得着客氣話。怎麼說你不及我？」方羣文帶笑地說，夜漸漸發涼，但是她和楊文本都覺得身上暖起來。同情

關切和了解增加了他們心上的溫暖。方羣文還有話說，然而機會失去了。她聽見吳平和姚民瑞的聲音，於是眼前電光飛舞，那些人就向門前撲來。

一股電光射到方羣文臉上，她的眼睛畏怯地眨了幾下，她看不清楚對面的人臉，她叫了一聲「阿」，連忙用手去保護鏡片下的眼睛，她聽見吳平的喜悅的聲音：「你們都沒有病倒！」這聲音在她耳邊響着，顯得很親切。她便姊姊似地說：「小孩子，不要拿電光亂照。」又問：「你們都回來了？」

吳平沒有回答，只願講他自己的話：「楊同志，你的擺子好了？我們在路上還惦記着呢！」

楊文木溫和地笑了笑，說話聲仍還是低微的：「我這個老朋友，總不肯忘記我，時時來光顧。不過他畢竟還客氣，不肯多同我作難，所以我又坐起來了。」

張利英的溫柔的聲音在陰暗處撫慰般地響起來：「你們都在這兒？餓頭吃了嗎？我還怕你會不舒服。」

「吃了。楊同志沒有吃，他不覺得餓。我還好，倒休息了大半天，只是你們辛苦了。」方羣文覺得心上一陣暢快，懇切地甚至還帶點歉意地說。

「張同志，聽說前方吃緊，你們又聽到什麼消息沒有？」楊文木忽然嚴肅地問道。

「現在還沒有什麼要緊，我們軍隊後退了倒是真的，不過還守得住新的陣地，自然敵人是漸漸逼近了。」張利英安靜地答道，顯然她在避免說使人耽心或引起人焦慮的話。

「那麼我們的工作情形會有變動罷？」楊文木沈吟地說。

「現在還不曉得，要等到會明遠回來才清楚，看司令長官部那方面怎麼說。不過我想情形並不嚴重，」張利英仍還安靜地說。

「但是據我看，情形是相當嚴重的。敵人進攻既然得勢，要阻擋他們也不容易，他們攻勢太厲害，武器又好。」楊文木還是固執地發表他的論調，張利英的話顯然對他不發生一點影響。「他們到這裏也要不了多少天功夫。我們應該早早準備，免得臨時束手無

策。」

「這里老百姓都很不錯，敵人來了，他們會發動游擊戰的。」馮文淑站在張利英旁邊，頭差不多親密地放在張利英的肩上，她不願意再聽楊文本的那套議論，就插嘴辯駁道。她這時是單憑她的簡單的經驗和直率的信仰講話的。

「不管牠情形嚴重不嚴重，現在總沒有問題，我們用不着板起面孔多談那些話。今天大家累了一天，回來也該休息休息。」姚民鋒也不高興聽楊文本的議論，便不耐煩地嚷起來。他又向着馮文淑說：「馮同志，我們還是痛快地來唱歌罷。」

「好，我贊成。我們唱我們的，誰高興就跟起來。」馮文淑快活地說，她馬上離開了張利英走向姚民鋒那邊。她看見周欣正在同姚民瑞講話，便喚一聲：「周欣，過來，我們一起唱歌。」她說了，一個人對着下面一片黑暗山谷發洩胸中悶氣似地大聲唱起來：

「誰願意作奴隸？誰願意作馬牛……」

參加唱歌的只是一部分同志；張利英、方天行兩人還在那里同楊文本、方羣文談話。

方羣文問到這一天在鎮上工作的情形，他們不得不詳細地說明。在談論中，四個人都盼望着曾明遠、李南星回來給他們報告一個確定的消息，但是周圍沒有一個人的脚步聲。歌聲停止了，馮文淑們笑着講話，聲音還是無掛慮、愉快的；此外就是蟲子的叫聲。那些小生物似乎也在快樂地唱歌。

唱歌的同志們，也盼望曾明遠兩人回來。一首歌唱完了，沒有動靜，馮文淑的聲音又領導着唱起第二首歌。歌聲使人興奮，使心情高揚，使愉悅感情滲透一個人的全身，自己的聲音和別人的溶合在一起，感情也和別人的溶合在一起，這成了一股力量，第一就吸引了自己的心去，漸漸地牠衝散了黑暗，造出來一個另外的世界，自己的心就進到了那裏去。馮文淑確實有着這樣的感覺，她輕快地不時搖着頭，揮動着手。她的喉管似乎成了歌聲的無竭盡的泉源。她沒有疲倦，只有暢快。她望着那黑暗山谷漸漸亮起來，燦爛地開起一片美麗的花朵，她望着那片黑暗開始對她微笑。她忘了曾明遠，忘了這碉堡前的一切。她只顧快樂地溫暖地唱着，唱着。她不去分辨哪些是自己聲音，哪些是別人聲音。

在碉堡門前談話的四個人，仍還繼續談話。除了方天行外（方天行的心早被歌聲吸引去了），歌聲對他們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他們帶點焦慮地盼望着曾明遠回來。

「是不是他們不回來了？或許司令部有什麼事情留着他們，」楊文本自語似地說。他感到一點疲倦。

「他們說過要回來的，」張利英道，她想起了曾明遠動身時對她說過的話。不過她這時有點不能確定了。她想，他們或許被什麼事攔了不能趕回來，也未可知。她也聽出楊文本的聲音中的疲倦，就柔聲勸他說：「楊同志，你上樓去休息罷。你剛打過擺子，應該小心保養呵。」她又對方羣文說：「方同志，你也不要等他們了。你還是早點休息罷，你今天幸好沒有生病。」楊文本果然努力撐着手杖站起來，方天行正站在旁邊，連忙伸手扶他一把。張利英又說：「我們再等一下，他們不回來，我們也要上樓工作了。」她看見方羣文不肯走，楊文本也說要再等一陣，便下了決心對方天行說：「方天行同志，我們陪他們上樓去。」

方天行的回答是打起手電照路。四個人終於走進了碉堡。他們在樓上燃起油燈，整理了各人的鋪陳，外面歌聲突然停止了。

「怎麼他們不唱了？該不是曾明遠回來了罷？」方天行疑惑地自語道。

方天行的揣測並沒有錯，曾明遠和李南星正跑得氣咻咻地回到唱歌的同志中間了。不久他們就被那青年青人擁上樓來。

「方同志，你有一封信，」李南星遞了一個西式信封給方天行。他還問一句：「你太來的罷？」

「謝謝你，」方天行高興地接過來，就拿到燈前看去。

「曾同志，有什麼消息？」楊文木焦急地問道。

「沒有什麼要緊的。我們後天還是在鎮上演戲，」曾明遠帶着微笑慢慢地回答。他揭下帽子，頭髮上還在冒着熱氣。

「不是說前線吃緊嗎？」方羣文接着問道。

「說是快逼近六安了，不過司令長官部的人很樂觀。今天下午還接到前方報告，打得很好，敵人的攻勢被擋住了，六安在最短期間是沒有問題的。」曾明遠鎮靜地答道，他的樣子很愉快。他把領扣解開，親切地望着楊文木問道：「楊同志，你擺子沒有發？」

「現在過了，」楊文木答道，他又把話題轉回到戰事上去，「不過我們應該早點準備，不要因為樂觀，就把該做的事情放棄了。」

「是的，」李南星接着說，「司令長官部還提到要我們準備搬回城裏去，我和曾同志談過，等演過戲再說。看大家的意思怎樣？」

「我想稍微等一下，就開晚會，我還有些事情要報告，」曾明遠道。他看看大家，又說：「下個月補助費已經領來了。」

馮文淑跪在自己的鋪上，點了蠟燭，讀着她哥哥從上海寄來的信。她一面看，還不時對坐在她身邊的周欣說：「我哥哥怎樣，怎樣……」她說着又欣喜地吃吃在笑。

周欣卻對馮文淑敘述她母親在上海的生活。她也低着頭在讀她母親的字跡。她也

像馮文淑那樣地又說又笑。

張利英走過來，像一個姊姊對被溺愛的妹妹說話：「你這兩個小孩子老是在笑什麼？要開會了。」

「等一下罷，我就看完了。姐姐，我告訴你，媽媽給我兌了一百塊錢來，我哥哥加入了海燕劇社，馮文淑像孩子似地興奮地仰頭看張利英，笑着說。

「你媽媽倒很關心你。你哥哥不是在什麼洋行裏做事嗎？」張利英溫和地問道。

「不，他已經離開了，現在進了大美晚報。他也熱心地在做抗戰工作了。」馮文淑得意地說。「他們在上海做了好些事情。他現在同劉波很好，海燕劇社就是劉波那班人組織的。」

「這倒是好消息，」張利英答道。她也認識劉波，而且在她離開上海前，還和他在一個聯合團體裏一同做過工作。她又問一句：「你媽媽呢？」

「媽媽很好，她現在回鄉下去了，說是秋天再出來。」馮文淑愉快地答道，她埋着頭

繼續在看信。

「我姆媽看見我那張照相，開心得很，她說我比從前胖了。」周欣摺好信笑容滿面地對張利英說。「她叫我不要想家，她說我在外面做事，她很放心，要不是她年紀大一點，她也會趕到我這里來的。她還叫我代她問候你。」

「問候我？」張利英驚訝地說。

「我寫信告訴姆媽，我有了一個姐姐，所以姆媽問候你。」周欣解釋地說，她又用親切的語調，說起另一件事情：「我妹妹跟着學堂裏先生到孤軍營去過，她說她看見謝團長，她們小學生還唱歌給兵士們聽，大家高興得很。」她還想說下去，但是李南星邁着長腿走過來，溫和地又帶嚴肅地打岔道：

「現在要開會了，你們有話，等一陣再說罷。」

這是一個灰色的陰天。早晨太陽還露了露面，不多時牠就躲藏在厚雲堆裏了。有一點風，天氣變得較涼爽。到下半年，那一疊一疊的灰雲還是沒有要散的樣子。可是人並不覺得在這天會看見雨點。

曾明遠一羣人便喜歡這樣的天氣。下午他們的戲按時開演了。地點是鎮上李家祠堂。土塔作爲舞臺。一張藍幕分開了他們和觀衆。演員在裏面化裝。曾明遠立在幕前對觀衆講話。

147

在這樣的場合裏講話，這大半年來，曾明遠已經有了不少經驗。他望着那各種各樣的頭，那無數差不多帶着同樣表情的誠摯的臉，話語很自然地從他的嘴裏出來，就像噴泉那樣，沒有一點停滯。預備好了的腹稿給感動加上了血肉和感情，於是很容易地打進

了聽衆的心。和這鎮上的民衆講話，這不是第一次，他和他們已是相當熟識。時間和接觸把他和他們中間的距離拉近了。他決定仍還對他們講些真實的樸素的話。

他講的自然還是關於打日本鬼子的話。不過因了敵人的逼近，他必須說些更緊要，更急切的事。組織民衆發動游擊戰，成了他這次講話的中心點。他要用淺顯明白的語言，把一個堅決的，共同的意志打進那無數聽衆的心中。他起初親切地說着，爲了使人容易了解，他還舉出一些實例。事實有的是很慘痛的，這激起了他的悲憤和仇恨。漸漸地他的聲音高起來，手慢慢地捏成一個拳頭，厲害地揮動着。他墮入在興奮裏，調子成爲慷慨激昂的了。

他說得多，而且比他自己預計的還多，他的口的確成了無窮盡的話語的泉源。他在敘述慘痛殘酷的事實，這類事他確實見到，聽到太多了。像一個人受了一輩子的冤屈，如今遇到一個親人，他得從頭至尾傾吐出來。所以對着那些親切誠樸的老百姓的面顏和無數不轉動地殷殷望着的眼睛，他簡直止不住他的話頭。

淚水從一些女人的眼睛裏迸出來，人叢中響起各種表示同情或憤慨的聲音。誠摯的言語得到誠摯的回應。曾明遠的心感到一陣暖熱，勇氣增加着，他忽然忘了自己似地大聲叫起來：

「鬼子兵搶佔了我們的地方，殺死了我們的親人，燒毀了我們的房屋，他們不讓我們活，不要我們做人！我們要打鬼子！我們要趕他們出去！」

有些年青人響應地大聲叫起來。不管男或女，老或幼，大家都相信曾明遠的這樣的話。而且在聽了那許多慘痛殘酷的血淋淋的事實以後，誰都覺得上面這段話是唯一的合理的結論。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有着一個同樣的思想：「我要去打鬼子。」

「爸爸，給俺一支槍，俺去打鬼子，」一個十歲上下的孩子興奮地對他父親說。

孩子的父親便是杜保長，他慈愛地看孩子一眼，過後帶着微笑答道：「你還小啦。」

「俺要去！俺要跟你去，俺要學打槍，」孩子這樣糾纏着父親。

「不要急，等到鬼子兵來，俺帶你去打，」父親撫慰似地說，他拍了拍孩子的光頭。

一個穿短衣的年青男子，同旁邊一個梳大辮子的十七八歲姑娘講了兩句話。

大姑娘略略紅着臉，兩隻滾圓的眼睛盯了他一眼，笑着輕輕說：「你去，俺等着你回來。」

「鬼子打來了，你不是沒人管？」男人故意這樣問一句。

「鎮上又不只俺一個人？俺跟着俺家，跟着大夥兒打鬼子。」大姑娘不加思索勇敢地爽快地說，其實她心中還沒有確定的計劃。

會明遠已經把話頭扯得很遠了，這時才連忙收回來，他接着說起怎樣打鬼子的辦法。他說得很詳細，很具體。他很快地就說到了游擊戰。

「俺知道，俺要做一個游擊隊！」銀妞兒穿得乾乾淨淨的立在人叢中，這時忽然高興地對她的母親說，她母親抱着小孩站在她旁邊。

「你不怕鬼子兵比豺狼還兇的？」母親故意恐嚇地說。這里小孩們害怕豺狼，據說有時候在靜夜裏還可以聽見狼叫。

「我不怕，我恨他！」銀妞兒驕傲地答道。她一面把眼睛掉向臺上，看了看曾明遠，臉上露出一個得意的笑，好像說，這個官長，這個先生一定喜歡俺的主意。

「你不怕，就好啦；下回我們向官長討支槍，」母親說，她也把眼光射到臺上去。她用信賴，尊敬的眼光看曾明遠。孩子在她懷裏動着，並且低聲哼叫，但是沒有發出哭聲來，擾她的注意。

「俺明白，俺明白，一鋤頭打他一個，」小蓬萊的癩頭伙計點頭說。

「俺拿根趕麵棒，也要打死一個鬼子！」鄭胖子拍着大肚子，豪爽地說，他覺得自己一定比伙計更聰明，更勇敢。

癩頭伙計聽見曾明遠後面的話，又贊同似地重複說：「對啦，大夥兒把糧食都帶走，都藏起來，誰都不賣東西給鬼子兵，看鬼子兵來吃啥，用啥？」

「不，打死他們，也要餓死他們，」胖子老板像一個聰明人似地回答他的伙計。

「你當兵，俺就做個游擊隊，」大姑娘忽然含笑地對年青男子說。

「你會放槍？」年青男子欣喜地看看那張圓圓臉和圓圓眼睛，因為高興才故意輕視地問一句。

「俺不會學？」大姑娘故作嗔怒地瞪他一眼，她又加一句：「俺還會放哨啦。」這也是從會明遠的話裏學到的。放哨，這是一件容易工作，她還可以找她弟弟陪伴她。

年青男子滿意地笑了。

在臺上會明遠加重語氣像在作結論地說下去：

「每個人都要記得今天說的話，鬼子來就沒有我們；我們在，鬼子就死。我們決不要讓鬼子住我們的房屋，吃我們的糧食。他們來就要叫他們都死在這里。我們大家，這鎮上的全體民衆，不論男女老幼，都要和和氣氣組織起來，就好像我們是個大的家庭一樣，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要記住鬼子是我們大家的仇人，是你的，他的，她的，他的。」（他指着一些人的臉）「我的，我們大家的……」（臺下人們紛紛議論着。）

「鬼子打來，大家一齊對付他。你拿槍，你拿鋤頭，你拿刀，你拿趕麵棒，你放哨，你打聽

消息……」曾明遠隨便指着一些人。人叢中起了一陣哄笑。幾個年青的聲音興奮地叫着：「還有我，還有我！」

「我們不要怕！我們現在有了辦法，就不要怕鬼子兵！」曾明遠說了一些別的話以後，忽然捏緊拳頭打出去，大聲叫起來。好些人快樂地響應着：「我不怕！」「我不怕！」

「……不過我們要趁早準備，現在就要準備，在鬼子兵擄還沒有打來的時候，我們就應該組織好。第一我們要使他們到這鎮上來不了，來了也跑不回去……」曾明遠用堅決的語調接着說下去。他聽見馮文淑的聲音在後面催促他，他講完這一段略略停一下，又說：

「現在戲要開演了。各位一定等看戲等得發急了，我不再耽擱各位的時間。看了戲我們還有話同各位講。請各位記住，我們今天演的戲不是隨意編出來的，都是真的事情，像這樣事情到處都有。請各位仔細看，看過仔細想想，想過再向我們說說大家的意見。」他笑了笑，這是誠懇的帶着友誼的微笑，又說：「現在請各位看戲罷。演完戲還要請杜保

長同各位講幾句話。」

曾明遠行了禮，便退去了。人叢中起了拍手聲和歡呼聲。人聲嘈雜，人頭攢動，好像發生了騷亂一般。

鑼聲一響，場子裏馬上靜下來。所有的眼光全射在幕布上。幕拉開，現出另一個世界。留着一撮脣髭的日本軍官驕傲地坐在辦公桌前面抽紙煙。兩漢奸奴隸似地站在他旁邊諂諛地向他講話。

「鬼子！」「鬼子！」好些人低聲叫出來，含怒地伸手指着臺上的楊文木。

「真可恥！做漢奸簡直不是人！」一些人開口罵起來。

「俺抓着這傢伙，當頭就是一刀！」癩頭伙計紅着眼睛罵道。

姚民瑞兩兄弟拖着李南星出來。在觀衆的眼中他們是兩個鬼子兵和一個中國讀書人。發議論的嘴閉住了。大家差不多屏住氣息望着故事的發展。

接着是審問的場面。鬼子軍官驕傲地說話，漢奸們諂媚地奉承。中國讀書人慷慨激

昂地演說，全是帶宣傳性的詞句。李南星像一個戰士英勇地立在臺上，燃着熱情痛快地斥罵敵人和漢奸。話語淺顯易懂，完全是說給臺下一般觀眾聽的，不斷地引起觀眾的大聲讚美。

於是鞭打開始了。演得不怎麼好，但是激起了樸實的觀眾的憤怒。鬼子軍官命令漢奸打自己同胞，單純的心，不能忍受。被打的人雖然叫痛，卻也不停止他的傲慢的罵聲。

「這是個英雄，俺要學他！」青年男子翹起一根大姆指對旁邊那個大姑娘誇耀說。

「你不怕痛？」女的瞧他一下，疑惑地問一句。

「英雄連死也不怕，還怕啥痛？」男的若無其事地勇敢地說。

女的又瞧他一下，讚許地點點頭，過後忽然微微紅起臉來。

姚民鋒兩兄弟已經出去了。他們又拖進來一個中國人。觀眾覺得眼前一亮，這次出現的是一個可愛的少女。她給他們帶來一點新奇的感覺，但是看見她處在一個這樣的境地，他們又有點不安了。從幾個婦女的口中傳出來「嘖嘖」的聲音。

「馮先生，」銀妮兒指着臺上少女對她的母親說。「你看馮先生打扮得多好看。」母親表示同意地點點頭。她一面看戲，一面又要照管手中孩子，不過她的眼睛總是向着臺上的時候多。

少女一出來，就獲得觀衆的同情，她的一言一動，在觀衆的心上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他們漸漸地忘記了她是個穿軍服的馮先生，在臺上她被喚着「月英。」那是她的受難的哥哥。她哭着，掙扎着。她的眼淚引出許多人的眼淚。她的哭聲感動了好些善良的心。

大姑娘用手擦着眼淚，訴苦般地問年青男子：「要是俺也給鬼子兵來抓着，你來救不來救？」

「俺一槍打死他！」男子英雄似地答道。

臺上果然開槍了，打死的卻是少女的哥哥，那個中國讀書人，他即刻倒在地上。年青男子恨恨地罵了一聲。他覺得死的不該是這個人。觀衆的情緒更是緊張了。許

多人在替那少女耽心，大家捏着一把汗，注視着劇情的發展。他們稱讚她那勇敢的態度，和熱烈的話語。這使他們的焦慮漸漸減少，呼吸也漸漸暢快起來。

「俺要像她。她才是個英雄！」大姑娘開顏一笑，得意地對年青男子說。

「你看，你比得上她？」男的故意做出疑惑樣子講話。女的似乎要表示不高興，男的看着輕她的神氣。但是她的注意力被臺上的追逐吸引了。這是類似猛虎捉羔羊的情景。少女的一動一跑，使得許多顆心激烈地跳動着。好些人不能忍耐地要看那少女怎樣逃出鬼子的魔手。

於是她舉起槍。她真的開槍了。鬼子做出感到痛苦的動作，他終於倒了下來。

許多張嘴在吐氣。緊張的心情鬆弛了。大姑娘也噓了一口氣。年青男子也噓了一口氣。他又伸起右手的大姆指，誇獎道：「這個大妞兒真英雄！」大姑娘滿意地笑了。笑的不是她一個。好些臉上都有了笑意。

「好，馮先生把鬼子官長打死了，」銀妞兒讚美地說。

接着是先前被遣出去的鬼子兵和漢奸們進來，軍官倒了，手槍捏在少女的手裏。他們卑屈地向她求饒。少女開始講一篇宣傳的話，這也是特爲說給觀衆聽的。於是漢奸覺悟了，鬼子投降了。漢奸做了游擊隊，鬼子做了俘虜。一切進行的十分順利，增加了每個觀衆的樂觀和勇敢。

最後馮文淑借着少女的嘴，說了一大段關於游擊戰的話，主要意思和曾明遠起先說過的差不多，不過這時候她的話特別容易打進觀衆的心。在臺下有人暗暗點頭，有人發言表示同意，有人大聲讚美。

「俺要跟她當游擊隊，」杜保長的孩子跳躍不止地說，他拚命拉他的父親的手。

「再等兩年罷，你還小，」父親溫和地安慰他。

「打鬼子是不管老小的，」孩子忽然帶着大人氣答道。

「好好，我請馮先生帶你去當個小游擊隊，」杜保長笑着說，他撫摩一下孩子的臉頰，頰上還是潤濕的。父親伸回手，慈和地問道：「你熱不？」

「我不熟，」孩子答了一句，就大聲跟着臺上的人去喊口號了。臺上和臺下終於打成了一片，雄壯的聲音似乎就要震破祠堂的瓦屋。

幕拉攏來，關住了一個令人興奮歡快的熱烈景象。一些渴望的眼光仍還留戀地望着舞臺，似乎盼望着那個燃燒着熱情的美麗面顏又在那里出現。

臺上響起脚步聲，四個同志穿着整齊制服，走到幕前，就並排立在臺上，方天行也走出來，恭敬地帶着微笑地向臺下觀衆行了一個禮，然後轉身向裏面對着四個同志揮動他的指揮棒，唱起了那叫做游擊隊的歌。

「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我們都是飛行軍，

哪怕他山高水又深……」

這雄壯的歌聲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提高着觀衆的情緒，不住地升高升高……但是

突然人叢中發生了一個小小的騷動，把這情緒攪亂了。私塾的先生王老師帶着十幾個學生從離鎮兩里多路的村裏趕來。一進到祠堂裏面，那些學生便往人叢中鑽動，很快地就消失在堆滿了祠堂天井的人羣中間，只留下一點嘈雜的聲音。王老師帶笑地眯着他的近視眼，拿着旱煙桿，安靜地走過人叢中，人們都客氣地給他讓路。他一路上只顧點點頭，一步一步地走到前面去。等他找到固定地方把心靜下來時，歌聲就忽然終止了。但是他依然帶笑地望着臺上，他開始吸他的旱煙。

臺上又唱起另一支歌。這是一部分人熟習的游擊戰。聽見這歌聲，有些年青人臉上發亮了。他們的嘴終於忍不住跟着臺上唱起來。

歌聲停歇，同志們退進幕後去。王老師掉頭往左右前後看看，他移動幾步，去招呼了杜保長。杜保長客氣地同他講話。他也很很有禮貌地回答着。

鑼聲吸引了每個人的注意。幕拉開。臺上現出一老一小的賣藝人：穿藍布大褂束腰帶，鬚髮花白的老頭子，和一個穿着花布衣服，垂着大辮子的小姑娘。

「各位先生，各位觀衆，我的師傅要我唱一個歌。」女孩子聲音清脆地對臺下講話。她天真地一笑，兩頰立刻現出一對酒渦來。她開始唱起一支悅耳的小調。這首歌使得大家都滿意，他們想唱得真好聽。許多人大聲叫着好。

老頭子吩咐小姑娘再唱，小姑娘順從地又唱起了那首「九·一八」小調。聲音還是那樣地清脆，但是她唱到中間，忽然流下淚來，她的喉嚨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似的，她只能吐出斷斷續續的幾個字音。

「她爲啥哭？」銀妞兒奇怪地問她母親。

「她想起她家，她一家人都給鬼子殺死了，」王大娘感動地回答，她的眼圈也紅了，「可憐呵。」她是看過這戲的。

「馮先生，」銀妞兒想了半響，忽然指着小姑娘叫道。

老頭子生起氣來，他逼着小姑娘再唱，她始終唱不下去。他又逼她練把戲，她也練不好。一個活潑的小姑娘現在成了一個可憐的孩子。有些觀衆同情地說：「就讓她歇歇吧。」

但是老頭子卻拿起鞭子打起她來。小姑娘哭着用手膀保護自己。

觀衆中好些人不平地議論着。年青的私塾學生接連地發出不滿的叫聲。

「不要打她！不要打她！」有人這樣地叫起來，不過聲音不夠高，被人們的議論聲壓倒了。

「這老傢伙真要不得！」一個學生憤慨地罵着。

「不要打！不要打！」忽然響起這雷似的吼聲。一個長身青年從人叢中跨着大步一下就邁到臺上去。「放下你的鞭子！」他命令似地喝道，一把就抓住老頭子的膀子。這毒年的出現頗使一些人吃驚。但是等到他在臺上站定，和那個老頭子爭吵時，每對熟習的眼都認出那個被鬼子軍官打死的讀書人來。好些跳動得厲害的心現在感到略為寬慰了。

「辦不到！」老頭子固執地回答。

「這老頭兒真狠心，」大姑娘不高興地批評了一句。

「要不是演戲，俺就揍他一拳，」年青男子英勇地答道。

「我偏偏要你辦到！」青年說着，拳頭就立刻落下去。

「打，打得好，」臺下學生壯膽似地喊叫着。聲音從四方八面發出來。

「不要打，不要打，都是自己人，」一個響亮的聲音從人叢中透出來。沒有人注意到

這是姚民瑞的聲音。

老頭子和青年和解了，小姑娘勸止了這場爭鬥。她向那青年說明她和那老頭子的關係，她講說她自己的故事。這是夠悲慘的：家毀了，娘死了，父女兩個逃進關裏來，就靠着賣藝過苦日子。他們本是安居樂業的東北的老百姓。不怪她父親，這都是日本鬼子造的孽。

小姑娘哭着，訴着，很有條理地敘述她的不幸的遭遇。整個場子忽然變得非常安靜了。似乎許多人的心都懸在她伶俐的小嘴上，她說一句話會使許多顆心跳一下。

年老的婦人，中年的婦人都開始在擦眼睛，年青的婦人眼圈也紅了。「好慘！」那個

大姑娘對她的男同伴說了這兩個字。

當小姑娘帶着孤苦無助的樣子，描寫敵人的殘暴行爲的時候，許多人覺得有一隻手在搔他們的心，搔得很重，他們覺得非常不舒服。忽然一個聲音有力地響起來，這依然是姚民瑞的聲音：「打倒日本鬼子，打倒那些禽獸！」

這聲音叫出了許多人的苦悶，於是空氣動了，心也動了，大家響應地齊聲喊起來。人們暢快地呼吸着。

就在這時候，臺上那個青年開始他的有力有理的講說，都是些淺顯的句子，但是連在一起，卻非常中聽。他帶着熱情和慷慨來說服他們，也說服臺下那無數觀衆。他的結論是：不把鬼子趕走，中國人便不能夠過快樂的日子。最後三個人勇敢地齊聲喊着「打倒日本鬼子！」

姚民瑞在臺下領頭，臺下無數觀衆也跟着喊起這同樣口號來。在這喊叫中許多人的心似乎連結成了一顆，爲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在跳動。殘暴行爲和悲慘遭遇似乎都被

勇敢，熱情和堅決意志趕走了，大家的眼前彷彿現着一片光明歡欣的境界。

幕突然拉攏了。牠再被拉開時，全體演員都並排站在臺上。（馮文淑、楊文木、李南星就穿着剛才演戲穿的衣服。）他們跟着方天行的指揮棒的舞動，唱起那首我們是中國老百姓來。

曾明遠和張利英沒有參加唱歌。放下你的鞭子還沒有演完時，曾明遠在臺下正和杜保長講話，忽然有人來找杜保長，在杜保長耳邊輕聲說了兩三句，杜保長把孩子交給那個茶館的伙計照應着，自己帶着嚴肅表情，匆匆走出去了。王老師還立在旁邊，曾明遠便趁這機會和他談論改編課本和向民衆報告新聞的問題，這個現着老相的中年人態度十分誠懇。這是第二次的商量，他們不久便商妥了辦法。但是杜保長仍還沒有回來。曾明遠看見時間逼近了，着急起來，只得出去到茶館裏找杜保長。

杜保長不在那里，據說他陪着三個官長走開了。曾明遠失望地走回祠堂。他把這消息告訴了張利英。

「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恐怕戰事有了變化，」張利英低聲說。

「恐怕是這樣。不過杜保長答應過講話的，」曾明遠沈吟地說，「我們就老實向觀衆報告杜保長有事情走了。」

「不大好，」張利英搖搖頭說，「觀衆會奇怪的，也許還有人會想到前線吃緊的事情，」她突然問一句：「可以不可以請一個人替他講幾句話？」

曾明遠不即刻回答。歌聲在催逼他。他想了想，忽然下了決心說：「就請王老師來講幾句罷。」他不等她再發表意見，就跑下場子裏去了。

歌詠完畢，就是蒙塾先生王老師代替杜保長講話。曾明遠出來向觀衆報告這個消息時，他聽見從臺下各處傳來拍掌歡呼聲。

王老師拿着旱煙桿慢慢地走到臺上，他睜大他的近視眼，看下面，那許多清晰的和模糊的面顏使他臉上浮起一個親切的微笑。他微微搖着頭，像對學生講書似地說起來。他的話語來得慢，也缺少熱情，不過能夠把事情說得很清楚。

「……俺們要打鬼子，就應當大家存一樣的心，做一樣的事。千萬不要存私心，你願你，俺願俺的。就是說俺們要『團結』『組織』呀。一個人力量小，團結的力量大！你們還聽見戲裏那個大妞兒說過，俺們中國人先前沒有『團結』，沒有『組織』，出了事還是你願你俺願俺的，所以才給鬼子打進關裏來啦……」

場子裏相當靜，王老師的不十分響亮的聲音還能夠達到大部分人的耳裏。他的話沒有帶來火種，牠們卻使緊張的心情漸漸鬆弛，使熱情慢慢放散。但是因為觀眾還保持着平日對他的敬意，大部分人都願意靜聽他的話，所以牠們也能夠產生一點效果。

王老師又用近視眼看看下面，他看不見人堆中一個學生在對他做怪臉，另一個學生暗暗摹做着他的說話的姿勢。他拿着旱煙桿指指點點地講下去。

「……你們一定相信俺這話。只要大家『團結』『組織』起來，就可以抵擋住千萬萬的敵人……說到『組織』『團結』，曾團長先前一定給你們詳細說過了。杜保長以後會有好辦法教給你們。」他停了停又說：「還有俺向各位報告，從明天起遇着趕

集的日子俺來唸新聞給各位聽。」

教書先生的嘴突然閉住了，他帶點不大自然的表情，（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向臺下點點頭，就走下場子。他聽見拍手和笑聲，他用感謝的眼光向四周看了看。

臺上靜寂，現着要散會的樣子。少數的觀衆開始退出了。方天行走到曾明遠身邊，問道：「還要不要等杜保長？」

「不等了，他一時不見得就回來。我們宣告散會罷。」

「那麼我們再唱一支歌就散會，」方天行說。

「最好唱一支他們熟習的歌，要他們也跟着唱，有不會唱的也可以利用這機會教他們唱，」曾明遠提議道。「現在就由你去報告。」

當抗戰歌的合唱充滿着整個祠堂的時候，忽然一個在杜保長茶館裏做事的人帶着滿頭熱氣走到臺前，招呼着曾明遠：

「曾團長，保長請你去。」

「保長回來了！」曾明遠順口問道。

「還有城裏來的官長，」這便是曾明遠得到的簡單答覆。曾明遠略微一怔，他轉身對張利英低聲講了幾句話，便跟着那個人往外面走了。他走出祠堂大門，還聽見那散佈着勇氣和歡欣的雄壯的歌聲。

從鎮上回到礪堡，戰地工作團全體同志帶回來疲倦，但也帶回來興奮和緊張的心情。疲勞的身體似乎需要着短時間的休息。然而健強的精神卻追求着一個重大問題的解決。

大家把帶回的物品在屋裏放好以後，沒有一個人在鋪上停留一下，他們全跑到門前來，就在這坡上，放了兩根板凳，他們或立，或坐，或蹲在地上。（除了板凳，門限和石頭都是座位。）就在這裏開始了團體的緊急會議。

曾明遠的沈着的聲音在傍晚的柔和空氣中響了一會，別的人差不多屏住呼吸地在聽他講話。於是他的嘴閉上了。接着來的是片刻寧靜，這是一種非常鬱悶的寧靜，正和那種暗示着大雷雨就要到來的寧靜一樣。

「我不贊成這個意見，」楊文木的帶點憤慨的聲音衝破了寧靜昇起來。「我們不能夠在這時候就離開這里。我們的工作剛剛有了一點效果，還薄弱得很。我們正應該立在這基礎上面加倍努力工作。倘使現在就離開，那麼這兩個多月的工作豈不是等於白費！」

「不過楊同志也應該顧到戰局的變化才是。我們軍隊在前線陣地轉移了，我們也只好跟着轉移我們的陣地。關於這情形，司令長官部一定比我們更清楚，我們當然要服從他們調動，」王東蹲在地上，側過臉望着楊文木說。

「司令長官部說不定不知道我們這里的情形，我們可以派人到城裏去接洽。他們會讓我們留下來的。況且我們又不是司令長官部的直屬團體，」楊文木固執地說。

「我贊成留下來，我喜歡這個地方，」馮文淑正坐在門限上，這時忽然站起來拍着手，高興地說；以後她又坐下了。

我也願意留在這里。現在住熟了，做什麼事都比別處方便，」坐在馮文淑旁邊的

周欣立刻響應道。

方翠文坐在板凳上皺一下眉頭，不以爲然地說：「這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最要緊的是我們應該和司令長官部保持聯絡，否則敵人一旦來了，我們要撤退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好。其實到處都是做工作的地方。」

「方同志這段話很重要。我們如果和司令長官部失了聯絡，那是很危險的。」王東附和道，他覺得不跟軍隊一道進退，卻留在這里工作，實在是一個冒險的舉動。

「那麼我們就當游擊隊。」吳平不負責任地說了一句，臉上泛起一個微笑，他時常做着，在星夜拿着一支槍，站在矮樹背後對着敵人的哨兵開放，或者跟隨着十多個同志埋伏在樹林中等着押輜重的敵兵到來的美麗的夢。

「我們又不是本地人，對地方情形也不熟習，怎麼可以做游擊隊？」王東立刻反駁道。

「這倒是真話，」方天行點頭表示贊同道。

「然而你卻忘記了我們還有那許多老百姓做後盾！我們還可以幫忙他們組織起來，」楊文本興奮地大聲辯道。

「不過我們恐怕時間來不及這不是幾天功夫可以做到的，其實我也很喜歡這個地方，這裡的老百姓都很好，」張利英溫和地含笑說。她的面容是十二個人中最平靜的。她坐在方羣文的身邊，身子和方羣文的挨得很近。

「其實張同志也是過慮。要做事只看自己有沒有犧牲的決心。何必管什麼來得及來不及！」楊文本着急地說。

「犧牲自然是偉大的，不過我們也不必輕言犧牲。有時做事情也需要慎重考慮。」

張利英略帶一點焦慮，聲音低微地回答說。她忽然轉向着李南星問道：

「李同志，你呢？你的意見怎樣？」

「我倒願意留下來準備打游擊。不過我們應該在事前決定一個計劃。如果空談犧牲，我看倒不如走的好。」李南星爽直地答道。等他的嘴一閉，他又落在沈思裏去了。人覺

得他這時似乎就在想他所說的計劃。

「我並不是空談犧牲，有了犧牲的決心，自然就會擬出一個犧牲的計劃。李同志，你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不是那樣說法。」楊文木氣惱地用勁說，他的臉也掙紅了。但是夜網已經罩下來，靠着簡單的一瞥，人無法看出他臉上的顏色。

李南星笑了笑，連忙解釋道：「楊同志，你不要以為我故意在諷刺你，我決沒有這個意思。我是指一般情形說的。的確，要留下來打游擊，非先有一個決定的計劃不行。而且也得先和司令長官部商量，不然槍支從哪里來？你調查過沒有，這鎮上究竟有幾支槍？」

楊文木一時回答不出來，他生氣地板起臉孔。

「我想，司令長官部知道我們留下來打游擊，他們一定高興。槍支不會有問題。」馮文淑樂觀地說，她仍舊把事情看得很簡單。周欣不響，她覺得李南星的話是有理的。

「你想會有這樣容易的事？」姚民瑞忽然把臉掉向馮文淑，譏笑地說一句。

「我沒有同你講！」馮文淑故意撇着嘴回答道。她把臉一偏，不看他那發亮的和尙

頭。天色更深，地上卻開始亮起來，現出了淡淡的人影。

「我說的是事實，你聽不聽由你，」姚民瑞仍舊帶笑地說，「就算是我同我弟弟說話罷。」他掉頭看了看姚民鋒。

「我不會說這種幼稚話，」姚民鋒笑答道，他伸手摸了摸他的光頭。

「請大家不要開玩笑。現在是在開緊急會議，」楊文木不耐煩地粗聲嚷起來。

馮文淑掃興地低聲對姚民瑞弟兄說了一句：「今天算是讓了你們。」她本來還有別的話，都被楊文木的干涉阻止了。

姚民鋒和姚民瑞差不多同時看了楊文木一眼，但是他們並沒有動怒的表示。他們是知道這個同志的脾氣的。不過姚民鋒因為自己還沒有表示意見，（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表示意見，）便趁這時候提高聲音說：「那麼我就說我的意見，我贊成服從司令長官部的調動搬到城裏去。」他聲音平靜，但是心中卻感到報了仇似的痛快。

「我們應該仔細想一想，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楊文木聽見這話，覺得好像有人

迎頭潑了他一瓢涼水，心裏非常不舒服，他看見希望漸漸飛走了，便設法挽回地說。聲音是誠摯的，裏面卻夾雜着了煩躁的調子。「我們隨便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以後會後悔的。我覺得我們實在沒有理由離開這個地方。我們工作已經做得太慢了。到別地方去又得從新開始，又不知道要做到什麼時候才有一點效果。」他停了停，又說：「你們不了解，你們沒有這種經驗，我等了七年了，七年了。」他忽然擡起頭望天，鐮刀似的月亮嘲諷地望着他。他想，月亮是知道的，什麼都逃不過牠的眼睛。

沒有人想答話，大家都感到一種壓迫，好像一隻手蒙住他們的嘴，他們有點透不過氣來。馮文淑捏了捏周欣的膀子，她聽見周欣驚怪地低聲說：「你在做什麼？」她不回答，她昂起頭，真想大聲唱幾句歌辭。

「楊同志，我們了解你，」終於方羣文開口了，她同情地用了略帶一點顫動的聲音說，「不過我不贊成你那種只圖一時痛快的主張。我們做工作並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事情。徒然冒危險談犧牲，實際上也沒有多大好處。現在撤退到別地方做工作還不是一

樣要應付困難的局面，我們十二個人能力太不夠了。我看還是服從司令部的調動，趁早撤退好些。不然到了危急時候，要走又來不及了，會弄得沒有一點辦法。我們上次在徐州就是這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不知道別的同志有過這樣的經驗沒有？」

「我有過，」方天行點頭說，「我們那個演劇隊從徐州突圍出來，在路上還被敵人打死了一個隊員。」他覺得當時的情景又在他眼前顯現了，那個同志的血似乎浸入了他的心，他苦痛地閉住嘴唇。

「那麼，我們還是趁早撤退罷，我看現在情形一定很緊急了，」王東的臉上起了一陣拘攣，他着急地說，「不然司令長官部決不會要我們先搬到城裏去的。」他又加添一句：「我看最好明天就走。」

「不過明天走也太急了；走得太快，我們怎好向老百姓們講話？」周欣表示不贊成道。

「對啦，鎮上還是很安靜的。你們看這周圍又是多麼安靜，多麼美，」馮文淑聲音輕

快地說，她的眼睛往四周看了看，手也跟着揮動，有點像演戲的姿勢。「哪里像戰事逼近的樣子？那些老百姓又是多麼樸實可愛。他們對我們那樣的樣子好。我簡直不願意離開。」她歇了一下，似乎知道留下的希望不多了，（還是贊成走的人佔多數）又帶着留戀地說：「就要走，也得多住幾天，讓我們同老百姓多聚會幾次。」

「最好再請你主演幾個戲給老百姓看看，」姚民瑞連忙接下去說，他嘆味的笑了起來。

「不要你說。哪個才高興演戲？這又不是出風頭！」馮文淑知道姚民瑞在挖苦她，便裝出嗔怒的神氣辯道。其實她的確高興演戲，而且這話也沒有十分激怒她，不過她的嘴是不會讓人的。

「既然要走，就索性早走，拖泥帶水地留下去，我不贊成。好地方，好百姓，到處都是。」姚民鋒故意用這話來激怒兩個人：一是馮文淑，他高興和她鬥嘴；一是楊文木，他有點討厭楊文木說話的口氣。

「多留兩天也好，我倒贊成馮同志的意見。」王東說這話，完全爲了討好馮文淑和周欣，尤其是馮文淑。她的姿態在這靜夜裏顯得太可愛了。苗條的但也富於曲線的身軀並不會被那簡陋的軍裝掩蓋了。她那動人的美，豐富的黑髮染上淡淡月光，像罩上一張銀色髮網。還有她那銀鈴似的聲音，真可以和草間蟲聲配成一曲音樂。他願意讓她高興，願意聽她的笑聲。

「不走嗎就不走。單是多留幾天還是要走，這有什麼意思？」楊文本不滿意地賭氣說。

「那麼就決定走罷，我看還是贊成走的人多。」姚民鋒立刻接下去說，他故意要氣楊文本。

「那麼，我們就來表決一下，」會明遠這一陣子都沒有開口，他注意地聽着每個人講話，不會漏掉一個字，他覺得這時候他應該發言了。他自己的思想是有着矛盾的。在感情上說，他願意留下來；在理知上說，他主張服從司令長官部的調動。他明白搬到城裏去

是比較安全的辦法。他對十二個同志的生命安全是負着相當責任的，他不能不在事前仔細考慮。他從板凳上站起來，他看看衆人，然後用手指指點着：「方羣文同志，張同志，王同志，方天行同志，姚民鋒同志，姚民瑞同志，都是贊成走的。已經有六個了。周同志好像也不反對走。」周欣點點頭。「吳同志，你怎麼樣？」他指着吳平問道。

吳平正用手揉着他的塌鼻子，那里剛剛被蚊子叮了一下，他聽見曾明遠的問話略吃一驚，連忙答道：「我服從多數，大家說走我就走。」他的帶點傳奇性的夢已經被同志們這一陣子的談話打破了。

「那麼李同志方面也沒有問題了，他贊成留下原是附得有條件的，」曾明遠急轉直下地接着說。「反對走的只有兩個人，就是楊同志和馮同志……」

「我也是服從大家的意見，」馮文淑連忙插嘴說。

「那更好，我也主張走，這是絕對多數，」曾明遠答道，「現在就算是決定了。大家沒有異議罷？我們再來商量別的事情。」

「我還有幾句話要說，」李南星馬上大聲應道，彷彿他恐怕遲了就會失去機會似的。「既然決定要走，我看不妨多留兩天，讓我們同老百姓多談幾次話。我們應該儘可能的對他們多做點工作，多留點影響，使他們將來可以組織起來，對付敵人。這一層我看那個教書先生王老師將來倒可以負點責任。」

「是的，是的，我就有這個意思，」曾明遠高興地接着說，「我看王老師倒是個有心人。他的信念很堅強，做事還沈着，他將來說不定可以做他們的領導者。」

「那我們就該多送點書給他看，」馮文淑興奮地說，她忽然又覺得十分高興了。

「這我已經想到了。我今天還對他提過。等一陣我們不妨把書清出來，」曾明遠點頭說。「個人的書願意拿出來送的，我們也歡迎。」

「那麼，我們決定哪天走？」方羣文問道，她願意早把日期決定。

別的人都不響，曾明遠遲疑一下答道：「那麼暫定大後天怎樣？如果情形不好，後天也可以走的。」

「那麼就是大後天罷。」李南星插嘴道。他走到張利英面前低聲說：「張同志我們走罷。」他又對會明遠說：「我們現在到姚家去。」

會明遠點點頭說：「好。我們的會還開下去。你們現在去，時間不遲嗎？」他想起這件事情，他們要到一個農民家中去談話，這是今天下午早約定了的。那時他們還沒有料到就要離開這個工作地方。

「現在還早啦，」李南星短短地答道。

馮文淑知道他們兩個要到什麼地方去，她心裏非常激動，她忍不住小孩似地叫起來，同時她一跳就從門限上站起，麻木的腿幾乎使她跌一跤：「我也要走。」她又向會明遠要求：「會同志，我也要去！」

會明遠知道她的脾氣，也不留難，即刻就答應了，只問了一句：「你今天不累，還要跑這許多路？」

「不，我高興做這樣工作，」馮文淑得意地答道。她把疲倦忘記了，這時只覺得身子

輕得要飛去似的。她含笑問周欣：「你去不去？」

「你不要再拉人走了，我們還要開會呢？」曾明遠連忙大聲阻止道。王東本來已經站起了，聽見他這話，便又坐下去。

「不去也好，我今晚還要去給姆媽寫信。」這是周欣回答馮文淑的話。

「馮同志，你要小心，最好帶根棍子去，免得在路上碰見狼。」姚民瑞開玩笑地說。他也想去走一趟，不過並未打定主意。

「呸，」馮文淑啐了他一口說，「路上哪里有狼？哪個像你這樣膽小，有本事你敢跟我們一道去！」

「好，我就跟你們一道去。我還可以畫幾張畫回來。」姚民瑞爽快地答道。

他果然得着曾明遠的許可，跟着馮文淑走了，卻沒有注意到王東的羨慕的眼光長久地跟在他後面。

轉過幾棵白楊樹，前面灰黃的燈光使這一行四個人忘記了四圍迷茫的山色。平屋的黑影靜靜的坐在斜坡下，好像一個知道若干祕密等着告訴人的魔術師。馮文淑覺得心突然跳得更厲害了，她聽見李南星嚴肅地低聲說：「到了，就在這里。」她連忙加快脚步沿着這土坡走下去，但是從那叢樹旁邊意外地飛起了狗的狂吠。她不自覺地退了兩步，把身子往張利英身上靠去。

「不要怕，他們會喊住的。」李南星在後面安慰地說。他便走到她面前去，發出趕狗的聲音。

狗還是向着坡上叫，牠似乎就要撲上來。馮文淑還站住，不想走，姚民瑞馬上笑着激她一句：「真不中用，跑出來快一年，還害怕狗！」

「哪個怕？我就走給你看！」馮文淑不加思索，賭氣地答道。她真的就鼓起勇氣跑下坡去。

「好，這才是我們的新女性，」姚民瑞拍着手稱讚道。但是狗的叫聲已經停止了，有人從屋裏出來喚住了牠。

李南星聽見喚狗的聲音，他知道出來的是什麼人，他便遠遠的向那人打一個招呼。於是他們聽見了親切的，簡單的歡迎話語。

他們到了平屋門前，迎着他們的是那個姓姚的農民，身材相當高大，花白的鬚鬚在淡淡月光下閃亮。在這大身軀後面又轉出兩三個樸實的面孔。

「我們來遲了，」張利英陪笑地用道歉的語調說。

「先生們路遠呵，」姚老頭和藹地笑答道。「請進去喝茶吧。」他把李南星等請到屋裏去。

屋裏正中放着一張舊方桌，桌上有一盞油燈和一個盛茶汁的瓦壺。桌邊幾個表情

簡單的農民的臉，一齊掉向門口，看見李南星走進，他們全站起來。

「你們等久了吧，」張利英溫和地點頭招呼他們說。

「俺也才來。先生辛苦呵，」一個年青人笑答道。他穿着壯丁的制服，每天還受着鎮上壯丁的操練。

「那麼大家坐下吧，」李南星招呼衆人說。他又看看他那三個同伴，親切地說一句：「我們擠一擠罷。」

好像預先商定了一般，沒有人說什麼，這四個同志就在一根板凳上坐下來。農民們也坐了。幾隻粗手立刻放了四碗茶在新來的客人面前，還遞了兩把大扇子在他們手裏。沒有人即刻講話，也沒有吵鬧的聲音。蚊子飛過來又被扇子驅走了。屋角和門外有一些蚊子的叫聲。在另一間屋裏依呀依呀的紡車聲始終不會斷過。熱氣漸漸散去了。

馮文淑捧着一碗涼茶，像甘露似地一口氣就喝盡了。她放下碗，又拿起扇子接連扇着。她坐在張利英旁邊，只有半邊屁股坐在板凳頭上。有幾對尊敬的，但也帶了一點好

奇的意味——眼光都定在她的帶笑的天真的面顏上。他們看過了她演的戲，這些簡單樸素的心奇怪着：像這樣一個小孩似的大姑娘怎麼能夠做出那許多動人的情節？馮文淑忽然覺察到這情形，她有點害羞起來，便故意做出鎮靜的樣子，望着門外。張利英也注意到這情形，她溫和地對馮文淑微微一笑。於是那幾張誠樸的臉跟着笑了。馮文淑也看見這些親切而笨拙的笑容，她的心漸漸又靜下來。她聽見李南星開始講話。他的聲音清晰而親切，話語淺顯。他對他們報告時事，順便解釋着抗戰進展的情形。這些話在她耳裏是十分熟習的。她不必聽下去，但是她也用心聽着，因為這是寂靜中唯一顯示生命的聲音。紡車也已停止動作。那個像患着貧血病似的中年婦人也出來坐在屋角一個矮凳上，聽李南星說話。

屋裏沒有別的人聲，蟋蟀的鳴叫也是時起時輟。馮文淑覺得所有的眼睛都望着李南星的嘴，她便暗暗地把眼光移去觀察每一張臉。對這些臉她起初給了籠統的一瞥，她覺得牠們都是一樣的，厚厚的嘴唇，濃濃的眉，睜大的眼睛……以後她才慢慢看出區別。

來臉頰有瘦有肥，額骨有高有低，頭髮有多有少，大部分人有着相同的表情。這就是恨不得把李南星的話全吞進肚裏似的渴望的，誠摯的表情。其中自然也有差別。年紀大一點的一面聽話，一面還喜歡點頭；年紀青一點的就張開口不轉睛地望着說話的人。在那些臉上現在完全看不到絲毫的笑意。那里有的全是嚴肅。顯然他們相信李南星的話，而且努力了解他說的一切。他們的感情跟着他的敘述在變化，似乎他的嘴可以左右他們的心。她看見憤怒像黑雲似的堆在他們臉上，一片一片的堆積着，那些臉上起了風暴似的拘攣，但是一下子那搖動就停止了，意外地響起笑聲來，這時候李南星講起了一個關於鬼子失敗的故事，大家感到痛快地失聲笑了。

「他能講話，他能講話，」馮文淑心裏這樣想，她也微笑了。他繼續講下去，也沒有人打岔他。張利英的臉上永遠帶着鼓舞人的溫和的微笑。「我要學學他，」馮文淑又在心裏說了這一句。她喜歡他這樣說法，他不是演講，他像是在說故事。

她覺得李南星的嘴真像一條小河，水不住地流，不住地流。但是水忽然停滯了，她聽

見幾個人粗重地在噓氣，她聽見幾個人在咳嗽，李南星也咳了一聲嗽。房屋主人姚老頭連忙給李南星斟了一碗茶，殷勤地說：「先生，請喝茶呵！」

還沒有人發出疑問。李南星喝着茶，他準備再講話，他應該提起他們的注意。他還不大明白自己的話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果。

「李先生，你說鬼子真要來嗎？」發問的是那個癩頭伙計，他和李星南他們是相當熟識的。

「看情形，他們多半是要來的。他們就像一羣強盜，只要有東西可偷可搶，他們怎麼肯不來？」李南星不慌不忙地答道，他接着又用一些可怕的形容詞，描寫強盜們的貪婪和兇殘。

馮文淑看見黑雲又罩上了那些誠樸的臉。她覺得那裏有畏懼的表情，不過憤怒更多，原始的正義的要求使這些臉顯得很有力量。她想起這幾個人是李南星特別選擇的，他在他們中間一定下過工夫。她看見那個年青的壯丁忽然捏緊了拳頭，氣惱地罵一句，

又說「鬼子來，我們就打他個落花流水！」

「就怕他們人多，俺們這里抵擋不住，」癩頭伙計自語似地說，「俺們軍隊還打不過他們啦。」

馮文淑皺皺眉頭。她想這個年青人那天不是說過要拿刀砍鬼子嗎？怎麼現在又懷疑起來了。這話使她不舒服，她想開口辯駁一番。但是她聽見李南星忽然大聲喚這伙計的名字。他接着正言厲色地說：「你害怕鬼子嗎？那麼你回家去躲起來，擦脂抹粉裝女人去！」（這最後幾個字使馮文淑不滿意地把嘴一撇。）

癩頭伙計馬上通紅着臉，而且連他那個癩頭彷彿也發紅了。他接連口吃地辯解道：「俺不怕。誰怕就不是人！」

「你不說鬼子人多嗎？那麼鬼子來，你就快點跑開！免得他們碰到你。不然你就做漢奸，把鬼子當作爸爸伺候。你還趕不上戲裏那個大姑娘！」李南星用熱烈的語調激厲這
個年青人道。

「俺不跑！俺要打鬼子！俺打死那些漢奸！」癩頭伙計又氣惱又着急，臉紅頸脹地說，「李先生，你瞧着俺一刀砍他一個腦袋。不怕鬼子人多，俺有這條命！」他勇敢地拍拍胸膛。

「好！」李南星讚道，他伸起大姆指說：「小子，你真有種！」他讓臉上透出一片笑雲，他把眼睛看了看別的幾個人，然後莊重地（聲音不像先前那樣嚴厲了）說：「你們要打鬼子，我就同你們談打鬼子的辦法。鬼子人多，我們用不着害怕。只要有辦法，鬼子再多，我們也可以把他們打走。我們今天晚上就是來談這件事情的。」

馮文淑感到一陣暢快。她好像剛走入一條迷徑，又忽然發見了大道。李南星的那幾句話是她沒有料想到的。但是聽見牠們，她卻禁不住暗暗點頭想着：是應該這樣說的，是應該這樣說的。她側頭欽佩地看了李南星一眼，無心地把手指放進嘴裏銜着。

李南星繼續講下去。他現在真的在講說打鬼子的辦法。他在解釋游擊戰。他不用術語，不用普通的名詞。他談論實際情形和實際辦法。他分開一件事一件事地說。他指出一個步驟，然後再說第二步。他說明爲什麼鬼子們會漸漸地逼近，又解釋爲什麼別地方的

人打鬼子沒有得到成功。他不斷地鼓舞他們，但他不用熱情，卻只用他們明瞭而感着興趣的實際事例。他把信念注入那些人的簡單頭腦中，使他們相信自己的確可以打退鬼子。他給他們指出了切實的容易着手的辦法。他漸漸地給那些臉塗上昂奮，塗上歡快。他的堅定的聲音，（這堅定還是不斷地在增加）像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抓住了他們的心。

「就是他一個人在說，」馮文淑輕輕地對張利英說，她彷彿在抱怨，其實她很高興。

張利英看她一眼，就知道她的這心理，於是回答一句：

「他能說，就讓他說罷。」

「你也應該說幾句，」馮文淑悄悄鼓動道。

「你聽他說，」張利英又答一句。她微笑着，把嘴一動，意思要她專心聽李南星的話。

姚民瑞拿着鉛筆和拍紙簿，但不常繪畫，他也不常發言，卻總是把一隻手撐着下巴注意地聽人講話。

油燈仍還寂寞地發射灰黃的燈光，灰暗牆上動着李南星的上半身的黑影。淡淡的

月光從門外窺進來，狗靜靜地睡在門前棗樹腳下，身上蓋着樹影，蚊子閒適地在方桌四週巡遊。但是李南星的話卻使這房間顯得輝煌起來，而且給這裡帶來活躍的生命。他的話把另一個令人興奮的世界放在衆人的眼前。

馮文淑和那些農民一樣跟着李南星的話走；張利英也是，後來終於到了盡頭，站住了，張利英看了看李南星的微閉的嘴，她覺得現在需要她發言了。她把眼睛對着那些農民的臉，依舊帶着她那溫和的微笑，她聲音清朗地說：「李先生這些話，你們都懂吧？你們要是懂，你們可以隨便問他。你們問什麼話都好。只要不懂就問。他會給你們說清楚。你們不要怕人笑，有疑問，就要說呵。」

她的話馬上產生效果，於是人們發問了。他們坦白地吐露出他們的胸懷，他們的立場，是自己的利益和原始的正義各佔一半。李南星明白這個，而且從容地用可以滿意的回答安定了他們的心。他們有的擔心打鬼子會妨礙他們的農事，有的害怕鬼子對他們家室加倍報復，有的耽心官家不給他們幫忙，有的又害怕別的不同他們一塊兒做

事……問題是不少的。李南星用簡單明瞭的話語一一回答了他們，這次他是得到張利英的助力了。她常常幫忙他來解釋，這使得馮文淑更加興奮起來，這個年青女孩也憑着她的知識插嘴補充幾句。只有姚民瑞還是不講話，他帶着滿足的微笑「欣賞」這情景。

「王老師會同俺們在一起吧？聽說他家裏有槍，」又是癩頭伙計在問。

李南星用確定的口吻回答他，他們今天應該聽見了王老師的話。王老師不但要同他們一起打鬼子，王老師那些學生也是他們的有力的幫手。

這回答使他們高興。他們也想起了王老師的今天那篇演講。王老師還要在趕集的日子裏唸新聞給他們聽。他們這些人大半都希望鬼子打來時有人出來組織游擊隊，他們就好參加進去。他們高興有人教他們打仗，他們願意每個人都有一支槍。他們最盼望的是大家先操練好，守住地方不讓鬼子打進來，他們知道在這村鎮，在這一帶地方，哪些人家藏得有槍，哪些人家可以出若干錢。他們希望大家團結起來，齊心打鬼子。他們更希望有一個大本領的人來指揮他們，領導他們，他們願意不顧死活地服從他來保衛家鄉。

話語繼續着，似乎就沒有終結，大家不分次序地講話或發問。李南星看看錶，時間不早了，但是他必須忍耐地對他們解答一切。張利英也看自己的手錶。她略怔一下，然後臉上又泛出她常有的微笑。她很安靜地觀察着而且幫助着這談話的進行。馮文淑卻沒有注意時間的早遲，她始終帶着興奮的喜色，領略這種在她覺得是「新奇可愛」的雰圍。她甚至沒有想到這談話會有完結的時候。

樸實的農民臉上的簡單表情慢慢在變化，但這是向着明朗爽快那方向走的。李南星他們就像用一把拂塵輕輕掃去了他們臉上的疑慮，憤激，或愁苦，另外塗上明朗的希望。於是寬鬆的微笑飛上每一張黑黃色的臉，話語裏再不夾雜着沈重的調子了。

李南星又看一下錶，他滿意地站起來，而且愉快地笑了。他側着臉對張利英說一句：「我們走吧。」張利英等三個人也跟着站起來。至於那些農民，他們在李南星起立時就推開板凳站起了。馮文淑還留戀地看着屋子和人臉，她想自己再沒有機會來這里參加這樣性質的談話了，她感到一點遺憾。但是她聽見李南星和姚老頭講話時忽然露出了

還要再來的口氣，她覺得奇怪。

月亮的淡淡影子還靜靜地躺在門外。棗樹也落在酣睡中。狗不知躲到哪裡去了。屋裏卻發生了一陣騷動。連蚊子也像受了驚似的四處亂飛。馮文淑走出陰暗的屋子，她愉快地面對張利英說：「我今天真開心。」她忽然注意到李南星還立在方桌前而同四五個人在講話，他的聲音低，表情相當嚴肅。她好奇地想聽出來他在談些什麼，但她只能聽見幾個斷續的字：「王老師……明天晚上……早一點……一定……要緊話……我……」

狗不知從什麼地方跑回來，突然汪汪地大叫兩三聲，但又被主人叱止了。可是這一來卻打斷了馮文淑的注意力。她離開門前急急走了三四步。她聽見姚民瑞還在開玩笑地問她：「今晚上你怎麼不多講幾句？」他便驕傲地回答道：「我總比你說得多，你一句話都沒有說！我看你就很少拿起在畫！」

「我看得出来，起初大家都注意你，後來李南星就成了他們的英雄。他是比你會講話，」姚民瑞笑嘻嘻地故意激她。

馮文淑不回答，她再把臉掉向屋內，李南星已經被幾個年青的農民擁着走出來了。天空中圍繞在月亮四圍的白色雲片漸漸地全退消了。月光顯得相當地清明。北斗七星像老朋友似地在前面對她眨眼。他們就向着這指路的星光走去。

在路上馮文淑歡欣地唱着歌，跳躍似地下着輕快的步子，彷彿是赴了盛筵歸來一般。張利英緊跟在馮文淑後面，她還保持着她那溫和的微笑，她像一個姊妹似地時時留心着馮文淑的動作。她了解這個妹妹的快樂，而且她自己也有着類似的感情。她先前走這條路去那農家時，她還有着相當緊張的心情，現在留在她心裏的卻是輕快和平靜。沒有一點陰影，眼前似乎特別開朗了。這時正走過一片稻田，從那有她半身高的稻叢中送過來溫暖的稻子香。月光洒在黃澄澄的稻穗上，稻穗因了微風在微微搖擺，望過去，彷彿是一片閃光的江水。她忽然滿足地揚起頭，跟着馮文淑斷續地低聲唱起歌來。

「馮同志，看你這樣高興，你好像就要飛起來似的。」姚民瑞看見馮文淑一下就跳過那條路溝，便在後面帶笑地大聲喚她道。

馮文淑嗤一下笑出來，她的歌聲斷了。她回答一句：「今晚上我們哪個不高興！」又挺着胸得意地前進了。

她說得不錯，姚民瑞也是充滿着快樂的，碉堡前面開會時的那種悶空氣已經完全消散了，因為他現在又看到了希望。希望充實了他的心，他不再說什麼，他也大聲唱着馮文淑唱的歌。

李南星一直不講話。三個同伴的快樂的聲音似乎並沒有影響了他的心境，因為他在思索，在計劃一件事情。只有他的心情還是很緊張的。在這安靜的田野中，他還給自己描繪了一個鬥爭的世界。和建築一所房屋一樣，他慢慢地在架樑木，放磚瓦，他一個人一雙手在建造牠。他不向別人要求一隻援助的手。他怕別人會不了解，別人會阻止他。這一晚的成績給他帶來快樂。但是這只有鼓舞他向着一個更大的目標，向着那個鬥爭的世界前進。這是他的責任。這是他的祕密。這是他應該下決心的時候。別人不會了解他的。他必須做一個決斷的人。來時的李南星和去時的李南星是有着相當的改變了。他在這些

時的內心的激鬥以後決定了一件事情，決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這個連張利英也沒有知道。

走過孤墳畔白楊旁邊，馮文淑想起了王東，就帶笑地對姚民瑞講起王東做詩的故事來。當姚民瑞正爲這故事哈哈笑着的時候，李南星忽然走到馮文淑身旁，嚴肅地低聲要求道：「文淑，你那一百塊錢可以借八十給我麼？」

馮文淑驚奇地看看他，她不知道他心裏藏得有什麼事情。這要求真是她料不到的。她很想向他問個明白。但是聽見他那嚴肅聲音和莊重態度，她覺得她不便在這時候這地方發問，她只有回答他道：「可以的，你什麼時候要？」她很願意滿足這個同志的要求。而且這在他還是第一次，他一定有什麼急需。

「明天早晨。但是請你不要向我問牠的用途，」李南星依舊嚴肅地低聲說，他好像已經猜到了她的心理，先用這句話來封閉她的嘴。

「好，」她爽快地答道。她想：你有什麼事情，我總會很快地知道的。

兩天的工作，連續的農家訪問和沒有休息的談話，在那些年青人的肩上放下了疲倦的擔子。有的人聲音有點嘶啞了，有的人兩腿變得沈重了，有的人口裏不停地喘着氣，有的人臉色成了灰白。但是他們走到王家門口時，每張臉上都現着滿意的表情，甚至那疲倦味的微笑也表現出了輕快的心。他們一共是九個人。

依舊是黃土矮牆，冒熱氣的空地，傘蓋似的大樹蔭，和他們進進出出走慣了的矮門。依舊是那條搖擺尾巴走過來歡迎他們的黑狗。依舊是那不知厭倦的蟬噪聲，依舊是那有節奏的紡車聲。一切都和往日一樣。狗親切地叫起來。從矮門裏走出銀妞兒，手裏抱着孩子來招呼他們。

「我要多看幾眼，這是最後一次了。」馮文淑忽然感動地對走在她旁邊的周欣說：

「何必這樣感傷？我們明天又會到一個新地方的。」周欣笑着答道。

「新地方，我已經走過不少的新地方了。」馮文淑夢幻似地自語道，她覺得「惆悵」像針一樣在她心上刺了一下，但她即刻又用力把牠拔掉了。她接下去便唱起一首雄壯的抗戰歌。

「還有更多更好的新地方，只要我們用堅定的脚步走去。」周欣似乎知道她的心，便點醒似地又說道。

馮文淑終於忍耐不住停止了唱歌，對周欣吐出真話道：「老實對你說，我這次實在不願意離開此地，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對這地方真有點留戀。」

周欣嘆嗤笑起來：「你的小姐脾氣又發作了。」她推了一下馮文淑的膀子，又說：「他們都進去了，你還站在這樹下做什麼？」

「不許你挖苦我。」馮文淑撅起嘴說，便伸手輕輕在周欣的頭上敲了一下。她忽然正經地問道：「周欣，你還記得我們離開上海的情形嗎？」

「記得又怎樣？你爲什麼總要回想過去？」周欣低聲答道，奇怪地看了馮文淑一眼。

「我覺得這大半年我也不算白跑，」馮文淑感動地說，「要是我還在家裏，現在不知道我……」

張利英走過來打斷了馮文淑的話。她笑着問道：「你們這兩個小孩子又在講什麼？」

看見張利英的溫和的面顏，馮文淑也親切地笑了，她說：「姐姐，我們在講你，你該記得，我們離開上海那晚上，你來送車，你還穿一件花旗袍，美得很。」

「你又在嚼舌頭，」張利英也失聲笑了，「我真羨慕你們，你們一天到晚就這樣開心。」

「你說她開心！剛才她差一點兒就哭起來了，」周欣笑着說。

「姐姐，你不要相信她，她造謠，」馮文淑着急地辯道。

「吵什麼？要不要我來畫個像？」姚民瑞跑過來問道，拍紙簿還捏在手裏。

「要畫像，不要忘記給我也畫一張，」跟着他跑來的吳平在後面嚷起來。

姚民鋒和王東各端了一根板凳出來，向大樹那面喚着：「要坐的，快來呵。」他們在門前放好板凳就先坐下了。吳平連忙搬了姚民瑞跑回去。方天行帶着沈思的樣子從屋內出來，也在板凳上坐了。然後在門框上現出方羣文，她抱了銀妞兒的小弟弟在懷裏。

「我們這個團體就像一個家庭似的，你們覺得不覺得？」張利英看見這情景，便滿意地對馮文淑和周欣說。姚民瑞真的動筆畫起來。

「對啦。所以你是我們的姐姐。」馮文淑答道。

「不過我不喜歡王東，這個人不是壞，卻總是有點陰陽怪氣的。」周欣接嘴說，聲音低，但是把姚民瑞惹笑了。

「我也不大喜歡楊文木，他那張臉有時候看起來怪可怕的，而且他總板起臉愛說掃興話，動不動就是那一句『七年了。』他總說大家做事慢，不努力，問他該怎麼辦，他又說不出來，他真是一個牢騷主義者。」馮文淑皺皺眉頭抱怨似地說。

「小孩子說話要寬厚點，不要亂批評人，取什麼綽號。」張利英聲音柔和地答覆了

一句，她瞥見一個熟習的影子點着手杖向這面走來。

「姐姐，我求你，我鈕扣又脫了，」馮文淑忽然抓住張利英的手笑嘻嘻地說。

「你也是個女孩子，爲什麼又要我縫？」張利英笑道。

「我不會。姐姐不縫，還有哪個給我縫呢？」馮文淑撒嬌般地說。

「好，不要做怪樣子。我向王大娘借根針給你縫就是了。」張利英溺愛似地說。她又笑着添一句：「做你的姐姐真不容易。」

「曾明遠他們怎麼還不來？人家肚子餓得沒有辦法，」王東坐在板凳上大聲抱怨道，他的背彎得像一張弓，一隻手拿着帽子在玩。

「不要吵，他們來啦，」周欣路帶嫌厭地答道，她也看見了曾明遠的影子。來的只有他一個人。他看見他們高興地便說：「事情都弄妥了。明天一早伙子就到我們那里去。」

「就只有你一個人？李同志和楊同志呢？」張利英問道。

「他們送書到王老師那里去了，我們吃飯用不着等他們，他們不會來的，」曾明遠

平靜地答道：

「那麼我去叫王大娘快開飯。」王東即刻站起來，進屋裏去了。他剛剛進去，銀妞兒就從裏面伸一個頭出來。

「先生們，請喝茶呵。」銀妞兒帶笑喚着，她從方羣文手裏接過了小孩。

姚民鋒、吳平等人一齊擁進屋去。馮文淑和周欣也跟着跑進去了。曾明遠默默地望着那些背影消失在矮門裏，他對着還留在他身旁的張利英低聲說：「六安已經陷落，敵人還想前進。」

「那麼，我們明天一早非走不可。」張利英立刻收斂起臉上的微笑輕輕答了一句。

「是的，我們吃過飯就回去，趕快把東西收拾好，我們在城裏恐怕也住不到兩天，就得往別處走。」曾明遠還要說下去，但看見馮文淑出來招呼他們吃飯，便閉上了嘴。

吃飯的時候，大家有說有笑，和平時一樣。曾明遠不大說話，他放下碗時，看見張利英立在屋角和老婦人講話。王大娘堆着滿臉的誠懇的笑走過來，手裏還捏着張利英剛纔

交給她的鈔票，感謝地說：「先生們又給這麼多錢，俺真不敢收下。先生們爲國家做事，遠跑來打鬼子。俺不過給先生們做飯，先生又給錢……」

「王大娘，你收下，你不用客氣。」會明遠帶笑地接連說。

「先生們明天一早就走？」王大娘順口問道，臉上現出了留戀的表情。她又問一句：「還要回來吧？」

「明早走，一時恐怕不回来了。這是司令長官部的命令。」會明遠簡短地答道。

馮文淑走了過來，她插嘴道：「是的，要不是司令長官部來調我們，我們真不願意走呢！這地方真不錯，你們老百姓也好得很。」她的兩顆滾圓眼珠就在王大娘的黃臉上滾來滾去，頰上又浮起那一對可愛的酒渦。

「先生們多誇獎。先生們才是好官長啦！」王大娘張開嘴笑嬉嬉地說，態度誠懇得近於可笑。「兩個多月一直得到先生們的好處。俺只有求菩薩保佑先生們多打勝仗，早點打退鬼子回來。好人好報，菩薩有眼睛。」

馮文淑連忙用手帕掩住嘴，她害怕口裏會迸出笑聲來。她把頭稍微掉開，卻看見周欣在屋外同銀妞兒講話，她即刻走到周欣旁邊，把一隻手搭在周欣的肩頭。

「周先生，你自己用吧，俺不敢要你的東西。」銀妞兒紅着臉略帶忸怩地說。她正把一張手帕退還給周欣，另一隻手還抱着孩子。

「你收下，我說送給你，你就送給你。你收下作個紀念品。這就是說你看見牠就像看見我一樣，你懂不懂？」周欣帶點命令的口氣說，不過她的態度倒還是很謙和的。

「先生，俺收下，俺謝謝你。」銀妞兒捏緊手帕帶笑感謝道，兩眼直望着周欣。

馮文淑忽然從衣袋裏摸出那方藍地白花絲頭巾，急忙地遞給銀妞兒，不好意思地短短說：「送給你，送給你！」

周欣詫異地看了馮文淑一眼，她知道這絲巾是馮文淑喜歡的東西。她看見馮文淑臉上的熱烈的表情，她也感動地點點頭微笑了。

「先生，你留着，你留着，」銀妞兒略帶惶恐地推辭道。

「你收下，我真的送給你。這是上海買來的，你不喜歡牠嗎？」馮文淑親切地說。

「俺喜歡，」銀姐兒兩眼發光地答道，她用手指摩了摩絲巾，多麼柔軟，多麼光滑，她

不覺讚了一句：「細得很，細得很。」她又擡頭看馮文淑：「很貴吧？」她聽見馮文淑接連說：「你拿着，你拿着，」就把牠接過來，愛惜地看了看，又聽見周欣也勸她收下，她看看她的母親，那婦人還在門前同曾明遠、方羣文、方天行等講話，她便對馮文淑千恩萬謝地說：「先生，俺謝謝你，先生，俺謝謝你。」她誠懇地望着周欣和馮文淑，要求似地說：「周先生，馮先生，你們再來吧。」

一個聲音從旁邊插進來：「你們真是女孩子，又在送紀念品了。」這是姚民瑞在講話，他的拍紙簿還捏在手裏。

「我們要來的，鬼子打退了，我們就回來，」馮文淑安慰似地說，她用這話安慰銀姐兒，也安慰她自己。她聽見周欣在囑咐姚民瑞：「姚同志，現在不許你開玩笑，」便掉頭看他一眼，反唇譏諷道：「你老是拿着你那本寶貝簿子，就沒有看見你畫出幾張畫來。」

「不管你事，我要給銀妞兒畫一張。」姚民瑞安詳地說。

「好好，你就畫，你快點畫。」馮文淑即刻換了語調，高興地說。她又囑咐銀妞兒：「你站好，讓他給你畫張像，我們好帶起走。」她又馬上興奮地說：「等我把帕子給你包好，一定美得很。」說着她不管銀妞兒不好意思，硬把那絲巾束在銀妞兒的頭上，然後拍着手讚道：「真漂亮，真漂亮！」銀妞兒有點害羞，但也顯出滿意的樣子。孩子仍還抱在她的手裏，安閒地吃自己的指頭。她笑嘻嘻地站在那里，不時用好奇的眼光望着姚民瑞的手，讓他畫下去。

「銀妞兒，銀妞兒！」王大娘在屋內大聲喚起來。銀妞兒答應着，就預備走去。

「你不要動，再等一陣，就完了。」姚民瑞連忙阻止道。馮文淑便代她答應她的母親道：「王大娘，她有事情，等一下就來。」

曾明遠等人都走過來，吳平和姚民錄馬上挨到姚民瑞旁邊去。張利英帶笑地問道：「你們又在做什麼？要回去了。」

馮文淑留戀不捨地答道：「等一下，等他畫完了就走。」但是銀妞兒手裏的孩子忽然大聲哭起來，那個女孩努力誑他，卻沒有用。

「好了，好了，你去罷，」姚民瑞揮手說，他的畫就只差幾筆了，他可以很快地畫完牠。王大娘從屋裏急急走出來，銀妞兒抱着孩子迎過去。孩子到了母親的懷裏就不哭了。銀妞兒馬上取開包頭絲巾，得意地向母親誇示道：「馮先生送俺的。」她把牠給母親遞過去。

「呵，」王大娘驚喜地低低叫出一聲，拿着絲巾，仔細看了看，摩了摩讚美道：「好東西，一定很貴吧。」

「說是上海買的啦，」銀妞兒兩眼發光地接嘴道，她又從衣袋裏掏出周欣給的手帕，遞過去：「這是周先生送我的。」

「都是人家小姐用的好東西啦！」王大娘接過那張可愛的新的小花手帕，（其實這只是極普通的，上海女學生常用的一種）抖一抖，又拿到鼻端一聞，「還香啦，你也

聞聞「她把手帕遞還給銀姐兒。」先生們待俺家真好，又送錢，又送東西。俺家就沒東西送人。」她把絲巾也還給銀姐兒，「今晚俺給你放好。」她又問：「你謝過先生們沒有？」

「俺謝過啦，」銀姐兒笑笑說。

「俺也去謝謝——」王大娘話還未說完，曾明遠這羣人就過來向她告辭了。馮文淑還進屋裏去看那個老婦人。跟着紡車就靜下來，老婦人顛巍巍地伴着馮文淑走到外面，給「先生們」送別。

這送別的一幕是簡單樸素的。沒有眼淚，沒有牽掛。每個人的臉上都現着親切的微笑。那個單純的農婦不斷地用簡單的語言感謝着，盼望着，祝福着。那個表情遲鈍的老婦默默地送着慈母似的注視。那個天真的少女像一個小妹妹含笑地追着他們的影子，她一個人跟着他們走了一小段路，她站在田坎上，對着那些背影頻頻揮手，親切地喚了好幾聲「馮先生，」「周先生，」和「張先生。」她等着她們有一天再來。

馮文淑還時常回頭去看她剛才離開的地方，直到平屋被白楊林隱藏，少女的身影

淡到沒有，她感到了一種近於悲壯的心情。這小小的農家，這平靜的鄉村，還牽繫着她的心，她現在要把這葛籐親手割斷了。

他們回到彌堡，略略休息一下，就開始清理的工作。除了被褥外，別的東西都被收檢在皮箱或籐包裏面。大批的信件被撕毀了，有的人還用火來燒燬這些過去的痕跡。馮文和周欣兩人坐在一個鋪上，藉着一支蠟燭的光亮仔細地讀着從上海寄來的舊信，她們一面看信，一面帶笑地談論過去的事情。慈愛的母親的心感動了這兩個熱情的女郎。她們抱着燒信的目的來重讀舊信，但是讀完後她們卻又把這些鄭重地收藏起。燒棄的只是普通友人的信函。

蟋蟀的寂寞的叫聲點綴了彌堡中的靜夜。外面是爽闊的世界。月光照亮山野。稻田起着銀浪。從「槍眼」望出去，人彷彿看見了白晝。道路是明亮的，田地是明亮的。「李南星和楊文木兩同志應該沿着那條路走回來了罷？」馮文和周欣這樣想，她在「槍眼」前立了一陣。外面靜靜的始終沒有腳步聲音，也沒有人影。她又回到鋪上，做了一些事，再走到

「槍眼」前去。

同志們已經爲了李南星、楊文木的不回來，發表過焦慮的議論。這時又有人就心地談論起來，這是曾明遠和張利英、方羣文加入說了一些類似抱怨的話。馮文淑聽得有點不耐煩，就離開「槍眼」去對周欣低聲說了一句：「下去走走。」她看見周欣還在整理東西，便一個人匆匆地走下去了。

她的第一件事便是痛快地抖動她那一頭濃髮，仰起臉去承受月光，好像要把漫天的清輝全吸進她的胸膛。她的第一個感覺是暢快。天空是這樣闊，眼界是這樣寬。她的思想彷彿就要跟着頭上的明月航行在一藍無邊際的天海裏。她挺起胸愉快地走了幾步，隨口哼起一支歌來。

「你興致真好，」周欣立在門口對她說，「我倒怕你一下子又感傷起來了。」

「你爲什麼又說感傷，我有什麼感傷？」馮文淑奇怪地問道。

「因爲我們明天就要走了，離開這個剛剛住慣的地方，不知道要到哪里纔可以歇

脚」周欣的話裏沒有一點感傷的調子。

馮文淑嗤笑起來，她捏捏周欣的膀子笑着爭辯道：「你不要以為你比我就有多大進步，其實你也有限得很。你離開上海不是也流過眼淚。」

「那是因為我媽媽，」周欣簡短地解釋道。

「這里不也是一個值得留戀的環境？」馮文淑理直氣壯似地反問一句。但接着她就改換語調帶着疑惑地說：「怎麼李南星還不回來？會明遠說他們早就該回來了。該不會在路上出了什麼事情。」

「不會的，這樣好的月亮，難道他們還會跌壞腿嗎？」周欣說。「李南星一定有什麼計劃。不然他向你借錢爲什麼不說用途？他借那許多錢作什麼用，這倒是奇怪的。」借錢的事馮文淑只告訴了周欣一個人。

「偏偏今天又是他同那個牢騷主義者在一起，」馮文淑就心地說。

「這兩天他工作得特別起勁，到處跑，到處談話，比我們都賣氣力——」周欣說。

「怎麼，你們在賞月嗎？」王東的聲音意外地在她們後面響起來。

馮文淑連忙低聲囑咐周欣，「不要說了。」然後她揚起聲音回答王東：「什麼賞月不賞月？虧你想得到這個漂亮名詞。」

「馮同志，你又生氣了，我不過隨便講一句，我也知道自己不會講話，」王東陪笑道，樣子是相當誠實的。

「怎麼你今天倒特別客氣起來了？」周欣故意挖苦地說。

「我從來就是很客氣的，」王東老老實實地說，「我對任何人都很好，奇怪的是好像我總不容易討人歡喜。」他現出一點苦惱的樣子。

「討不討人歡喜，有什麼關係？你埋頭努力做自己工作，不更好嗎？」周欣對他諷示道，「人不是靠着別人的喜歡來生活的。」

「你這話自然有道理。不過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比你們工作都做得少。我接受你們的批判，可是總改不了。我害怕會團長會把我取消。你們不高興同我一起做事，」王東

苦痛地說，差不多做出要哭的樣子。

「剛才曾明遠給他碰了一個小釘子，他今天倒忽然敏感起來了。」周欣在馮文淑的耳邊輕輕說。

「那麼你就照着那天大家批判你的話把行爲改過。不然，要是大家都不願意同你做事，曾團長也只有請你早點走路。」馮文淑故意忍住笑，用這樣的話來恐嚇王東。

「是的，我一定照你的話做。就請你幫我向團長解釋一下。」王東感激地對馮文淑說，「我知道自己不是壞人。只要大家肯幫我忙，我將來很有希望。我想請你和周同志多督促我。」王東只顧自己說下去，卻不知道馮文淑並沒有認真地聽他講話。周欣幾次對馮文淑做可笑的鬼臉，他也沒有看見。

張利英和吳平兩人先後走出來。張利英溫和地問他們：「你們又在談論什麼？」她不等待答話，又對馮文淑說：「文淑！你們睡得了，明天一天一定很辛苦的。」

「我不想睡，」馮文淑笑答道。

「爲什麼在戰區又比不得在家裏，不要使性子，應該把感情多少控制一下。」張利英長姊似地半勸慰半教訓地說。

「李南星他們怎麼還沒有回來？」馮文淑另外講起一件事情。

「是的，我也有點耽心，楊同志身體又不大好。」張利英點頭接着說。

「他們回來了！」王東忽然高興地叫起來，他看見那兩個人影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幾個人的眼光都跟隨着王東的聲音朝坡下望去。李南星的頤長身軀卽刻現在衆人眼前。

「李同志，我們正惦記你們。怎麼這時才回來？」張利英迎上去親切地問道。

「王老師留我們吃飯，又陪我們到他一個學生家裏去，走了很多路，所以回來遲了。」李南星不加思索地答道，臉上帶着一點興奮的顏色，聲音卻是相當的平靜。楊文木板起臉，一聲不響就往門裏走，他在門口遇着方羣文，她用驚疑的眼光看他一眼，想說話，又沒有開口，就默默地讓他走過了。然後她的探索似的眼光又去找尋李南星的臉。

房裏顫抖着淡淡的灰白光。沈重的空氣壓着那些疲倦的睡臉。鼾聲和磨牙聲浮起來又落下去，還吃力地在那重重的臭氣中掙扎着。蚊子也跟着這聲音在臭氣中飄浮，時常用牠們的針尖似的嘴去叮睡臉。睡眠的身子在翻動，睡眠的嘴發出不安的哼叫聲。彷彿有一個可怖的夢魘鷹影似地籠罩着全個房間，還伸下牠的利爪緊緊抓住那些年青人的咽喉。夜帶着牠的黑暗顏色和重濁氣味在屋裏進行着，好像就沒有天明的時候。

但在礪堡外面卻是一個美麗的，明朗的，涼爽的，寬闊的月夜。一條明亮的道路從礪堡傾斜地伸下去，直拖到稻田中，消失在白楊林裏。這路還是靜靜的。在這廣闊的天幕下夜帶着牠的清涼和芳香進行着。然而在不知不覺中天在褪色了。

月亮在作最後掙扎似地努力睜眼看這山野，看這道路，牠似乎想從偏西地方爬回

天頂，可是疲倦的顏色蓋上牠的臉龐，牠反而無力地一步一步往西方退走了。稀落的幾顆大星好像也因了這個驚惶起來，牠們不安地亂雲着眼睛……於是遠遠的，軍號似的，起了雄雞啼聲。一聲，兩聲，三聲……散在幾個地方的同伴們大聲唱和着。月亮的臉立刻駭成了蒼白。

李南星和楊文木兩個人躡起腳一聲不響地從裏面走出來，他們穿着整齊的軍服，手裏提着簡單的行李，臉上帶着嚴肅的表情。他們站在碉堡前面，轉身看看門內情形。沒有動靜。李南星忽然用親切的聲音對這碉堡說了一聲「再見」，就跟着楊文木往坡下走去。

他們在這明亮的路上走了不過二十幾步路的光景，忽然被一個意外的叫聲喚住了。「楊同志！楊同志！」聲音不大，但他們聽得出這是方羣文的聲音。「糟了，」楊文木簡短地說了兩個字，他們只得回過頭去。

來的果然是方羣文。她跑得氣咻咻的。到了他們的面前，她不問情由，第一句話便是：

「你們要走，把我也帶去。」

兩個人望着她發楞，不知道怎樣回答她。她連忙用懇切的聲調說：「不要疑心我，我不是來追你們回去的。我願意跟你們走一條路。」

「走什麼路？你知道，我們走哪里去？」楊文本板起面孔問道，不過他的聲音裏卻帶了點同情的調子。那突然來的驚嚇已經退走了。

「我知道。你們不肯跟大隊走，你們一定是留下做工作，我也要留下來，我可以給你們幫忙，我也可以做點事情。」她熱烈地要求道。

「方同志，你不是主張撤退？你不是說過我們人少不能應付困難局面嗎？我想你一定不贊成我們的工作。」李南星溫和地說，他還不能了解方羣文的心情。他覺得她的要求，她的這轉變來得太突然了。

方羣文苦痛地望着李南星，好像這些話傷害了她似的。但是她仍還熱烈地說：「我主張撤退，那是爲着大家，爲着團體。不是爲着我個人。既然你們兩個決心留下來做工作，

我爲什麼不可以參加做點事情……」

楊文本對她的同情不斷地增加着，在她那沒有歡笑的臉上彷彿看見了自己的面影，他忽然想起她近些日子對他流露的關心，他忽然想着她留下來也是一件使他高興的事。他的心活動了，但是他還插嘴提醒她道：「方同志，我們這次就是準備去犧牲的，所以我們沒有多約別人。我們自己並沒有把握，可以說是完全冒險。」

「楊同志，你不要看輕我，我有什麼理由怕犧牲？我的家已完了，我那不幸的婚姻也完了，我的丈夫死了。我孤零零一個人，什麼地方不能去？什麼事情不能做？我還有什麼牽掛……」方羣文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讓牠爆發出來，她的臉上起了一陣拘攣，眼裏迸出淚水，弄花了眼鏡片。但是哀求的眼光仍還從那里透出來，軟軟地射在楊文本的臉上。「我活着不活着，都是一樣，再沒有一個人關心我。我可以死，死了也沒有人可憐我。你們就帶我冒一次險罷。我可以給你們做許多事情。你們要打游擊，我也不會累你們。我還可以取掉眼鏡裝個鄉下女人，我沒有眼鏡也看得見的。」

「李同志，我們就答應她罷。」楊文木感動地對李南星說，他的臉上浮起一個帶淒涼味的微笑。雞在他們的周圍叫過第三次了。

「好，方同志，我們歡迎你。」李南星點頭答道，黎明前的時辰雖然充滿着涼氣，但是他覺得有一股熱流突然進到了他的心中。他略略俯下頭親切地問道：「你的行李呢？你就空着手趕來的。」

一個微笑衝破了方羣文的淚臉。她感謝地，寬慰地答道：「謝謝你們。我的東西帶來了，就在坡上。我昨天晚上就疑心你們有什麼計劃。今天我醒得很早，我還看見你放一包書在馮文淑的枕頭旁邊。我下了決心，等你們一走，我就連忙起來，匆匆把東西收拾好，趕快追來。我怕追不上，纔把東西丟在坡上，空手跑過來的。我現在去拿來。」

「你爲什麼不早說？我替你去拿罷，你和楊同志快往前走。我走得快，我會趕上的。」李南星接着說，他立刻動着那鷺鷥腳似的長腿轉身走上坡去。

最初的日光從「槍眼」射進碉堡，趕走房間裏那個可怖的夢魘。軍號聲霍地響起來，（雖然聲音不高，）攪亂了沈重的空氣。鼾聲停止了，代替的是咳嗽的呼喚，是笑話，是歌聲，是哨子叫。於是一個新的日子又開始了。

馮文淑剛從鋪上站起，就發見枕頭邊一包東西，上面寫着她的名字。她奇怪地打開牠，看見了李南星留下的信和書。她拿着信激動地大聲叫起來：「他們走了！李南星他們走了！」

這意外的消息把衆人都引到馮文淑的身邊。曾明遠伸出手拿過那封信，高聲唸着：「文淑同志——我們覺得也應該有人留在這裡繼續工作，我們也有一個工作計劃，我們不願意離開這裡的老百姓，所以我們決定留下來。我們違反了團體的決議，現在自動請求團長和全體同志允許我們脫離團體。請你們不要來尋找我們。我們的意志是很堅決的。我們不會改變決心，跟着你們到別處去。這裡有夠多的工作消耗我們的精力，也有一些願意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我們準備和老百姓一起死守着這個地方。倘

使敵人真的來到這里，我們決不會讓他們活着回去。望你們努力工作。你們的工作也是很有意義的。兩條路都應該有人走，而且你們還可以在外面找到更多的新同志加入，來填補我們的缺額。請不要誤會，我們對團體有什麼不滿。說句真話，我喜歡這個團體的親愛空氣。倘使不是因為目前這個工作，我真不願意離開你們。從在上海的青年救國團時代起，我就和你們（曾、張、周、你四位同志）在一起工作，你們當知道我說的不是假話。我借你的八十元，是拿來做工作費用的，現在無法還你，希望你能原諒我。這筆款子對我有大的幫助，我感謝你。爲了表示這點意思，我送你一部書，作爲一個紀念。這是一個偉大人物的自傳，我非常愛這部書，幾年來我就沒有離過牠，我無論去什麼地方，我都把牠帶在身邊。牠給過我不少的鼓舞。你讀牠，牠可以慢慢幫助你的人格的發展。作者是個善良的人，是王爾德所說的「有着純白的基督精神的人。」

「致

「民族解放的敬禮！

「問候各位同志，

李南星」

曾明遠讀完後，張利英悵惘似地說：「真的，他們走了。」接着起了一個騷動。大家注意地找尋，才知道走的一共是三個同志。

「奇怪，連方羣文同志也跟他們去了？她不是主張撤退的嗎？」曾明遠疑惑地說，他的臉上現出一點苦痛的表情。

「我們去找他，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姚民瑞興奮地說。他想到在姚老頭的家裏一定可以探到他們的踪跡。

馮文淑正拿着李南星留下的兩本書在翻看，她聽見姚民瑞的話，便擡起頭接着說：「你以為他們在姚家嗎？我看他們一定在王老師那里。」她忽然記起了那晚上聽見的李南星的斷續的話語。她因為自己知道多一點，臉上現着得意的神情。

「那麼我們立刻去找他們，把他們找回來！大家還是一道走！」吳平高興地嚷着，他以為衆人一定會採納這個提議。

「不必找他們了。即使找着，他們也不會回來的。」張利英帶點感傷地說。

「這倒是對的，我們還是各人走各人的路罷。」曾明遠想了想，下決心地說。「我知道李同志並不是一個沒有主張的人。」他忽然問馮文淑一句：「馮同志，他那八十塊錢是幾時借的？我們簡直不知道。」

馮文淑微微紅了臉，答道：「就是前天早晨，他叫我不問他做什麼用。」她又把眼睛放在書上。

「我知道，我昨天就說過他一定有什麼計劃。倒料不到真是這樣。」周欣剛從馮文淑手裏拿過那部書的下冊在翻閱，這時便擡起頭接嘴說，好像是來給馮文淑解圍似的。

「李南星就是這個脾氣，他常常做了事情，過後才告訴人。」

「是的，我看這次事情就是他一個人出的主意。」馮文淑省悟似地高興說。她對自已借錢給李南星的事，現在感到非常滿意。她又去看書的封面：綠色厚紙上正中印着兩個咖啡色的陰文大字「自傳」，下面是同樣顏色的陽文小字「前部」。頂上有一道藍

色鑲邊那是一排新體圖案字。她覺得牠們現着奇怪的形狀，便順口自語道：「這是些什麼字？」

「你認不得？就是插圖本克氏全集啦。」周欣從書上擡起眼睛，自負似地答道。

「這個『插』字倒不大好認，」馮文淑說，她的眼前又現了李南星的瘦長影子。她彷彿聽見他那嚴肅的低聲：「我們準備死守着這個地方。」又聽見他用感動的調子說：「我感謝你。」她覺得心跳得厲害，好像受到感情浪濤的衝擊。她連忙把書遞給周欣，短地囑咐道：「這本書我倒沒有看過。你給我檢起來。」她掉開頭緊緊咬着嘴唇皮，不讓眼眶裏迸出一滴水。

曾明遠和張利英們在那邊談話。姚民瑞忽然走來說：「馮同志，他送給你什麼書？給我看看。」他從周欣手裏把書搶了過來，翻了翻，興奮地自語着：「我一定要看看。」

周欣沒有理睬他，卻惋惜地對馮文淑說：「方羣文沒有留一個字就走了，她其實也該讓我們事前知道的。」

「你不要說。」馮文淑覺得心裏不好過，馬上現着不耐煩的樣子阻止道。

「不要難過了。人都走了，你就哭起來，也是沒用的。」姚民瑞匆匆把書闔上，交還給周欣，他看見馮文淑的神情，使用他那開玩笑的態度勸慰道。他對她做個怪臉，霎霎眼睛，故意要逗她笑。

「哪個才會哭？大家都是爲抗戰盡力，他們又不是我一個人的同志。」馮文淑倔強地賭氣說。

王東一直忙着在屋角收拾行李，他用乾臉帕蘸了一點熱水瓶裏的水揩臉，又用一把小梳子仔細地梳梳頭。這時候他覺得事情做完了，便走過來和馮文淑、周欣等講話。他順着馮文淑的口氣對姚民瑞說：「我知道馮同志是不會哭的，這又不是什麼傷心的事情。」過後他又露出不以爲然的樣子抱怨說：「其實他們也不對。就是要走，也該在事前同大家商量。大家在一起做了好些時候的工作，難道一點感情也沒有？無論如何，不能走得就像路人一樣。」

「你既然這樣說，那麼你就該跑去找着他們質問一通。在這里發發牢騷，他們也聽不見。」姚民瑞不高興他說話的神氣，就諷刺道。

「你喊他去？哼，他真的見着他們又會連一句話也不講出來的。」馮文淑覺得王東的話逆耳，不去睬他，卻冷笑地對姚民瑞說。

王東知道自己碰了一個釘子，他略略紅着臉，搭訕地說：「我不過隨便說一句。我知道楊同志和方同志都不大高興我，其實我也是真心對他們，並沒有對不起他們的地方。我不明白這是爲什麼。」

「那麼你問問你自己罷。」周欣冷冷地說。

馮文淑還想接嘴，卻被曾明遠的響亮聲音阻止了，曾明遠說：「大家不要講空話了，趕快準備罷，伙子就要來的。」

「用不着準備，我已經好了。」姚民鋒用輕快的調子答道。

方天行在「槍眼」前站了一陣，這時轉過身來，聲音裏帶着一點感慨，他簡短地說：

「伙子已經來了。」

果然過了一會，伙子們就在下面叫起來。曾明遠正俯着身子在幫忙，馮文淑細行李，便吩咐吳平一句：「吳同志，你去招呼他們上來挑東西。」吳平高興地應着，急急忙忙地跑下樓去。

十幾分鐘以後，碉堡又從騷動中落入了靜寂。下坡路上蜿蜒地拖着長串的人影。塵土迷漫在空中，但是遮不了同志們的視線。馮文淑和周欣兩人差不多同時回過頭來，最後一次看她們住了兩個多月的地方，灰黃的碉堡仍還靜靜地聳立在坡上，像一支鐵筆要劃破那晴朗的藍天。馮文淑感慨地自語道：「以後不知道誰來住這裏。」

「說不定李南星他們又會回來住的，這地方總不會空着。」周欣答道。

馮文淑好像沒有聽見這話似地，她對着碉堡一揮手，輕輕地說：「再見，老朋友！」就跟着同志們迎着陽光走去。

上午戰地工作團的九個同志就到了城裏。還是他們大家認識的那個古老的小城。城門開着，就像一個熟朋友張開笑口來歡迎客人。守城兵士聽見他們的熱烈的歌聲，也用興奮的眼光祝福這一羣年青的工作者。他們招呼着伙子沿着大街走去。他們愉快地唱着歌，還帶着親切的眼光看望街景。

但是刺戟着他們眼睛的，便是這奇異的街景。這並不是他們見慣的景象。曾明遠最近還走過這地方的，連他也沒有料到在極短的幾天裏牠會完全改換了面目。成爲這條大街的特徵的熙攘的景象消失了。那些觸目的煙攤、錢攤、商店、館子都靜寂的關上鋪門。暗黃色的門板上常常有白粉筆寫的字樣：

「××軍輜重營駐此，」和「××師××連駐此。」一些街牆上還留着他們從前

寫好的大字標語。現在在這些標語旁邊，也有人新用粉筆畫上了指示方向的箭頭，再註出「××軍××師前進！」一家茶館開着半邊門，裏面坐了不少的兵士，嘈雜地在談論什麼事情。三四個兵士走出，就站在門前，和街中兩個同伴講話。

平日坐在商店櫃檯裏的人們現在三三兩兩徘徊在街頭，樣子頗似閒適，表情卻帶嚴肅。他們看見這一行人，臉上現出一點驚訝的顏色，用他們那遲滯的煩慮的眼光望着這些熟習的年青的臉。他們曾經對着這些臉微笑過的，現在他們卻默默地讓這羣年青工作者走過去了。年青的歌聲也給他們的沈悶心境帶來一點輕快，但這只是一閃的電光，照不亮他們的嚴肅的面容。

年青的臉上沒有沮喪的表情，年青的脚步不知道灰心地繼續前進着。站在街簷下的一個中年士兵忽然舉起手愉快地叫了一聲：「同志，敬禮！」年青的臉微笑了，親切地回答着：「同志，敬禮！」九隻手先後舉到額上。另外三四個兵響應一般地叫起來。

這簡單的行列進了橫街，在一個小學校門前停下了。這個地方兩個月來沒有甚麼

改變，不過多了一些塵土和蜘蛛網。他們打發走了佚子，把屋子打掃一下又把行李安頓好。忽然聽見警報鐘響了，各人拿了一點重要東西，匆匆地跑出去。

大街上人們驚惶地跑着，都往城門奔去。他們也朝着那方向跑，王東跑得最快，他第一個跑出城門，把別的同志留在後面。吳平背着一大包東西，在人叢中不見了。衆人出城一里路光景，還看不見他的影子。三四個同志都說沒有看見他出城。曾明遠便又回去找尋他，走不多遠，就看見他坐在一株大樹下，望着面前那大包袱發呆。

「你怎麼啦？走不動嗎？」曾明遠寬慰地笑問道。

吳平紅着臉跑起來，拍着身上塵土，不好意思地回答着：「我找不到你們，剛才跌了一跤。」他勇敢地把包袱又搭在背上。

「快跑！我給你背。你就拿我的皮包罷。」曾明遠看見這小孩子身軀背着一個大包袱覺得好笑，哂笑地催促道，就接過包袱來。

他們趕上大隊，不到幾分鐘就聽見孔紅孔紅的機聲音。曾明遠嚴肅地低聲吩咐道：

「不要跑了，大家散開，快躺下去。」

馮文淑和周欣兩個就躲在田畔乾溝裏，上面有一棵小樹正把她們的身子遮住。她們蹲在溝裏仰望天空，藍天中沒有一片雲彩，這正是便利敵機活動的最好時候。

「今天會來投彈罷？」馮文淑帶點疑惑地說，聽見漸漸逼近的機聲，她並沒有恐怖，她有的是一種奇異的激動的心情。她甚至覺得有點好玩。她又疑心這是在做夢。四周很靜，沒有一點聲音，彷彿就在夜裏。

「你放心，已經來了，不會空跑的。」周欣帶點憤慨地答道。

好像特意來證實周欣的話，三架飛機在天空出現了。強大的機聲在這周圍散佈着恐怖。牠們指示着敵機的航路。是三架轟炸機，飛得不高，似乎就在她們的頭上盤旋。她們兩個頭緊緊挨着，從樹蔭下斜望過去。「在那兒！」周欣低聲說，她的心跳得很厲害，她屏住氣，不敢動。馮文淑不作聲，專心地去查看飛機。她看見機翼上紅點映着日光，十分眩目。

在她們旁邊田裏面，稻草微微在響動。立刻響起方天行的帶點恐懼的聲音：「不要

動，飛機就在頭上。」

「不要緊，牠們聽不見。我看不清楚。」姚民瑞還是用他輕快的聲音回答着，但是轟然一個響雷似的巨聲在不遠處突然爆發，馬上使他寂然了。附近地面起了一個震動。蹲在溝裏的兩個女郎連自己也不覺得地立即坐下來。

「投彈了，」馮文淑吐氣似地說，她緊緊抓住周欣的膀子。

「不要響，」方天行在旁邊低聲干涉道。就在這時候第二個聲音響了。地面跟着這聲音動了一下，那兩個女子在溝裏也略略感到一點顫簸。接着又是兩個炸彈。空氣稍微寧靜一下，忽然又起了一陣「咯咯」聲。

「在掃射了，」周欣說着，就把頭埋得更低一點，身子微微顫動。馮文淑不說話，也跟着低下頭，把周欣的膀子抓得更緊。田裏起了一些細微的聲音。

這單調的機槍聲，不久就停止了。馮文淑略略擡起頭看天空，周欣的頭也擡起來。她們只聽見機聲，沒有看見飛機影子。馮文淑問周欣道：「你怕嗎？」周欣露出一個苦笑，搖

搖頭答道：「我不怕。不過心裏不舒服，我們赤手空拳就讓他亂炸。」她話未說完，便聽見炸彈落下的響聲，她連忙又埋下頭。等震動停止，她和馮文淑再擡起頭向城內那面望去時，卻被一陣煙霧遮蔽了她的眼睛。

這以後就再沒有聽見爆炸聲。機聲也漸漸地小起來。於是這周圍又落入靜寂裏。姚民瑞第一個從田裏跳出來，他自語似地罵了一句，拍了拍身上的土。他的兄弟姚民鋒也出來了。

「走了，」馮文淑高興地說。她便從溝裏站起，她覺得腿有點麻，就把手撐在周欣的肩上。周欣帶笑地抱怨一句，也立起來。她們跳出乾溝，看看天空，天空仍是一片蔚藍，一片寧靜。躲在各處的人便陸續走出來，自己把警報解除了。

戰工團的同志們集合在一株大樹下。他們在那里休息了十分鐘，看見一部分老百姓走向城裏去了。大家正耽心着王東的安全，忽然瞥見他提了一個公文袋跟在一羣老百姓後面慢慢地走來。

「王東，王東！」馮文淑接連叫了兩聲。王東驚喜地擡起頭大聲答應着，就走到同志們的跟前。他親切地說：「我到處找，都找不到你們。」

「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就這樣膽小？」馮文淑帶點輕蔑樣子質問道，「其實我們跑不動，也並沒有炸死。」

「我並不想一個人跑，不過當時心裏一急，找不到你們，就只好跟着老百姓躲去。」王東略帶慚愧地解釋道。他又掉頭對衆人說：「剛纔真可怕，我以爲今天準沒命了。」他臉上還帶着一點恐懼的表情。

「這算什麼？跑戰地還怕轟炸，真笑話！況且今天不過三架飛機，投彈不過幾個。你膽子難道是灰麵捏的？」姚民瑞故意帶着驕傲的神氣挖苦王東。

「還有掃射呵！」王東伸伸舌頭說。

「掃射有什麼可怕？我們都躲在田溝裏，有掩蔽的東西。難道子彈有眼睛會偏偏找着你一個人？」姚民瑞笑着說，他臉上表情始終是明朗的。

周欣和馮文淑心裏非常暢快，覺得姚民瑞是在代替她們說話。先前心上一點陰影已經完全消散了。她們忘了那可怕的場面，卻帶着滿意的笑容旁觀着王東受窮。吳平和姚民鋒也有着類似的心情。只有方天行在想別的事，不會注意到這個小小的爭辯。張利英溫和地看着這談話的進行，她預備發言來打斷牠。但是曾明遠先開口了：「我們快走罷。今天還有好些事情，不要耽擱時間了。」他又問一句：「你們餓不餓？」

大家本來不覺得什麼，經他這一問，就感到肚皮的空虛了。他們沒有異議，便聽從曾明遠的話急急忙忙地走進城去。

進城的人相當多，在城門口經過了一陣擁擠，他們又走在那條石板鋪砌的大街上。街還是完整的，沒有變化，不過突然顯得熱鬧起來。兵士和市民混雜在一起。大家熱心地談論着，似乎沈鬱的空氣被炸彈震破了。

「西街落了兩個彈：一條龍炸了，打死一個人，傷了三個；一個彈就落在縣衙門門口。西門外也落了兩個彈，」迎面走來的兩個小商人，在街上遇見了朋友，一個年紀較青的

就用驚惶的口氣報告這個消息。

「縣衙門沒打壞？」朋友中一個人發問道。

「石獅子頭打掉了，」這是回答。

「我們去看，」馮文淑激動地說。她恨不得立刻就跑到西街去。

她知道一條龍是一個飯館，牠旁邊牆上那幅宣傳畫就是姚民瑞弟兄畫的。

「我肚子餓得很，吃了鍋餅再去，」姚民瑞表示異議道。他又問她一句：「難道你就不餓？」

「吃過鍋餅，最好先把東西放回小學校去再去看，」吳平接嘴說。

在一家關了門的商店門前，就是那個鍋餅攤子。新鮮的黃澄澄的大鍋餅發光似地躺在案板上，引誘着年青的飢餓眼睛。同志們都不想再往前走了。馮文淑也就同意地說：「也好，就依你，」她是在回答姚民瑞，其實會明遠已經決定了在這地方暫時停下脚步的。

同志們放下東西，圍在攤子前面，看着賣餅者拿起案板上那把尖刀，把餅切成一大

塊一大塊的，每人就捧着一塊慢慢地啃着。餅子是冰涼的，沒有一點味道。他們又沒有水來潤濕咽喉。但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邊吃邊在說笑。

「馮同志，我給你畫個像，」姚民瑞吃完鍋餅，忽然同馮文淑開玩笑說。

「不要在這裡。等一下到縣政府門口落炸彈地方去畫去，」馮文淑興高彩烈地說。

「不是。我看見你吃東西就像個小姑娘，樣子特別有趣。現在先畫一張再說，」姚民瑞笑着答道。但是他摸拍紙簿，牠卻沒有在衣袋裏。

「少糟蹋點你的紙，」馮文淑搶白地說了一句，卻聽見姚民瑞張皇地嚷起來：「不對，我的本子掉了！」便故作快樂樣子笑道：「掉得好，哪個叫你一天到晚就拿着亂畫？」

姚民瑞現出十分着急的神情，同志們都掉過臉來安慰他，還發出同情的問話。

「恐怕是躲警報時掉在田裏了，」周欣忽然記起來，便提醒地說了一句。

「對的，一定在那里，」姚民瑞的圓臉上現着可笑的省悟的樣子自語道。

「掉了也就算了，何必着急？」馮文淑故意用這話來激他。

「不行，這是我的心血，我一定要找牠回來。」姚民瑞焦躁地說。

「那麼你快去找，也許還找得到。」馮文淑鼓動地說。

「我現在就去。不過等一會兒我們在哪里找你們呢？」姚民瑞慌張地問道。

「那麼姚同志，你回來就直接到小學去。」曾明遠答應，「我還要到縣政府和司令長官部去接洽。現在沒有什麼事情，大家休息半天罷，等我回來再開會。」

「好。」姚民瑞不加思索地答應着。他喚他的弟弟：「民鋒，你陪我走一趟。」姚民鋒不說什麼，兩個人就匆匆地走了。

馮文淑微笑地望着姚民瑞弟兄的背影，他們一幌就消失在人叢中間了。她覺得一隻手在敲她的肩頭，她側過臉，張利英帶着溫和的微笑責備道：「你這個孩子就是這點不好！你總是幸災樂禍。」

馮文淑像個被溺愛的孩子似地笑了笑，答道：「這是小小的報復，因為他常常愛同我開玩笑。況且這是他自己不小心弄掉的。」

「你們女孩子就連一點小小事情也要報復，我真猜不透你們的心，」王東在旁邊插嘴道，他似乎在替自己訴苦。

「你猜不透，頂好就不要猜，」馮文淑乾脆地回答他，不過她的臉上並沒有現出一點氣惱的表情。她笑着，而且露出她那對酒渦。

從鍋餅攤，這一羣人便走向西街。快到縣政府門前，路就被人堵塞了，不過別人看見他們，卻讓出一個縫隙給他們通過。少數熟習的面孔還點頭招呼他們。

路上散亂地堆着瓦礫，一段石板路破碎了，忽然露出一個土坑。縣政府門牆上現着殘毀的傷痕，塵土瓦片沒有掃盡，掩蓋了平日的光潔的過道。右邊石獅子歪斜地蹲在石座上面，但是齊着頸項是一片雲白的斬痕，頭不知道飛落在什麼地方。兩個荷槍的衛兵仍還端端正正地站在兩個石獅子旁邊，不過帶着一點孤零零的樣子。

曾明遠一個人通過衛兵的一道關往裏面去了。別的同同志卻繼續往前走。街上塵土

顯得特別多，兩旁店門緊緊關住。大幅宣傳畫，壁報，和標語，像老朋友一般親切地望着他們。這天牠們也顯得冷落，而且臉上像蒙了一層土，染上一些污痕。

再往前走，他們又到了人們圍聚的地方。他們擠過去，發見了瓦礫堆，一間屋子炸光了，四五間房屋震毀了。一個半老女人對着廢墟哭泣。五六個人在磚瓦堆上挖掘東西。馮文淑皺着眉頭，把她的靈活眼睛移向四處看。她忽然發覺她身邊不遠處站着個三十歲左右的人，頭上束了一條白布，前額有一團血跡浸在布上，他望着那堆木條和磚瓦發楞。又是那見慣的悲劇！她的心彷彿被什麼尖利東西猛刺着，她立刻捏緊周欣的手，而且把嘴唇皮咬了一下。

「俺們跟鬼子沒有冤仇，他們做啥來害俺們！」在旁邊突然響起這怨憤的聲音，就是從那個頭上包着白布的人嘴裏吐出來的。馮文淑覺得應該走了，但是別的同志還在用眼睛儘量吸收這個景象，直到會明遠的臉龐在人叢中出現了，他們才掉轉身子。

他們離開了擁擠的地方，回到小學校，會明遠告訴他們一些意外的消息：縣長下鄉

去了。司令長官部搬到宋埠去了。敵人打到了葉家集。這都是縣政府的張科長告訴他的。他最後提出他的意見：他們也到宋埠去。

姚民瑞弟兄氣咻咻地跑回來，他們正來得及聽見曾明遠的報告和參加團體的會議。會議的結果是一致贊同曾明遠的主張：明天一早出發，跨過大別山，趕到宋埠去。

曾明遠又到縣政府去接洽第二天出發的事情。他得到滿意的結果出來，在約定的地方和同志們見了面。他們在那個小茶館裏，喝着熱茶，慢慢地嚼着冷的乾澀的鍋餅，大家以一種近於閒散的心情談笑着。沒有緊張，沒有牽掛，這一天的見聞對他們似乎不會留下一點影響。他們現在儘量享受疲勞後的休息，和忙亂後的安閒。話題忽然轉到了李南星三個人身上，馮文淑懷念地自語道：「他們三個人現在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他們一定比我們更忙。」周欣接嘴道，「我想他們一定過得更有趣。」

「那麼你爲什麼不跟着他們去？」姚民瑞沒頭沒尾地問道。

「我倒想去。可惜我事先不知道。」馮文淑帶點渴望地說。

「現在還來得及，」姚民鋒補上一句。

「你們真是兩兄弟，說話都是一樣，」周欣笑道。

「我的話可沒有我哥哥多，」姚民鋒答道。

「姚同志，你不要再鼓動了，我們現在只剩了這幾個人，再走不得了，」曾明遠聽見姚民鋒那句話，便帶笑地阻止他說下去。

「不會的，到了這裡，就應該跟着團體行動了，」張利英溫和地說，她一面安慰曾明遠，一面提醒馮文淑。提到李南星和方羣文，她心裏也有點不好過，懷念折磨着她，不過她的理智可以控制情感，使她不說感傷的話。

「姐姐，你難道還不放心的？我是不會離開團體的，」馮文淑笑着對張利英說。她的態度是誠懇的，她坦白地承認：「我不過帶了點浪漫主義的氣質，我總有一些幻想。」

「年青人有點幻想也是好的，這並不是缺點，」張利英答道。

曾明遠忽然注意到方天行默默地像在思索什麼事情，便問道：「方同志，你這些時

候怎麼不作聲？你又在想太太嗎？」

「其實路隔得不算遠，你大可趁這機會請假到長沙去一趟。現在長沙也常有轟炸，你就放心嗎？是我，我一定去的。」王東熱心地說。

「去又有什麼意思？現在不是回家的時候。好在家裏有人照料她，」方天行答道，他似乎極力要做出平靜的聲音，可是聲音裏仍還帶了夠多的憂鬱。

本來是相當靜寂的，外面街上忽然起了小小的騷動。嘈雜的人聲攪亂了這茶館裏的閒散空氣。他們的談話中止了。大家挽了緊張的心情走到外面，正看見一羣老百姓攜兒帶女，每人還背着、拿着一兩個布包狼狽地走來，衣上黏染不少塵土，臉上現着憔悴的顏色和驚懼、張惶的表情，有的就在街邊簷下坐起來，把布包當作坐墊，有的還支持着疲乏的身子繼續往前走。

「俺們是葉家集逃來的。鬼子打來了。俺家都給鬼子弄光了。俺們就只帶了這點東西逃出來，一直逃到這兒，」一個頭髮斑白的男子喘着氣這樣答覆旁人的問話。

「媽，俺走不動了，歇一下吧，讓俺吃點東西。」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牽着母親的衣角哀求道。

「黑妞兒，聽媽的話，俺家都沒有了。哪兒還有東西吃？」中年的母親苦痛地用乾澀聲音回答。

「周欣，你留住她，我去買鍋餅！」馮文淑忽然用了帶哭的聲音對她的同伴說。她在周欣的肩上輕輕敲了一下，不等周欣回答，就匆匆走了。

「這是縣政府的事情，等我再去同張科長商量。」曾明遠用感動的眼光望着馮文淑的背影，忽然下了決心對同志們說。

曾明遠和同志們為難民的事情忙到晚上九十點鐘，回來就倒在小學校的地鋪上睡了。身體的疲勞使人容易忘記環境的不舒適，精神也鬆弛了，他們倒下去不久就沈沈地睡去。

到了半夜，馮文淑忽然醒了。房間裏是一片黑暗，空氣快到了窒息呼吸那樣地沈重，蚊子嗡嗡地就在她臉的四周叫，牠們的尖利的嘴從四面八方向着她圍攻，她用手在防護自己。臉上許多地方發癢，發痛。她又用手搔搔臉。那尖嘴甚至叮到手上來了。她便把氈子拉起來蒙着頭，她希望能夠再闔眼沈睡。但是過了片刻，她又覺得透不過氣來，只得把頭露到外面。爲了躲避蚊子的攻襲，爲了鎮定自己的煩躁，她不住地翻動身子。她看看睡在她旁邊的周欣和張利英，她們兩個人都睡得很好。她想：怎麼單單我一個人睡不着？怎麼單單我一個人怕蚊子？她勉強閉上眼睛，可是白天那些景象立刻電影似地在她眼前出現了。她忽然又覺得背上發涼。土地的冷氣透過那層薄薄的稻草和被單冒了上來。這使她的頭腦更清醒，睡意更消失。她生起氣，她對自己說：難道我就不能吃這點苦？我應該好好地睡到天亮。但是說也沒有用。她聽見對面起了輕微的響動，過後又寂然了。她又聽見那可怕的磨牙聲。她煩躁地說：「吳平這孩子又在磨牙齒。」這聲音像一把小刀慢慢地在她心上刮，又像一個猛獸剛吃完牠的捕獲物正預備張口大叫。她緊緊咬着牙齒，用

手把耳朵蒙住，但是蚊子趁勢又來了一次攻擊。她煩厭地接連翻動身子，推開了氈子，又把牠拉回來。

「你在做什麼？」周欣半醒半夢地說，她的身子略略動了一下。

「你也醒了？」馮文淑驚喜地低聲問道，她彷彿在陌生地方遇見了熟人。周欣沒有回答這同伴，又已沈沈睡去了。她聽見方天行在另一個角裏輕輕咳嗽。他卻不說一句話。

忽然空氣震動起來，不知從什麼地方遠遠地打過來一個「轟隆隆」的聲音，牠好像自遠而近，一下就進了房裏，從上面跌落下來往屋角，往地裏，四處散落了。

「這是哪里來的砲聲？」馮文淑奇怪地想着。一個同樣的巨聲又從外面送了來。這無疑地是砲聲。她打了一個冷噤，便屏住氣側耳靜聽着。

「砲聲！曾明遠在說話了。」

「曾同志，你也聽見了？」馮文淑感到一點安慰地問道，「轟隆隆。」

「轟隆隆」的聲音接連地響着。彷彿屋子都在搖動了。人分辨不出是幾尊砲在那

里開放，只覺得耳裏盡是「轟隆隆」聲。

「現在離前線比較近一點。前線一定相當緊張，」會明遠沈着地答道。

吳平忽然從夢中驚恐地叫起來：「什麼聲音？」

「不要緊，這是前線的砲聲，離這里還有相當路，」會明遠安慰地說。

「是不是日本鬼子打來了？」王東從夢中驚醒起來，慌慌張張地問着。他正做着一個可怕的夢，迷糊中把夢景和現實混雜在一起了。

「周欣，周欣，快醒過來！你聽砲聲！」馮文淑搖撼着周欣的膀子，興奮地喚着。張利英也已經醒了。

「你大驚小怪的做什麼？今天晚上總不會打來的，」周欣揉着眼睛說。但聽見一聲砲響，她立刻清醒了，便坐起來。

「我們怎麼辦？要不要準備就走？」王東坐起來，帶着驚恐地問道。

「怕什麼！就是鬼子打來，也走得了的。況且這里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姚民鋒冷

言冷語地接嘴說。

「就是因爲不是我一個人，所以我們就該早點準備。現在也不是說漂亮話的時候，」
王東賭氣地答道。

「其實也已經準備好了。我們不是決定明天早晨就走嗎？」姚民瑞插嘴道，他在幫
忙他的弟弟講話。

「你們不要老是講這些閒話。有事情還是慢慢商量吧。」曾明遠發言干涉道：「在
這種時候應該大家同心協力才對。開玩笑多了也不好。」

「他們兩兄弟就是這個脾氣。外面響着砲聲，他們倒還有閒心故意同我鬥嘴，」王
東訴冤似地說。

「王同志不要多說了。我們好聽聽砲聲，看還有沒有別的聲音，有沒有什麼動靜，我
們好早作準備。」張利英溫和地說，她穿了上衣，坐在被單上面。

外面是一片靜寂。砲聲有節奏地接連響着，但聲音並沒有增大，還是那單調的「轟

隆隆」的聲音，而且對於那些注意的耳朵也漸漸成爲熟習了，於是砲聲突然停止，剩下
一點餘音在屋角，在地中顫動。過後是一陣特別的死一樣的沈寂。緊張的心開始鬆弛下
來。吳平垂着頭坐在被單上打瞌睡。周欣又倒下去睡了。馮文淑和姚民瑞、民鋒弟兄不住
地揮動手打蚊子。

「大家睡罷，現在沒有事情了。今晚上是不會有問題的。我小心警戒着就是了。」曾
明遠放心地對同志們說。他又補充地加上一句：「要是有什麼事情，我會叫醒大家的。」
馮文淑覺得眼皮有點重，在往下墜，她知道疲倦來抓住她了，她感到了睡意，便接嘴
道：「不管有沒有事情，我現在要睡了。讓我在夢裏打鬼子罷。」

張利英微笑起來，她對馮文淑說：「你要好好地睡呵。不要在夢中又大聲叫起來，
哭起來的。」

「姐姐，我知道，」馮文淑親切地答應着，她即刻睡倒下去，口裏還自言自語：「明天我
們就要跨過大別山了。」她側頭去看周欣，周欣已經閉緊眼睛，而且發出輕微的鼾聲了。

十四

城樓苦痛地默默望着那大羣擁擠的行人，說不出一句送別的話。手推車吱呀地哼着，伙子們忙亂地叫着，同志們激動地大聲在談論。人和行李挨擠在一起，頭常常碰到扁擔，懸垂在扁擔兩頭的公事箱和行李不時聳擊腿和腳，又引起一些爭吵的聲音。這一切匯合在一處，像一股洪流，不停地往前面衝去。

公路像一條黃色大爬蟲蜿蜒地伸展出去，牠的頭似乎就伸到了無盡處。人羣一觸到牠的尾巴，立刻激起一陣灰黃的塵霧。塵霧跟着人的脚步飛。一部汽車駛上來，塵土一下就遮蔽了半個人，然後打着漩子追着車輪走了，留給行人的鼻子一陣乾燥。

253
太陽是炎熱的，路在沈重的脚步下燃燒起來，風吹到人的臉上也會發燙。許多頭上都在冒汗。馮文淑的鼻尖上就聚集了不少細小的汗滴。她的臉紅得像擦了胭脂。她的嘴

微微張開，還低聲哼着抗戰歌曲。周欣走在她的旁邊，臉部表情和她的一樣，也是相當輕快的，彷彿充滿了朝氣。

「真怪，今天要走長路，天氣就特別熱！」王東帶着煩惱的樣子抱怨道。

「你就走不動了？還早啦，一共二百八十里，你算算走了多少，」姚民瑞滿不在乎地接嘴說，自己卻得意地笑起來。

「走不動也只好走。就是天氣熱，討厭！」王東不覺得姚民瑞話裏帶了一點挖苦的調子，他還對姚民瑞老實地訴苦道。

「王同志，你走不動也可以不走，像人家那樣坐手推車不是很好嗎？只要你打擺子，」姚民鋒響應他哥哥地說着，就噗嗤笑起來。姚民瑞和吳平都笑了。

張利英的溫和臉上也綻出一絲微笑。她的同情的眼光轉到了一輛手推車上，那里躺着一個穿草綠色制服的蒼白臉中年男子，他的瘦小的身子在顫動，在搖幌，牙齒也在打戰。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略略皺起眉頭。她回頭悄聲囑咐姚民鋒：「不要笑人家打擺子，

你看人家多痛苦。」

「還好，我們幾個人裏面倒沒有人打擺子，」姚民鋒微笑地說。

「楊文木同志不是常打擺子嗎？」王東駁道，「還有方天行同志也打過擺子。」

「你就忘了說你自己，」周欣忽然在後面大聲插嘴說。

「我好久就沒有打過了，」方天行略微帶點不安地說。他不願意聽見人說起他打

擺子的事。他就心在路上發起病來。

別人沒有注意到方天行的話。王東卻連忙辯道：「那是很久的事了。你們說，這一個

多月我打過擺子沒有？」

「這點小事，也值得爭論？你們又不是小孩子！」馮文淑含笑地在後面奚落他們。

這樣的「不費腦筋」的談話似乎減輕了炎熱和沈悶。這幾個年青同志們不覺得路長，不覺得疲勞，緊張心情鬆弛了，他們只是踏着輕快的脚步前進着，前進着。在這擁擠的人羣中他們九個人組成了一個最愉快的行列。

他們就這樣的進了大別山，走上那在羣山中起伏着，蜿蜒着的公路。

公路是寬敞的，公路又是擁擠的。人不斷地增加着。路不斷地翻騰着。山像不知道疲倦似地湧起那一座一座波浪般的峯頂，一匹浪連接一匹浪，彷彿一直連到天邊。路跟着山彎，人跟着山動。手推車，扁擔，馬蹄，人腳，千千萬萬的縛着裹腿或單穿着軍褲和布鞋的腳，還有那些逃難的男人的腳，女人的腳，老人的腳，小孩的腳，絡繹不絕地從兩個相反的方向來填塞公路。牠們翻過了一個山嶺，又爬上第二個去。山好像沒有終結，路好像也沒有盡頭。灰色的碉堡威武地立在每一座山頭，驕傲地晒笑着那些漸漸現出疲勞樣子的脚步。伙子們的背彎下去了，手推車的聲音成爲斷續的了。談笑的嘴閉上了，脚步也開始弛緩了。但是山峯一座一座無情地攔在前面。太陽沒遮攔地直射下來，晒黑了那些年青的臉。

疲勞的脚步繼續前進着。甚至磨起了小泡的腳也是不知道休息的。軍隊在前面進行，軍隊在後面進行。繫在兵士身上的無數磁碗和鑲鐵壺撞擦的聲音，有節奏地響成一

片，壓倒了手推車的呻吟，同少數逃難者和患病者的哼叫。

馮文淑擡起頭看前面，公路被一片草綠色掩蓋了。這真是無邊無盡的，前頭的剛翻過山去，後邊的又接上來，好像是一根綠色長帶子，搭在山脊上，有人在另一面用力拉着，只看見草綠色從這面翻過去又翻過去。前面是草綠色，後面也是草綠色，彷彿是一大片飄動的春草，在草地兩旁還鑲着黃色和雜色的框邊。一個師迎面過去了，另一個師又趕上來。便是最靈活的眼睛也數不清那人頭的數目：那些頭，那些被草綠色軍帽蓋着的頭，那些在驕陽下面始終昂着的頭。現露在馮文淑眼前的都是黝黑的，積滿汗珠的年青臉，有的還掉向這面，對她和同志們做一個微笑。她忽然興奮地笑着側頭對周欣說：「你看，我們還有這樣多的人，這樣多年青的軍隊！」

「這還只是一小部分啦，你記着我們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周欣得意地答道，她的眼睛也因了這個令人激動的景象發亮了。

「姚同志，你怎麼不拿出本子來畫一張？這才是個偉大的場面呀！」馮文淑興高采

烈地對前面的姚民瑞說。

「畫不得。別人會把你當作漢奸的。」曾明遠連忙阻止道。

「我知道，我不會上馮同志的當。我以前碰過一次釘子的。」姚民瑞笑着回答道，不過他十分注意地望着軍隊進行，好像他要把這場面深印在他的腦裏似的。

「人家是說真話，哪里是故意害你？」馮文淑辯白似地說，她也失笑了。她又把眼睛掉向前面，她跟着同志們繼續在公路的邊沿上走着。

軍隊不停地向前進，齊整的脚步，齊整的服裝，甚至是相同的表情。他們似乎不知道疲勞，不知道休息地走着，默默地走着。臉向前面，脚步也向前面。塵土飛起來，落下去，落到他們身上，就積在那里。草綠色開始枯黃了。他們卻像沒有感覺地只顧昂着頭大步奔向前面，前面是一重一重的山，山坳像一張大口，不知道飽足地吞食了他們。

馮文淑的耳裏仍是那整齊的脚步聲和磁碗同鑲鐵壺撞擦聲。聲音是單調而嚴肅，有着一種振奮精神的力量。她看見他們的沈默，卻想張開口痛快地唱起一支歌。但是她

並沒有大聲唱出來，她只是低聲哼着。她在那許多人面前還有點不好意思。

黃色的塵土像被一陣旋風捲起來似地在空中飛揚着。單調的聲音變為複雜了。得得的馬蹄聲，孔洞孔洞的砲車聲，火仗的低聲哼叫。馬負載着輜重，火仗背負着大鐵鍋、鐵鏟等用具，兵士背着捷克式的步槍……這一切都沒有停留地翻過山頭去了。軍隊繼續前進着。

太陽盡量在發揮牠的威力，陽光像烙鐵似地焦炙着那些躲在衣服裏面的皮膚，「飢渴」如像一隻手搔着人們的心和咽喉。但是這些都沒有能阻止前進的脚步。茅棚在路旁出現了。茅棚像遮蔭的大樹似地綴點着公路。在那里老百姓們露着誠樸的笑臉，懇切地招呼着：「老總，來喝點冷開水解解渴吧。」連放在桌上的瓦壺和擺在架子上的瓦缸也好像對着人現出歡迎的微笑。有些兵便離開隊伍匆匆跑到那地方去。

「我也要喝一碗，」馮文淑自語似地說着，她便跑進一個茅棚，端起桌上一個藍花碗，也不問有什麼味道，骨都骨都地把一碗冷開水喝光了。老百姓稱她做官長，她也不講

什麼，只是含笑地說一聲謝，就跑出來。她覺得心裏爽快了許多。她看見周欣、吳平、姚民瑞都進去喝了水。別的人也到那里去。人們匆忙地從那里進出，茅棚裏十分熱鬧，老百姓忙着把水盛到碗中，他的笑容擴大了，他更懇切地邀請着。在兩三個茅棚裏還站着中年的農婦，熱心地幫助她的丈夫盛茶。

馮文淑用她那敏感的女性的心看了這情景，她感到興趣地望着，她感動地低聲唱起一支熟習的歌：

「嗨嗨嗨，我們軍民要合作！

嗨嗨嗨，我們軍民要合作！

你在前面打，我在後面幫！

.....

她一面唱，一面微笑，好像這是爲着她自己唱的。於是他們到了一個小站。路旁現着一些賣飲食的攤子。她覺得腿有點發痠了。

軍隊繼續前進着。馬、砲車、火伕都不知道消失在什麼地方了。在馮文淑眼前搖幌的仍是那一片悅目的草綠，這像一股水不停地流向前去。這洪流淹沒了那些在公路邊沿上拖着疲乏脚步的男女難民。

軍隊似乎是不知休息的，只顧往前走。但在走着相反方向的戰工團的同志們卻停了下來。給他們挑東西的幾個疲勞的伕子也放下了扁擔，輕鬆地伸直身子。年青的同志們拍去了身上的塵土，興高彩烈地圍到攤子前面。伕子們也跟着站到那邊去。

餅子、稀飯、油條、麻花等等，像美味一般塞住了那青年人的飢餓。他們貪婪地吃着每一樣東西，爭先掏出自己身上的錢。每個同志的臉上都露着滿意的笑容。那些寧靜了一些時候的嘴又爲着談笑張開了。疲倦的表情漸漸地從這些臉上消去。年青的精力充分地表現在愉快的樂觀的臉上。

一個師又迎面走過去了。默默地，堅定地那些脚步移動着。草綠色，草綠色，他們望前面，從那里又爬上來無窮無盡的草綠色軍帽，再看後面，一條草綠色的爬蟲還正往山坳

溜下去。在他們的眼前依舊是無始無終的軍隊的進行。

「馮同志，過了多少了？」吳平嚴肅地低聲問道。

「我也不知道。」馮文淑簡單地回答，她的眼光還只是在草綠色上面流動。

「那麼你猜還有多少？」姚民瑞忽然問道。

「我怎麼猜得出？」馮文淑坦白地說，「不過一定是很多的。」

「的確，我們的軍隊是很多的。打了一年了，我們還有這麼多的軍隊開赴前綫。看起來，真叫人高興！」周欣興奮地插嘴道。

「不過這許多人開到前綫去，一定有一場惡戰的。」王東低聲說。

「這樣多的人正好同鬼子大打一仗。你害怕什麼？難道還替鬼子們擔心嗎？」姚民瑞譏諷地說。

「不是，我覺得有點慚愧，人家往前綫開，我們卻向後方走。」王東出人意外地用老實的，而且帶點畏怯的態度答道。

這句話把衆人的口封住了，牠彷彿在他們頭上潑了一瓢涼水。姚民鋒卻不舒服地辯駁起來：「不是你極力主張早走嗎？現在又來說風涼話！」

「走是應該走的。留下來沒有什麼好處。而且司令長官部也要我們走，」王東毫不遲疑地辯解道。

「那麼，你爲什麼又覺得慚愧？」姚民鋒追逼似地再問一句。

「人本來是矛盾的。我覺得自己就充滿了矛盾，」王東帶了一點感傷地說。

「你們這樣辯論下去，又有什麼用？我們還是走吧，」馮文淑不能忍耐地催促起來，她覺得王東的話聽着有點不舒服。矛盾，矛盾……這兩個字搔着她的心。

於是同志們抖擻抖擻身子，邁開脚步；伙子們擦擦手彎下身子去就扁擔。新的進行又開始了。

依舊是那綿延不絕的公路，牠蜿蜒地翻過一匹山又一匹山。山在同志們的眼前慢慢地高起來，又慢慢地落下去。黃色的塵土一股一股地在日光裏飛舞着，然後又細雨似

地灑在那些草綠色上面。同志們的剛拍去灰塵的軍服上又染了枯萎的黃色。馮文淑看了自己身上，她也失聲笑了。她向周欣笑道：「這一身灰塵要是給我媽媽看見，一定會吵的。」

「我媽媽還不是她一定說：『阿欣，你們年青人真是沒有法子想！你又從啥地方帶了一身灰回來？』她說不定還會給我拍灰塵的。」周欣也笑着答道。

「這一來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得到媽媽的信了。」馮文淑帶點惋惜地說。軍隊的進行始終沒有停止過。兵士用堅定的脚步踏着公路。他們的步伐是整齊的，他們的表情是同樣的。他們就像一股草綠色的急流，不斷地迎面湧過來。草綠色，這一片染上灰塵的草綠色，似乎是無窮無盡的。又一個師過去了。馬蹄蹶起更多的塵土。機關槍連過去了。輜重營過去了。工兵營過去了。連一粒一粒的塵土也聚集起來興奮地跟着軍隊前進。

軍隊繼續進行着。山在動，公路在動，周圍的一切都在動。那整齊的千千萬萬的脚步

聲就像要把山也踏平似的，就像要把太陽也喝退似的。塵土如像蒙蔽日光的煙幕，在空中盤旋着。雪亮的槍刺勇敢地對着漸往西退的太陽，牠們筆直地向着天空，似乎要劃破天幕撥開一個清涼世界。

磁碗和鑲鐵壺撞擦着，手推車依呀依呀地在呻吟，砲車昂奮地空空同空同吼叫着，馬蹄沈重地打擊着公路。馬昂着鼻子雄壯地長嘶……這一切聲音似乎被一隻大手揉在一起，成了一曲雄偉的樂調，來表現這無始無終的偉大的進軍。

太陽的威力逐漸地在減退。汽車的喇叭聲突然響起來，聲音是在馮文淑的後面。她的一部分同志回轉頭去看。幾部卡車連接地駛過來，攪起更多的塵土，塵土像一股一股的黃色的旋風，從地上滾滾地捲起，一直在空中打轉。這是從前線開回來的救護車。車裏歪歪倒倒地躺着一一些傷兵，他們臉上慘白，受傷處縛着紗布，血不時從傷口浸出，把紗布緊緊黏在皮膚上，而且在布上染了幾塊鮮紅色。有的默默地望着眼前的景物，有的露着茫然的眼神，發出低聲呻吟。

「我們應該慰勞這些掛了彩的同志，」馮文淑感動地掉過頭對周欣說。上海救護醫院中的生活電光似地在她的眼前閃亮一下。她心中起了一個小小的攪動。

「可是此地離醫院還很遠呵，」周欣只說了一句，她的眼光還定在那些卡車上。

馮文淑再看卡車，一陣隆隆聲向四周噴出大股的煙塵。她的耳膜好像被震破了似的，眼前也罩上一層煙霧。在黃沙飛揚中，四部卡車飛馳過去了，牠們全消失在山的那一邊。先前爲了讓路，走在公路邊上的軍隊，這時又移進了路中央。沙塵慢慢地在馮文淑的眼前落下來。她擦過了眼睛，眼前又只是一片草綠色。這顏色現在顯得很柔和。空氣也變成比較涼爽了。

「真長呵，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過得完？」吳平讚嘆似地說。

「你知道一共有多少兵？」姚民瑞故意問他。

「我怎麼知道？我又沒有數過！」吳平笑答道。

「你就不看見番號已經過了幾師人了，」姚民鋒接嘴說。

「但是你又知道後面還有多少嗎？」吳平反問一句。

「我知道，這是無窮無盡的。我們中國有的是兵。」姚民瑞得意地答道。

「那麼你就是一個『少爺兵』。」吳平說着，便噗嗤笑起來，他那個塌鼻子似乎笑得更陷進去了。

馮文淑和周欣在後面也失聲笑了。她們還記得美國丑角斐司開登主演的那個電影。

「你們真是小孩子。走了一天，還是有說有笑的。」張利英回過頭來對這幾個年紀更青的人說，她的臉上已經現了倦容，不過她那溫和的微笑還是十分親切的，鼓舞人的。

「當然啦。你看那些隊伍，他們不知道走了幾天了。可是他們還那麼有精神，還是那麼勇敢的開赴前線。」馮文淑在後面笑答道。她又興奮地帶着夢幻的神情說下去：「我一定要寫信到上海，告訴我哥哥，告訴我媽媽，說我們還有這麼多的年青的軍隊，說我們打了一年，不但力量沒有損失，反而越打越強了……」她說着，手也不自主地略略舞動

起來。她臉上的汗珠已經早乾了。她覺得心裏一陣爽快。

「馮同志，你是不是又在背臺辭？」姚民瑞忽然回頭嘲笑地打斷了她的話。

「呸！哪個在同你開玩笑？」馮文淑低聲笑罵道。

他們一面走，一面講話。從他們身邊又不知經過了若干隊伍。草綠色，始終是這一片無窮無盡的草綠色。但草綠色漸漸地黯淡起來。夜來了。牠給每個身體帶來舒適清涼的感覺。疲勞的脚步好像得着鼓舞似地又迅速地向前邁進。路略往下俯着的身子又伸直起來。

軍隊仍還繼續進行着。草綠色漸漸地和四周的山色混在一起。月亮代替烈日升在天空。天空是悅目地明亮的。公路變成了銀白色。山峯彷彿罩上一層薄霧。樹木在各處留下黑影。遠遠地不知從什麼地方透出來淙淙的水聲。這是一個美麗的月夜。

然而和在炎熱的白晝一樣，一切照常進行着。沒有人想休息，也沒有歇腳的地方。每個人都只有一個念頭，向前走。兵開赴前線。逃難者奔向後方，年青的工作者去到他們的

新的工作地點。

同志們就這樣地走了四十里夜路，在午夜的光景，他們進到一個小鎮了。

「好傢伙，現在該讓腳休息了！」姚民瑞看見一排房屋，不覺寬慰地自語道，他腳上那雙布鞋已經張開口，讓沙土進去，磨着腳指頭了。

「我們趕快找個人家借住一個晚上，」王東着急地說，他害怕機會給前面的人佔了去。

大家都贊成王東的意見。但是他們不久就覺到自己的錯誤。那些緊閉着的門都經別人敲過而又關上了。他們看見一些人碰過釘子以後，還懷着希望分頭去叩人家的門。然而結果仍是一樣：門開了，主人拿着燈出來，睡眼朦朧地回答說，空地地方都給軍隊住下了。

「那麼，我們今天晚上怎麼辦？」王東焦急地問大家，那時他們都站在最後一個人的門前。伙子們早已放下挑子，坐在簷下打瞌睡去了。

「怎樣辦？還不是只有在露天裏勉強睡一晚上再說！」姚民瑞答道，他帶着一點幸災樂禍的神氣。

「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王東絕望地問道。

「姚同志的話對。我們只有揀個乾淨地方睡過今晚再說。」曾明遠沈着地說。

「我贊成。天做我的帳子，月光做我的鋪蓋，石頭上睡着多麼涼爽！」馮文淑忽然高興地說，她輕輕拍了幾下手。

「你真是一個愛幻想的女孩子。我還怕你在石頭上會閉不了眼睛呢！」張利英帶着愛憐地哂笑道。

「姐姐，你不信，我們打個賭，我今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好，」馮文淑帶着充分自信地辯道。

「哪個同你打賭。我倒希望你晚上睡得好，」張利英親切地關心地說，「不過我看你還是把毯子拿出來鋪着睡好，也免得着涼。反正伙子都在這裏。」

這一晚不但馮文淑睡得好，其餘八個同志也都得着了酣睡。沒有噩夢來攪擾他們。他們和衣睡在鋪了毯子的石頭地上，月光靜靜地撫摩着他們的疲倦的睡臉，像母親的溫柔的手一樣。夜漸漸涼起來，但他們的年青的身體還是溫暖的。

早晨天剛剛發白，馮文淑和別的同志就被嘈雜的人聲驚醒起來。睡在他們附近地上的攜兒帶女的逃難者，已經拿着行李，眨着睡眼，準備出發了。

逃難者中間有一個中年男子正推起一部手推車，車上躺着一個灰白臉的婦人，身上蓋了一牀厚棉被，她睜着那對失神的眼睛在看旁邊一對十二三歲的男女小孩。手推車依呀地滾着前進了。方天行一個人站在他們後面，望着那遠去的車影，忽然低聲哼起了一首舊詩。

姚民瑞弟兄和吳平帶笑地低聲議論着。會明遠遠慢慢地走到方天行身邊，他感動地說：「方同志，走罷，你又想起了什麼事情？昨天你很少講話。我倒擔心你要發病了。」

方天行默默地過了一刻纔掉過頭來，滿臉的陰雲漸漸在消散了，他嘆息似地低聲

說：「我做了一天兩天的夢，不過……」他馬上改變了語調，用堅決的聲音接下去：「現在沒有事情了，我不會發病的。」然後他又解釋似地加上兩句：「在這個時代單想着個人的問題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只有努力多做共同的工作。」

「是的，我們只有努力多做共同的工作，」曾明遠響應地唸道。他忽然用了一種剛毅決斷的聲音往下說：「即使我們爲抗戰犧牲了生命，這也是值得的。」

馮文淑正懷着好奇心同周欣走過來。她聽見曾明遠的後一句話，便熱烈地插嘴道：「我就願意爲抗戰犧牲我的生命，這是一件多美麗的事。」

周欣想笑馮文淑的這句像臺辭的話，但是她沒有笑出來，情感就變換了。她默默地將馮文淑的手緊緊捏了一把。

在鎮上隨便吃了一點東西，填塞了飢餓以後，這羣年青的工作者又開始了這一天的新的路程。

公路在他們前面伸出去，像一條巨蟒爬行在羣山中間。連接的山峯手臂似地環抱

着公路，也環抱着行人。依舊是路跟着山彎，人跟着山動。一切和在昨天一樣：手推車，扁擔，馬蹄，人腳。草綠色蓋滿了路，脚步聲震聳了山。軍隊開赴前線，逃難者奔向後方。他們這九個年青的工作者正迎着那無始無終的進行中的軍隊走去。

太陽從山背後升起來，又用牠的火焰來燒炙公路。路開始發燙，而且在冒煙了。煙霧似的塵土在空中飛揚，漸漸地使空氣變成窒悶。手推車呻吟起來。人們在嗆咳。馬蹄氣惱地打着路面。槍刺憤慨地對着天空。伙子們在沈重的扁擔的壓迫下流出了汗。

軍隊默默地進行着。逃難者默默地奔波着。年青的工作者默默地前進着。但公路上仍還充滿了嘈雜的聲音。好像一切都在動，一切都在叫。沒有休息，沒有寧靜。在這里一個人容易忘記自己的存在，只覺得受着一股力量的推動，自己完全融合在羣體中間，成了大的羣體的一份子，跟着羣體在活動。現在就是這個大羣體使這公路活起來，成了有生命的東西。

至少對於馮文淑和周欣兩個人，是這樣的情形。她們好像消失在這無窮無盡來來

往往的人羣中間，不自覺地跟着這人羣活動。她們只有一個思想：向前走。她們不問已經走了多少地方，前面還有若干路程，她們不管自己的起了水疱的腳掌還在微微發痛，腿也略略發痠，她們不顧太陽炎熱地燒炙她們皮膚，汗珠像雨點那樣在臉頰上滾淌，她們還是勇敢地愉快地向前邁步。而且每次她們望見從對面爬上山脊來的或者從山坳轉彎過來的潮湧似的草綠色的軍隊，她們便起一種雄壯莊嚴的心情。

自然別同志也是同樣勇敢的。張利英始終保留着她的溫和的微笑。曾明遠保持着他的沈着。姚民瑞弟兄和吳平還保持着他們的輕鬆好玩的心情，只是吳平卻已露出一點焦躁的神氣。方天行依舊喜歡沈溺在他的思索裏，不過他的面容是相當安靜的，而且他常常不自覺地舞着手，彷彿在指揮唱歌隊，口裏還哼着別人聽不見的歌詞。只有王東，那個臉上表情時常改變的王東，不時焦急地在前面詢問着：「還有多少路？」「前面還有多少里？」「到小界嶺還有多少里？」同志們帶了微笑望着王東。但是王東從伙子，從茅棚裏的老百姓那里得到的回答，總是使他失望地皺起眉頭。而且這失望的表情也

傳染到了吳平的臉上。路簡直是越走越長了。他們走了一天半的工夫，好像並沒有走過多少路程。

王東又嚷起「肚餓」來。這呼聲是得着衆人的同情的。不過眼前一片草綠色並不能給他們一點飲食。他們只得忍耐地走了二三十分鐘，才在路旁一個茅棚下找到歇腳的地方。

這是一個賣麵的攤子，一個老人和一個十四五歲女孩在那里照料生意。女孩在土竈後去炊火。老人在案桌前端碗調味。同志們就圍着這個攤子，有的坐在凳上，有的站在旁邊。他們隨意閒談着，等候麵碗端上來。

馮文淑坐在凳上翹起一隻脚看那滿是灰塵的布鞋，鞋尖也破了口，讓塵沙鑽進了鞋裏。她便解開鞋，把塵沙全傾出來。她看周欣也在旁邊弄鞋，周欣的布鞋破口較小一點。但是姚民瑞們的卻張開了兩片大嘴，走起路來一搭一搭地，好像鞋底就要同鞋面脫離一般。

「你看你鞋子成了這樣！」馮文淑指着姚民瑞的脚笑起來。

「你不知道連牠也餓得發慌了。」姚民瑞滿不在乎地說。

「你不要笑！再過一天你的也會弄成這樣子的。」姚民瑞望着馮文淑的脚笑道。

「那我立刻買草鞋來穿，像你們這樣多不舒服！」馮文淑帶笑說。她看見姚民瑞弟兄的脚像舌頭似地在那兩片大嘴中捲動，覺得心裏怪不舒服，她恨不得伸手去一下就把鞋底扯掉。

「這時候不知道李南星他們在做什麼？」方天行站在攤子前，眼睛向外面看，他忽然自語似地說。

「做什麼？我想他們總不會像我們這樣走得狼狽的。」王東煩躁地說。

「王同志，你說狼狽我一點也不覺得。」姚民瑞高興地說。

「我也是，我還覺得高興呢。」馮文淑興奮地接嘴說。

「馮同志，你慢點高興，明天後天，就會走得你不高興的。」王東帶着沮喪的表情說。

麵已經端出幾碗來了，馮文淑還驕傲地對王東說：「你看着罷，不說明天後天，就是這樣走十天八天，我也會高興的。」

王東覺得沒有話說了，他便也去端起一碗黑麵條，埋頭吃着。

大家滿意地吃着黑麵條，一碗又一碗地吃着。茅棚給他們遮住日光，心裏有了一點涼意。他們望着一批一批的逃難者在驕陽下面匆匆地走過去。那些人抱着嬰兒，牽着小孩，扶着老人，負着包袱，提着箱子；還有少數病人睡在手推車上呻吟。每個人心裏都像被什麼東西緊緊壓住了似的。

「這都是日本鬼子幹的事！」吳平忽然把空碗在桌上重重地一放，憤慨地罵起來，他這一聲似乎叫出了衆人心中的悶氣。

他們付了錢走出茅棚。前面草綠色制服的兵士仍還浪濤似地湧過來。這進軍好像真的就不會有終結的時候。看番號，他們知道一個師又過去了。但是新的人還是大批的從對面爬上山脊來。依舊是整齊的步伐，相同的表情，依舊是年青的黝黑的臉，不顧炎熱，

不顧疲倦，而且不怕危險，勇敢地開赴火線去。

飛機聲突然在天空裏響起來。不知道是什麼人先聽見這聲音報告這消息的。在一個瞬間全個公路都騷動起來了。草綠色立刻像水一般散開來，往路的兩邊流去。逃難者驚恐地，張皇地向各處亂奔，找尋可以作掩蔽的地方。馮文淑、周欣幾個人正走在一個茅棚旁邊，就躲進裏面去，還斜仰着頭去張望天空。王東和方天行已經走過了這裏，又連忙退回來，和大家躲在一起。方天行的面容還是相當沈靜的。王東卻帶來一張慘白的臉，他蹲下去，把身子緊緊縮成一團。

周圍很快地靜了下來。機聲漸漸地逼近了。

「在那里，三架，」吳平低聲驚叫着。馮文淑伸出頭去看，她也看見三架轟炸機張着亮翅膀向這面飛過來，好像就要到了頂上一般。

「不要動，敵機好像就在我們頭上盤旋，」曾明遠嚴肅地悄聲囑咐道。機聲漸漸地大起來。公路靜得就像死去了一般。兵士們也靜靜地伏在地上。

「這地方不對，是個目標，」王東恐怖地自語說。

「不要說話，」曾明遠謹慎地干涉道。這時敵機就在他們的頭上盤旋着，機聲十分響亮。在茅棚裏的人都屏住氣息蹲在地上。王東忽然站起，瘋狂般地跑出茅棚去。

「不要出去，」方天行低聲喚着。他跟着追出去，他想把王東拉回茅棚裏來。茅棚裏靜靜的，大家都帶着驚恐的眼光看外面，外面有人在低聲斥責王東，但沒有聽見王東的回應，也沒有看見他和方天行回來。飛機忽然帶着一陣可怕的俯衝聲飛過茅棚上面。茅棚裏面的人，連馮文淑在內，都默默地撲倒在地上。

在一瞬間一個炸彈下來了。一時耳邊只有颯颯聲，爆炸聲，人們哀叫聲……：土地震動起來。塵土把天空都遮蔽了。一陣陰暗，一陣風沙，茅棚崩潰似地壓下來。人覺得好像連山也崩塌了。大家緊緊縮在一起，誰對自己的生命都不敢存一點希望。同樣的聲音接連響了三次。過後又是兩排「咯咯」的機槍聲。以後就是一片靜寂，一片窒息人的靜寂。塵土慢慢落回在地上，讓清朗的天空再現出來。敵機帶着馬達聲從容地向遠處飛去。

於是剛才死去了的公路又復活起來。那些躲着，蹲着，伏着的人都帶着一身塵土出現了。曾明遠七個人推開壓在他們身上的竹頭、茅草和塵土，站起來，用黯淡的眼光看了彼此，看彼此的慘白臉。茅棚的殘廢架子還架在他們頭上。人們都朝着前面一塊地方跑去。他們也跑向那里。

草綠色的軍隊繼續進行着。依舊是整齊的步伐和年青的臉，臉上表情差不多是相同的：都沒有恐懼。他們依舊勇敢地，潮湧似地向前進行。

公路帶着痛苦的樣子，袒露出牠的傷痕，牠的背脊下被戳了三個窟窿。一部手推車被炸成粉碎。一些衣服什物破碎凌亂地拋擲在四處，連茅棚架子上也掛了一塊藍布片。好幾具屍首血淋淋地橫在路邊。

「王東」馮文淑忽然苦痛地，驚恐地叫起來，她看見一個嘴邊塗着血的瘦臉在微微擺動，口裏痛苦地呻吟着，她認得這是王東的臉，他的比較光滑的頭髮還貼在前額上。她連忙奔過去。別的同志也跟着跑過來了。曾明遠把一張臉陰沈着帶點恐懼地叫起來：

「方天行同志，方天行同志！」沒有回應。

周圍都是人，都是聲音。路沒有被隔斷。軍隊仍還照常進行着。曾明遠張皇地對張利英說一句：「你們看護着王東同志，我去找方天行。」便匆匆地擠出了人羣。

同志們默默地站在王東前面，旁邊是一個只剩下半邊臉和一隻手的死屍。王東身上全是血，衣服撕破，肚皮裂開，腸子等等都爆出到外面來。他們咬緊嘴唇皮，用眼光撫慰那一張白得像紙一樣的臉，不覺掉下了眼淚。馮文淑跪下去，預備看他的傷口。他忽然掙扎似地動了一下，口張開，一邊流着血，一邊說：「馮同志，謝謝你，你不必動我，饑得很。我完了。」

「王同志，你不要緊的。你不要說話，」馮文淑忍不住哭着說。她望着肚上那堆饑東西，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他擡起淚眼望着張利英說：「紗布紗布！」

「我去拿，」周欣搶着應道，她就跑開了。

王東吃力地動着眼珠，看看面前的幾個同志，他點點頭說：「二十五年，全完了……」

我並不失悔……你們寫封信告訴我家裏……你們不用難過，我知道我是個沒出息的
人……」他看到了衆人的眼淚，他的話語已經不大清楚的了。他還問「曾團長呢？方天
行同志呢？他還……」

他說到這裏喉管中起了一陣痰聲，血接連地流出來，以後的話就只有喉音，他似乎
還在用力掙扎，要說什麼話，但是他張開口，流出的只是血，卻沒有聲音。從他的眼角迸出
了兩顆大的淚珠。他再動一下，就閉上了眼睛。同志們還告訴他曾明遠在什麼地方，但他
已經聽不見了。

「姐姐，他死了，我們怎樣辦？」馮文淑哭着大聲問張利英道。

「等一下，我們找曾明遠同志來商量。」張利英揩着眼淚答道。她便搖撼着姚民瑞
的肩頭說：「姚同志，你快去找團長來。」她又焦慮地自語道：「現在還不知道方天行同
志是不是安全的。」

姚民瑞剛剛離開，周欣就同着曾明遠、方天行兩人從嘈雜的人叢中擠進來。他們走

到王東的屍體面前，周欣馬上淌出眼淚，曾明遠默默地低下頭，方天行卻茫然望着王東的臉，方天行不住地微微擺着頭，他的表情顯得很遲鈍，別人覺得他在一天功夫就好像老了幾年似的。

「方同志，我們正耽心着你。王同志剛才還問起你，」張利英對方天行說，她的眼睛還紅着。

方天行茫然看她一眼，沒有說一句話。

「方同志，你剛才躲在哪里？」姚民鋒關心地问道。

方天行始終不開口，臉上仍還帶着茫然的表情。衆人詫異地擡頭，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曾明遠忽然用了低沈的聲音對衆人解釋道：「他聽不見，他耳朵聾了，精神還沒有復原。」

「真有這種事？」張利英苦痛地低聲說。

「我看見他一個人站在前面那棵樹下，就是現在這樣的表情。我對他說了多少話，

他才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神經恐怕也震壞了，說不定過些時候會慢慢好起來的。現在讓他安靜地休息幾天，給他僱一輛手推車，」曾明遠聲音低沈地答道。他又改變一點語調結束似地加上一句：「我們現在還是給王東同志辦後事罷。」

方天行在旁邊連頭也不掉一下，還是茫然望着王東的臉，不住地微微搖擺着頭。

十五

一個星期後，馮文淑給李南星寄了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着的：

「南星同志——我不知道我的信能不能到你的手裏，不過我覺得我應該給你寫一封信。第一我應該謝謝你送我的那部好書，第二我應該謝謝你留給我的那封信。其實我真想同你生氣，你爲什麼要瞞着我偷偷走呢？爲什麼不讓我和周欣兩個同你一道去呢？難道你以爲我們兩個女孩子就不能吃苦嗎？你既然有功夫給我寫信，爲什麼又沒有功夫事先通知我一聲？想起來我真應該同你生氣。不過現在我不氣了。說句實話，我還很想念你們呢。我很想知道你們的生活，我願意你或者羣文同志，或者文木同志寫信告訴我，你們在那邊怎樣地過日子。記着，要寫信來呀！

「現在還是讓我先告訴你我們的一些事情，我想你一定願意知道的。第一我

們跨過了太別山，一共走了五天，我還穿着草鞋走了一天半路。當我們在小界嶺和大別山分別的時候，我真的掉下了眼淚。並不是我愛哭，你們還不知道王東同志就埋葬在大別山裏面。他是在我們跨過大別山的第二天裏被鬼子的飛機炸死的。他死得真慘，連肚腸都炸出來了。我真不忍多看他一眼。不過他死得相當勇敢，他說他並不失悔。他說得對，我們哪個人會失悔呢？那天我們也有機會被炸死的，我們躲在一個茅篷裏面，茅篷也震壞了。平時好像大家都不喜歡王東同志，但是他死了，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流眼淚。我們把他葬在山中，就葬在他殉難地方的附近。我們只在墓前豎了一塊木牌，曾明遠同志說，抗戰勝利以後要給他立一個紀念碑的。

「還有方天行同志耳朵聾了，就是在那天被炸彈震聾的，他的神經也受了影響。他一天很少說話，就是不住地擺頭。你同他說話，他就對你發呆。我真有點怕看見他。他歌也不唱了。我們決定送他到漢口去醫病，據說他這病是容易醫得好的。

「我們全體同志都要到漢口去。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發展計劃，已經得着可

令長官部的贊助了。我們還是留在第五戰區工作，我們去漢口，一則是去買東西，我們要添置演戲的道具，還要買許多東西，我們還預備辦一種小型報紙，印一些通俗的宣傳小冊；二則是去補充一些工作同志，找些新的朋友參加。曾明遠和我都寫信到上海去找劉波出來，不知道他肯不肯來。我們再過三四天就會動身的。在漢口我們或許會住半個月到一個月光景。離開漢口好些時候了，我也想到那個地方去看。在那里我們也可以過着興奮的日子，還可以參加那里的保衛大武漢的工作。

「說到劉波，我還忘記告訴你一件事，我想劉波一定會出來的。在戰地做工作更痛快，而且他的素貞已經跟着醫院搬到廣州了。我還想把素貞也拉來，我們團體裏也很需要護士的。」

「最後我告訴你，你送我那部書，我還沒有時間讀，不過我還帶在身邊，我會依你的話去仔細地讀牠，去認識一個偉大的人格。」

「再會罷，我希望這封信會由王老師轉交給你，我猜你們一定和他在一起做

事情致

「民族解放敬禮」

馮文淑 ×月×日

「問候 羣文兩位同志。」

文木

馮文淑寫完信，便遞給站在旁邊的周欣去看。周欣將信放回在桌子上時，忽然問道：

「文淑，你還記得王東的那兩句詩？」

「什麼詩？」馮文淑驚訝地反問她，「你怎麼忽然想起了王東的詩？」

「就是那兩句：

「一張最後的臉，一個最後的夢，

「他閉上了燃燒的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做的。我倒覺得很有意思。我們有一天都會這樣閉上眼睛的。」

周欣帶點感動地說。她接着放低聲音望着窗外，自語道：「那張最後的臉一定是我媽媽

的。」

馮文淑站起來，她不加思索地順口答道：「這有什麼關係？我今年二十歲了。即使這樣死去，我也不算是白活了的。我一點都不後悔。」她樣子很高興，而且昂着頭挺着胸勇敢地迎着從窗外射進來的陽光。她並沒有聽見周欣的最後一句話。

後記

右火第二部（一名馮文淑）十五章仍是我的試作。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動筆，到五月二十三日寫成，這中間停筆約半個月，每天大概可寫兩千五百字。

這是一本宣傳的書，但也是一個失敗的工作。爲了宣傳，我不敢掩飾自己的淺陋，就索性讓牠出版，去接收嚴正的指責。

不過我對自己的作品多少也有一點偏愛。看見牠成書問世，我不能沒有些微的喜悅。爲這事情我應該感謝兩個朋友，一是L. P.，她給過我很多的鼓勵；另一個是朋友T.，他供給了我不少的材料，還替我看過一遍原稿。他跨過大別山，我卻沒有。要不是他在這里，我不會寫出這樣的一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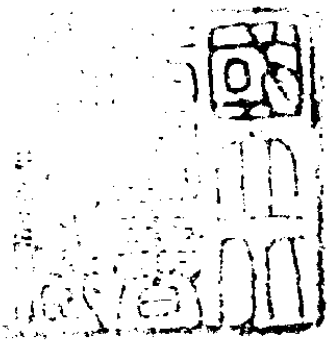
其實我並沒有意思在今年寫火的第二部，兩個月前我才改變了主張。原因只有一

個：去年年底忽然有人在桂林發起「研究巴金」彷彿預先約好似的，發起之後，在一個地方便接連出現了不少的響應文章。但以後卻又寂然了。我像一個候判的罪囚等候着研究的結果。然而我卻只見到一些吱吱喳喳的「名文」。有的居然在我的小說裏發見了「安那其」連忙用他的貧弱的腦筋給「安那其」下一個定義，不幸他自己也就弄不清楚「安那其」是什麼。有的還很天真地說我只用中學生常用的字眼來寫小說，所以青年愛讀（？）這無非表示他比我程度高，至少是大學生甚或是文豪學者，唯恐別人不知。這便是文豪學者之類的所謂「研究」了。

我寫過、譯過幾本解釋「安那其」的書，但是我寫的、譯的小說和「安那其」卻是兩樣的東西。譬如拿這部火爲例，牠便不是「安那其」的書。這理由很簡單：我雖然信仰從外國輸入的「安那其」，但我仍還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血管裏有的也是中國人的血。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這一層自然是不在那些「研究者」的範圍內的。

因此，爲了給那些「研究者」添加一點麻煩，爲了給他們找出一架鏡子來照出他們的尊容，我還要繼續寫我的小說，而且要永久地寫下去。

巴金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重慶。



（種五文散） 刊新學文明開

懷念

巴金著 定價一元

作者在遺裏描寫了他失去的八位好友，他們平凡，却純潔善良，物質貧乏而心靈豐富，愛朋友愛工作，他們是任何人的益友。作者帶着最高的友情來寫這些文章，字裏行間充溢着燒心熬骨的懷念。讀者會從遺裏受到他們精神的感召，減輕自己的寂寞，更有勇氣的活下去。

關於女人

「增訂本」 冰心著 一元五角

本書是著者用了「男士」的筆名所寫的散文。最近又加以增訂，視初版已經大不相同。本書自從發表以後，曾轟動文壇，莫不稱為名著。良以作者觀察銳利，文筆雋美，把女人的一切，加意刻劃，描繪成一幅幅精細的素描畫。著者自己說：「寫了十四個女人的事，連帶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還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雲，烘托着這一天的晶瑩的月！」凡是愛好文藝和關心「女人問題」的，都應該一讀本書。

背影

朱自清著 一元四角

寫在人生邊上

錢鍾書著 定價六角

貓與短簡

靳以著 一元二角

行印店書明開

十年夏巧編

開明書店創業
十周年紀念刊物

- 緣因字文結廣 · 作創家名集收 ·
- 多衆者讀 · 廉低價定 · 彩精容內 ·
- 元六價定 · 冊巨一訂合編續正 ·

茅盾短篇小說集

〔共二冊〕

第一冊定價 四元二角
第二冊定價 五元五角

巴金短篇小說集

〔共三冊〕

第一冊定價 五元五角
第二冊定價 五元六角
第三冊定價 五元

魯彥短篇小說集

定價六元

周文短篇小說集

五元四角

王統照短篇小說集

五元七角

靳以短篇小說集

五元六角

冰心小說集

三元三角

開明書店印行

(部二第) 火

版初月一年十三國民
版八月五年七十三國民

元三幣國價定册每

著作者
巴金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印翻准不*機作者有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〇九九八號

(147 P.) W

炎